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41册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41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第四十一册目錄

劉忠宣公年譜……一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九三
李文正公年譜……二六五
明李文正公年譜……二八九
先自如府君年譜……五七七
文正謝公年譜……五八九
明南京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簡庵陳公年譜……六五五

劉忠宣公年譜序

袁洪愈

余自入籍閱國朝文獻得忠宣公其人德業文章氣節傑如也蓋天爲聖世篤生大賢雲蒸龍變非偶爾也人有少而瑰奇壯弗克顯或壯而奮揚老弗克終雖其才賢以稱全人未也公自丱歲貌徵東玉夢協塗金水不溺火不爇已見非凡盛年敭歷中外樹壯猷宣芳譽遇知於孝皇時賜召對言聽計行宏治之隆公有成績矣及其老也逆瑾擅權屈抑忠良益堅益壯至瀕於死而不回卒之生

還壽考身名俱榮公可不謂全人乎余昔嘗以諫垣出使邊疆歸朝建白條列上請畧見施行愧才識之劣學力之淺願學公而未能也及叨南署公之裔孫世節爲戶曹司務家有甲申會圖寶藏之始獲覩公之像幸同親炙矣世節考公始末纂爲年譜書成示予俾爲之序余觀聖人之傳易也至泰則喜溢於辭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使聖君在位可以有爲而吾無上交之具亦徒自愧然則公之盛也豈惟得其時焉已哉

稽譜所載足爲人臣標準究其所以一自實心爲之天以實而下濟光明地以實而厚載含宏人以實而富有日新不誠無物可徒事虛文爲哉世節能闡先猷詔後人亦可謂賢矣

劉忠宣公年譜卷一

從曾孫世節編次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十二月二十五日公生

公諱大夏字時雍號東山居士其先東平人也始祖宗子隆宋高宗南渡時隆子都統制寶從岳忠武王平楊太觀華容山川愛之忠武寃死遂棄官隱焉爲劉氏始遷之祖寶生臯臯生文珍文珍生用明用明生安器安器生天澤天澤生元輔元輔生光祖光祖生止善齋必宏必宏生贈兵部尚

書行簡行簡生副使贈兵部尚書仁宅仁宅公父
也字廣居號松巖中永樂庚子鄉試是年授江西
瑞昌縣尹公母嚴夫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公
於瑞昌官舍因名瑞昌保

六年辛酉年六歲

松巖公令瑞昌以治行第一召拜浙江道御史母
嚴夫人攜公至京師少師楊文定公溥一見而奇
之爲定今名且曰此子寧馨他日不玉如我乎遂
許字以其姑之曾孫呂氏

十四年己巳年十四松巖公出爲廣西按察司副使

擕公與俱是年七月英皇帝北狩郕王攝位未幾即皇帝位是爲景帝

時英皇帝北狩詔舉方面十四員專領邊方松巖

公以陳都御史鎰薦出爲副使

公少穎悟神氣秀爽每讀書籍强記過人時參政

泰和曾公翬與松巖公交善因敎公習舉子業於

桂林府學一日松巖公出按屬歸履新靴公卽疑

父出時無是也松巖公曰然餘廩易之耳有門者

手一銀釧公因松巖公出也引赴參政某問所從

來參政大器之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年十五

三年壬申年十七

松巖公謝廣西按察司副使事歸舟至赤亭公失足墮水中時風悍湍急舟行已遠公浮沈三四里許遇漁艇掠出乃載至我舟松巖公且悲且喜因以米物謝漁者而去

五年甲戌年十九

時同邑黎文僖公淯讀書於圓覺寺松巖公命公

往從之同處二載補邑庠增廣生邑去東山二十餘里每有事出郭諸生皆羣聚喧議公獨默誦所讀書迨返已過半部一日入校有市人指曰劉秀才藍衫襞積墜矣公尚未之知也

七年丙子年二十一如湖廣鄉試不第

時黎文僖公淳爲增生有聲與公在省城同寓一日文僖他出長沙一士人來訪謂公曰君非華容人乎公曰然曰予昔夢華容有中第幾名者姓名俱塗以金而予亦附驥焉抵暮文僖歸公告之故

文信曰今科可決惟我與汝汝年幼即來科領解額未晚也予長矣得無少讓我乎及揭榜黎果中式其名數與夢符明年狀元及第

英宗睿皇帝元年丁丑改元天順年二十二是年正月英皇帝復辟二月廢景皇帝爲郕王

三年己卯年二十四舉湖廣鄉試第一

公赴試中解元是年大祲民無以爲生藩臬而下欲佐公行者檄下有司公之兄大中謂公曰汝發蹟之曰義不可苟官府之財皆取諸民而鄉里貧

民且有相周之義今若不顧義取之則他日出仕
以臨別省之民將何所不至耶公曰兄言適合弟
意遂謝有司以往母嚴夫人慮其乏資解耳金鐶
佐之明年下第回完厥鐶以奉母
五年辛巳年二十六長子祖生生
六年壬午年二十七元配呂氏卒
七年癸未年二十八八月會試中式
是年二月會試貢院火監察御史焦顯因鎖其門
不容出倉卒謀攀垣攀數四皆爲後人拽下幾不

免乃解衣裸體復氣歉不得上俄若有人推之使上者遂獲踰牆出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竟不言後懸袍徧求卒無所得豈鬼神默有以相之歟是科焚死者九十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

詔移試於八月而以明年甲申三月廷對時與試士幾三千八取吳鉞等二百五十八人公第三十八名

八年甲申年二十九登彭教榜進士是年正月庚午英皇帝崩皇太子即位是爲憲宗

三月廷試公第三甲二十一名與李東陽等十八
人俱選爲翰林院庶吉士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年三十授兵部職方司
主事
公爲庶吉士與安成張敷華同詣大學士李文達
公賢辭乞外補李懇留之公曰爲學不力孰與就
習吏事有惠及民也既而命爲諫官公辭以親在
遂授職方司主事
中官汪直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

甚急公故匿其籍大司馬余公子俊曰杖吏索之
公曰吏死一人耳交南業成死者豈第萬人已耶
因徐以國脤民命告余公事遂寢
四年戊子年三十三
公秩滿請封補父松巖公舊任詔進一階爲中議
大夫贊治尹廣西按察司副使母嚴孺人進封恭
人
五年己丑年三十四使浙江便道湖廣省親
九年癸巳年三十八遷兵部車駕司郎中使山東河

南便道省親

上命中官至兵部查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尚書項公忠使吏檢舊案公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檢不得被笞復入檢三日不得會科道連疏諫事遂寢項公呼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公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以拔其根尚究其有無耶項公聳然出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小此位不久屬公矣後

果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乙未年四十改兵部職方司郎中

先是公奉使山東河南上救荒事宜若干條深切

時宜上皆採而用之未幾大司馬項公忠以職方

事劇奏請調之

十二年丙申年四十一春使趙府

夏五月丁父松巖公憂時黎文僖公湻爲左春坊

左庶子公泣請同年侍講李賓之爲行狀湻志之

十五年己亥年四十四服闋起如京再補兵部職方

司郎中
朝鮮使者爲敵人所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從鴨綠江抵前屯山海道太徑恐貽他日憂余公歎服遂不從
雲南猛密曩罕弄侵木邦中鎮王舉因索猛蜜寶石不獲疏請征之曩罕弄懼用江西人周賓五計重賂萬閣老安召公啖以美遷俾往爲設安撫司

公不可時論甚韙之萬卒舉都御史程宗成其謀
盡奪木邦地

十六年庚子年四十五

敵數寇雲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駭調發戰守日無
虛時每一報至司馬必詢策於公曰劉郎中云何
所言輒行行輒效嘗口占奏疏命吏手書不復屬
草中官聞之亦奇其才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
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大司馬冀一往見公辭謝至
再然猶趣迫不已司馬曰豈少贄物耶公曰固能

辦也第福薄不堪是官耳竟辭謝
十九年癸卯年四十八夏五月下公獄既而釋之
時主事有范英者司勇士公每見婦人攜少子更
役久而未得更一日其子衣青布袍既而無有公
詰其故曰以易楮也公因呼還其袍俾與收籍後
其衛經歷抗公公榜之經歷中官阿丸之兄也遂
膚訴於中官是時禱雨上方齋居受釐阿丸乃從
旁譖曰陛下慈悲至誠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如劉
某者致齋笞人淫刑特甚經歷因誣奏公上大怒

捕繫詔獄敕中官尚銘緝公私事人皆爲公危尚銘遣校緝公私事無所得笞校校泣詢人人曰職方劉郎中安有瑕疵可指哉或謂前某婦子吏役必有賄成也校因造婦室餂之曰汝子吏役時寧有費耶婦曰不費一錢因延入啟戶則焚香祀公中堂校泣拉眾反命尚銘中官懷恩復力解之上乃還公舊職公莫喻其端也久之懷恩遇公於朝乃告之故曰若先世何積慶乃爾不然當時罪可測耶

二十年甲辰年四十九公因中官之救乃益求外補
遂遷福建右參政
公爲職方郞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
欲以太僕卿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郞中轉
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
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郞中一
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
官耳吏部不能奪公陞福建參政後爲大司馬嘗

言所以可幸無罪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十一月仲子祖修生側室姜氏出也

二十一年乙巳年五十

公初至閩海道兵久廢弛倉儲頹乏卒難就理公因謀於鎮巡揀選衞所官拔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若干艘大小之制多寡之數隨其緩急而異用之修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館親督察之不半載海道肅然

有琉球商船遭風漂至平海守者妄以犯邊報於

閩帥欲勦之而陰利其財兵且集矣公廉得其情
遣數人乘小船招其首領厚恤而遣之其所活之
命不啻什伯

二十二年丙午年五十一九月丁母嚴恭人憂

是年福建鄉試公以提調總裁得人最盛時母嚴
恭人家居壽九十餘公念之欲迎養以弟與兄能
供子職極孝敬而止至是卒九月初訃音至閩詰
旦遂行僚友皆不及知清戎御史張昺聞之追至
四十里為別而返時公初室呂夫人卒繼傅亦卒

不再室宦遊惟攜二僕以從所得俸貲悉寄之帑
藏
二十三年丁未年五十二是年八月戊子憲皇帝崩九月壬寅皇太子卽位是爲孝宗
孝宗敬皇帝宏治元年戊申年五十三
二年己酉年五十四春遷廣東右布政使
元年冬公內艱服闋上銓部有詔大臣各舉堪都
御史者司徒襄城李公某因舉公疏出武弁皆酌
酒賀公於時髮已皤又不自飾其衣履厭厭往謁

銓司咸目笑之曰老亦堪都御史耶候半載擢廣
東右布政使
公之廣值黃賊初靖有司城從化縣財匱費繁累
年不就民甚苦之公乃度工役計財費擇人授法
逾月而成
梧州界舊有公館藩臬候撫臣所居歲久傾頹假
病僧舍一日公候某巡撫寓方丈甚飾公問之僧
曰徒某爲之也公因呼徒至藩司具素飯語以欲
修館徒卽如命往估費可三百金公疑其不足徒

曰舊材堪用者若干新材入山市焉土木之工乘其隙時而傭之庶價廉而工易集公從之不逾年而館舍悉就諸僚佝莫之知也

三年庚戌年五十五平田州

時廣西田州泗城土官數年不靖事下兵部以公名擬奏命往撫諭之公捧檄即往反覆曉諭先恩信次禍福詞懇意到數月間叛者感服投誠歸命兵竟不用而還

四年辛亥年五十六後山不靖平之

廣東後山寇復作督撫檄公暨按察使陶魯領兵平之公恐延及脅從遂下生擒之令有所獲則集士人審實乃斬以狥因而得生者過半陳白沙獻章因遺以律句有云東山此老同開手南海今年定洗兵一時軍民大喜慰廣人謂剋期始攻曰開手又曰開刀一日軍人俘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潮州士人女被藍糞賊擄去長欲收爲妾鑾婦妒忌育以爲女也公聞惻然遂令二老婦與同寢食閉之一室中後出之問其所願答

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要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能保無虞乎乃擇里長兒某嫁之兒之父辭曰家雖貧稅民也取賊屬爲妻恐貽鄉里笑公曰此固士人女也胡爲不可父唯唯因以數牛給其耕作宏治辛酉公總督兩廣其兒來謁謝曰蒙公賜婦已生二子實公賜也

太監陳準廣東順德人爲人剛明仁恕成化末年繼尙銘掌東廠卽下令緝事官校曰反逆妖衺則告我他事各有所司汝輩毋妄行也居數月寂無

一事都城官吏軍民甚安之或譏之以爲失職準自知不免一日閉門自縊死至是公爲右布政述其事語知縣吳廷舉且令存恤其家明年修順德志具告李承基收入人物類後廷舉語人曰漢有呂强班固書之唐有張承業歐陽公記之我朝有陳準微東山公孰知之

時順德令吳廷舉有治聲每以事至藩司公輒延入內庭對榻而談問以軍民休戚遂爲忘年友間移文該縣輒具尺牘廷舉益盡力效職後爲名臣

公每出按屬常乘小站舟減騶從有時造陳白沙家倡和及論修身治國之道白沙嘗問其學公曰予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什一人以爲名言

公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乃謀於白沙陳公曰元后陸張二臣同死國難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乃爲建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將請祀於朝適轉浙江左布政使不及請而去

中鎮王敬一日會三司飲公不勝杯酌與一同寮

離席閒坐至二所几席鑪瓶具列公指鑪曰制作何工也家僮聞之以報敬敬明日以鑪瓶餽焉公因語人曰古人謂見人器用不可羡毁蓋有深意吾向來頗忘斯訓遂至於此雖是微物使此曹得以此妄窺吾心甚不可也自今以往戒之戒之

嘗行縣至順德縣佐以下俱郊迎獨吳知縣廷舉不至公亦不問詰旦廷舉入見曰原任庶吉士鄒智左遷在此死無所歸某昨治具而殯之故失參謁公聞之惨然且曰即此見公高誼因出俸金若

于以賻而爲文躬弔之

五年壬子年五十七轉浙江左布政使

公爲浙江左布政使節用愛民履任雖甫八月而吏蠹頓革用法裕如時右布政雍公泰剛直頗使氣每事至公未及處分雍輒令去公候其人去遠乃徐商之曰事當云云還詣雍聽指揮雍亦不敢異同久而化之凡事悉聽公旨雍或不在公必遣吏白之雍後語人曰劉某如春風冬日可親可愛公亦服其直節曰勁柏孤松後雍家居公疏薦之

逆瑾時雍以陝西鄉里獨不附瑾瑾乃窮治薦雍
者公亦贖米二百石
是年浙江鄉試至期大雨如注貢院號舍皆漂流
諸生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使令逐之諸生急乃投
瓦礫擲按察按察走匿堂階閧然監臨大懼欲易
明日覆試公曰非制也且雨驟勢必晚霽乃令一
武官立案上傳言諸生宜各自度拭目可決第者
留否者出諸生皆聽如公言已而出者雲湧監臨
懼以爲遂空羣矣薄暮雨止諸生請燭者尚八百

餘衆方喜公處分得宜是歲就試者既少主司精於檢閱得人最盛而王守仁胡世寧孫燧俱出門下云

六年癸丑年五十八黃河北徙三月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令往治之

黃河北徙未幾張秋鎮黃陵岡皆決運道阻絕民居墊溺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詔廷臣會舉通古今識地勢者久任責成之僉舉公陞右副都御史往治焉公既至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

之謂河性猛悍張秋乃其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邑長三百六十里身親量度因能任功五旬而事將告成會有旨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來乃於張秋南開河三里以通運舟及於水涸而塞之已而決塞悉如公議張秋鎮賜名安平鎮

七年甲寅年五十九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
長沙府同知
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
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
委大夏夫水者陰象也其應爲內官爲外寇宜戒
飭后戚防禦邊患興等切齒因誣奏茂仁爲妖言
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
八年乙卯年六十上遣使齎敕就勞且召之還賜羊
酒文綺公曰茲惟天意何敢貪以爲功進左副都

御史佐院事尋改戶部右侍郎又轉左侍郎兩上
疏自陳不允復起就職
九年丙辰年六十一上給誥命加贈先祖考皆戶部
侍郎祖妣周先妣嚴及呂傅二室皆爲淑人
十年丁巳年六十二時敵寇雲中命兼左僉都御史
整理北邊糧草
公以内地芻糧不能出關出關者率以銀易之利
歸勢家乃擬奏減價別設廩於近地募商給軍卒
以時值由是宿弊潛去十九有三便焉及條上其

他便宜皆從之
公承命將行尚書周公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某場缺草幾萬束每束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雖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倉場糧草具足蓋先是糴買法邊民
有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致中貴
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利
歸勢家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
貴家人雖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
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來僅
見此耳

公見朝廷求將之意勞而選將之路狹乃上疏請
行武舉擬初場試騎射二場試步射三場試策論

上從之詔以明年四月開科在京兵部題試在省
巡撫御史題試
郊祀陪祭天壇上遣中使賁麒麟衣一襲由齋宮
中出一中官問曰賜誰使臣曰賜兵部尚書馬文
昇中官曰戶部劉侍郎治河巡邊有功德於人何
不以此與之使臣曰孰爲劉也乃於從官班中徧
加屬目尚書周公經遽使公雜於稠人中以避之
蓋恐羣公不安也公嘗曰周公所以保全我者一
至於此眞古之大臣也

十一年戊午年六十三敵款塞召公還京六月病復作三上疏乞歸許之
是年公三乞致仕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病痊起用公自爲壽藏記敘其生平履歷矢將終身西涯李公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其人敢以相累哉又曰嘗見士大夫身後子弟多求儒臣撰列其行業鋪張揚厲國史或憑而採焉予承祖宗世蔭竊科甲官祿垂四十年一無可紀倘後人妄爲

纂述虛辭標榜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耶

公歸病臥草堂日課諸子孫讀書力田種樹及誨以修身齊家之道蹤蹟不出里閈凡入官所得俸貲每賙族人之貧匱者

公上世自宋都統制諱寶從華容東山十餘傳猶依故里及公父子登朝人有勸徙城市者不應至是鄉居惟教子姓業儒否則農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始祖寶墓譜傳葬居地之西百武世遠湮沒地

可望而迹弗可識公乃追惟祖父之意卽其地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於燕所具述善惡及古今成敗之迹以訓族人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以給之每欲效范文正公作義田以贍內外貧之因無餘貲有志未就

公家居京舊或有以書問者一無所答曰大臣退自不當通賓客有聲譽

劉忠宣公年譜卷一終

劉忠宣公年譜卷二

從曾孫世節編次

宏治十三年庚申年六十五秋起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上用廷臣之薦擢公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敕使及門郎擕二僮以行道衡永上桂林十月抵蒼梧開府興利除害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駸駸樂生如饑兒之得乳母焉先是班軍爲中鎭及總戎私役者以千計每猺獞犯順則兵力不支公乃申

明祖宗愛養士卒之意示以朝廷委任付託之重
二公感其言因各出其私役者還之不數月武備
整飭軍威大振
廣地有頑民十三村素號强悍眾盛未可以力招
公乃移檄戒諭動以至誠而十三村首領悉來屈
服公因立什伍之法朔望則限其赴命而考其從
違由是頑民帖息兩省藩臬將領下及守令武衛
公皆別白臧否以爲賞罰黜陟官皆得人
十四年辛酉年六十六

公嘗謂薦賢爲國大臣職也蒞任未幾卽薦按察使劉洪參政張本右布政鄧庠副使張吉知府姜綰可大任朝廷從其言次第用之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聞廣西按察使武清受思恩土官饋金僉事金章受驛丞何昶進獻女子卽日勒令解印綬去

僉事黃鑰素有才名與同寮不協被論先是閔公珪鄧公廷瓚相繼爲總督俱避嫌置之公至察其

枉且在地方有功亟疏於朝遂得復職明年陞按
察副使潯州衛千戶孫鈺驍勇過人以事詿誤謫
戍貴州公上疏理之遂復其官鈺感公恩每遇戰
伐勇往直前殺獲無算至指揮使
中鎮王敬歳取廣州站船紅船夫百名納銀入巳
號曰柴薪銀驛遞缺人應役公蜜以告巡按費公
鎧因語王曰聞巡按查理此事王曰爲之柰何公
曰鎮巡同體待巡按革去此夫是亦可愧矣莫若
吾輩自以此爲民患遣各夫還驛遞則自處以理

體統亦光也王然之公草一案會行其弊遂革
兩廣人多鑿池養魚爲利甚溥南海民駕船撈取
魚苗賣以爲生鎮守太監每歲每船取銀一兩爲
補進貢費公總督日知廣肇二府河泊所逃絕蜑
戶遺米俱令見在者賠償不及遂入海爲盜乃奏
請令大船納銀五錢小船納銀二三錢府官兌收
解司准作前項逃絕魚課內外勢要不得干預至
今國課不缺蜑民不逃公之賜也
公因光祿供辦日增奏日光祿日辦桌面不勝查

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帝惻然卽命裁減光祿卿艾璞曰劉公此奏歲省銀錢數十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信哉

八月兄大中訃音至兩廣大中公伯兄也先是景泰間公父松巖公致仕歸囊無餘貲家人至不能自給大中念二親垂老公與弟大奇尙幼奮志自樹不數年衣食饒足故公得免於仰事之累至是卒公甚痛悼之因誌其墓甚詳

冬召公爲兵部尙書

公聞報語知縣吳廷舉曰吾老矣勉强造朝焉能有爲廷舉曰古人疑事必占請以筮決之公曰可明日廷舉以蓍揲之得泰卦之九二具象辭告公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可能也朋亡不可能也

十五年壬戌年六十七宣召錄係十四年蒞徵召之命至廣在十四年冬也

是年正月公以蒙召發蒼梧至韶州病作取道郴州囘華容具本辭上優詔答之且遣人促行五月入京至邯鄲再疏辭復遣官坐侍公不得已入朝自是召問無時益見信任矣

視事次日上召公至幄中問曰朕屢召用爾爾何數以疾辭公對曰臣待罪兩廣委的年老多病況見近年四方民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不敢來上默然久之乃曰爾盡心辦事公叩頭退越數日又召公問曰前日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祖宗以來徵科賦歛俱有常制何以近年乃爾公對曰近年徵歛恐不止于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買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上曰

鐸木是軍中要務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倘有分外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公由是知上銳於有爲益思感恩圖報矣時各邊俱有警報上方以兵事屬意太監苗逵謀欲舉兵出塞刦營謀已決而英國公張懋與公俱未知逵因與公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公二人不欲此舉蜜告於上明日召公諭曰爾在兩廣時苗逵等於延綏河套陰刦敵營由是敵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公對曰嘗聞從征將士言刦營事當時

全仗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敗於境外未可以爲善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敵今何不可公對曰皇上神武固同於太宗奈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甲兵俱陷塞外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乎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公言爲是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爲人所誤遂寢其謀

上召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公對曰與民一般

窮安能養其鋭氣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有
行糧何以也窮公對曰且如江南衛所困於運糧
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脚價還債之費京操
有做工賠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及知者
所以俱窮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民都
這等窮歎息久之越數日詔内外諸臣凡損於軍
民弊政俱備查奏來說
上召都御史戴珊與公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
凡事都要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

訖耶珊顧公未敢對公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擇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令各巡按御史知悉珊承命退與公歎曰聖諭諄諄俱切中時弊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珊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御史云云

上諭公與都御史戴珊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天下何時太平如古帝王之世公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皆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雜他嘗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姓名公亦不敢問明日公會內使陳寬因詢之寬曰劉學士會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劉學士重言之上亦不答必此人也

北邊總兵員缺李本因近戚以干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已而命
司禮監李榮與兵部議榮叩頭曰有旨傳奉尚書
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肯行耶其人懇不
已上一日早朝畢獨召公授一帖子啟視之乃硃
書李本姓名也時九卿候於外朝詢公公曰上即
有戚命然帥臣可匪人比乎明日另推一員以聞
內批仍用李本未幾被論有旨著回閑住他日公
進見上曰向用李本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

用卿所舉之人也公叩頭謝
都御史戴珊累以病辭不允時公亦嘗自陳上一日偶召公二人同行閒珊懇公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受知於上少頃進見當舍已爲我言之及見上諭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公未敢對公遂進曰都察院與各道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公曰彼恐微誠不能動天

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珊何忍拂朕意如是耶且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歸乎珊感而流涕上亦爲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公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公後語人曰主上明見如此大臣奏對誰敢說謊邪

上一日召公議論國事因及宦寺公未卽對上曰爾趦趄不言者豈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

耶公叩頭謝
上召公諭曰朕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一枝以爲京師左右捺何如公對曰京西保定一府地耳獨設一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有御史陳玉建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同衞團操奏入上可之遂敕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上意乃有帖飛語於宮門以譖公公未之知也上取帖子付太監苗逵令出以示公明日召公諭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

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公叩頭謝而退

甘肅副總戎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落甚眾至麟有才智而頗驕倨結納嬖倖求爲甘肅總戎不得遂棄官西歸大同託以子幼願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或欲俯令挂印消其異心或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上召公諭曰若即令麟挂印是遂其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公對曰毋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觀其不得所求即棄官歸則恐召之不至難

於處置不若從彼歸撫部落之奏不逆其詐而陰奪其副將兵權猶得策也上曰朕意亦然但彼恃其部落妄爲柰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苟失其兵權無能爲矣明日覆麟奏遂賜敕獎麟先世之忠而從其請麟家積黃金巨萬一日遣使謂公曰幸得挂印總戎當竭家貲以謝公曰語乃公苟爲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總戎之足言今彼歸旬月而遽欲求起不可使還報麟竟怏怏成病不逾年而死

修淸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葢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意減去人夫卽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尙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告上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公嘗語人曰劉閣老

健好惡雖不由中道然於國家大事時復蹇諤有
古大臣風度
長子祖生病歿祖生篤實勤敏事家人產不以祖
父故預官府事公甚重之至是卒年四十餘時李
東陽子兆先亦卒俱上疏引咎求退不允
十六年癸亥年六十八
上御文華殿諭公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搉以
非卿分內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可具密揭進
來公曰不敢先朝李孜省可鑒上曰卿論國事豈

孜省營私害公比平公曰臣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前代斜封墨敕類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先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付之閣臣如用揭帖因循日久遂成故事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何可勝言上稱善久之

一日早朝公在班行中因通政司無兵部事奏未出班聽候上不及見候退朝上召公諭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爲侍班御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多不悅爾者宜慎之蓋當時大臣如洛

陽鈞陽諸老見公獨蒙眷注皆不平曰大臣朝見有時祖宗召官惟以職不聞以名今劉某乃名呼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因左右以聞於上故聖諭及之

戶部主事李生某劾奏元舅張驕恣不法語侵宮掖上大怒捕繫詔獄越數日上召公議邊事畢諭曰李某後生進言太戇因下之獄頃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勿置法司杖而放之爾謂何如公猶未及對上遽曰此其意非善欲因而捶殺之以快宮

中之忿耳公頓首曰聖明洞見人情至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公退上疏乞賜曲宥奏入未移時候本吏來報云朝廷有旨放了李主事矣

公陳兵政十弊一曰京軍苦於出錢供應二曰營軍苦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眾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多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宜擇清廉八曰守備內臣濫占軍數九曰陞賞多泚權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悉准行

公一日侍上久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尙書論事久彼老不能興爾李榮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敢輕易毀譽八今日以老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某與汝蹤蹟疏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耶

卿佐中有善結納嬖近者因譽之於上一日召公諭曰聞某極有才調公未敢對上意公聽之未眞

復抗聲曰工部侍郎李某爾知之乎公仍未敢對

上遽悟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詳其爲人

也公頓首曰誠如聖諭

上嘗與公論及刑部執法忤旨怒意頗甚時刑部

尚書閔珪與公同年交厚且素服其爲人心欲解

救之而未敢言俟閒對曰法司執法恩歸朝廷似

未可深怪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公仰

見聖怒莫知所對上詰之倉卒對曰嘗聞孟子云

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久之怒意

未解公自意其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上曰朕知
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
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竟允刑部之議
各邊求增軍餉戶部奏歲儲不給上諭公曰弄樂
中頻年北征大興繕造可謂費已當時未聞告乏
今百爾俱從儉約何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
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
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十倍而實入官者
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公乞退查奏上曰正欲與

卿面議之詰之至再公因進曰耗財事類甚多姑
即所知者言之臣在廣日嘗以闔省吏廩祿與一
二中鎮歲用較之猶不相當此亦耗民財之一端
也上曰曾有言是應革之者諦思之建置已久勢
難驟奪且閒如鄧原麥秀亦頗宜於民自後莫若
求如此人者用之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司禮太監陳寬等奉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上欲
公往預其事公曰國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預此事
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朕在何憂之有竟

令英國公張懋與公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恃
寵眷私乞不預選上既許之矣已諭公曰璋若失
期不至當據法按之公對曰事有成命爲之柰何
上曰朕一時許之者情也命未嘗下何謂之成及
期璋果不赴公因劾其方命詔切責而貸之璋聞
惶懼由是諸中官皆撿束不敢肆
上每召公至御榻後諸中官環立上舉目四視則
中官皆卻閃從旁竊聽之嘗曰當時此輩苟有害
已遂爲所圖矣

十七年甲子年六十九

時當覲期事既竣上召公諭曰京臣皆受外臣贄物聞獨爾與戴珊不受因各賜中錠五十金

上錫公誥命有廊廟英資湖湘間氣之褒加贈祖諱行簡顯考諱仁宅俱爲兵部尚書祖妣周氏顯妣嚴氏及呂傳二室並爲夫人

上一日召公諭曰諸司弊政雖詔釐革然聞弊莫甚於內廠及御廠將一清之如何公對曰事干左右必須皇上見定而自主之耳先是勇士及工匠

卒中官蒼頭京師無賴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耗國儲上遂命佐司馬熊繡及給事御史盡削籍置行伍計一月頓減冗食十餘萬金內外稱快

十八年乙丑年七十是年五月辛卯孝皇帝崩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武宗

上一日召公與都御史戴珊議曰爾輩暨言官勸朕圖治之說雖皆准行然使郡縣親民官非其人不過文具耳百姓安得實被其澤欲令銓曹擇其賢否黜陟之顧天下官眾亦難周知今欲與爾輩詢察撫臣監司先爲黜陟停當爾珊更慎揀諸巡

按御史使擇郡縣衞所之官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福矣公二人承命退不越月而上崩嗚呼天下之人皆無福也

公每稱上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梓宮發引之日哀慟倍切疾大作幾不能起其君臣相得之深開國以來不多見也每朝罷百官猶侍側宣公循御陛旁入講論移時諸寮友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閤門伺公出問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

左右微聞至尊羡葢實紀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初度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
朝者六八各賦詩壽公李學士東陽爲作壽文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丙寅年七十一進官太子太
保致仕歸
公劾奏劉瑾罪狀瑾恨公欲致之死李東陽爲解
於瑾瑾曰但令來跪我則巳公聞之奮怒曰我爲
大臣肎見奴乎死吾分也瑾竟以東陽言釋怨
公以孝皇帝崩歸志益決適視太學中官馬永成

握公手曰公固樂易何我輩畏之如虎也公因問
及廣東中鎭某素廉靜誰爲易之馬曰某之廣也
予亦餽贐其後賂遺畧徧而竟不予及是用白上
去之耳今代者由我也屬公注意公自去年冬乞
休至是疏凡四上其辭懇切乃從之進太子太保
賜敕給驛還鄉仍命有司月給祿四石歲撥輿夫
六名閣臣李東陽爲作草堂賦刑侍李夢陽爲歸
草堂序及歌以贈之
二年丁卯年七十二

先是公在兵部時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宮府濫費數百萬故近倖者滋不悅至是乃激怒于上將及禍太監甯某素知重公者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某所爲建白遂免逆瑾乃陰使人瞰公動靜田園第宅貲貨旣已無有使者還報瑾意乃少解公在草堂度不免而且夷然勿以爲慮

三年戊辰年七十三逮繫詔獄謫戍肅州

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

者昌言云鈔劄劉司馬家可得金數萬瑾因岑濬之事以誣公葢先皇帝十六年鍾都御史治兩廣岑濬謀逆鍾討平之事下兵部議公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其徒濬弟猛家屬閩海以流官守其地制曰可遂除謝某思恩府知謝某畏猛不往而愬鍾都御史身自亡歸猛因厚賂瑾黃金珍玩求無徙瑾得之喜曰是可以誅劉某矣於是矯制差錦衣衛千戶羅至廉逮公羅知公貧公以酒器爲賮堅卻不受公贈以詩有囊無金玉酬君德聊寫

衷情贈一詩之句先是公與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俱理河事竣還河南藩臬設祖餞各贈金二千曰河費羨餘也公辭命籍之府至是公道經汴藩臬議公前金遺瑾公曰聞瑾欲以數萬計寧能飫其意耶當舉殘骸畀之耳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時仲子祖修從之公恐其憂危也因韓司徒文出獄密附札令俟天命勿貸於人以求免四方知舊咸欲集賂瑾以脫公繫修因述公意辭阻繫三月瑾要賂無所有欲置之辟會官議於朝諸臣皆戰

慓局促無敢出言者獨左都御史屠滽抗聲曰劉某於國何罪必致之死當不應瑾大罵曰老耆黨劉某也彼激變遺我邊患死不足塞責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明日屠都御史議奏瑾乃署劉某輕議法司比附守禦官擅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初擬戍貴之清平焦芳劉宇曰善適便其歸家也瑾乃改戍肅州一時士大夫以公生爲壽也公買騾僱車挾二僮以行遺其子孫書曰乃祖父不善吏治致罪謫荒遠固其所

也然念平生未嘗負國家天地祖宗如有知當不死而還

公發都城日惟受李公西涯一羊裘是日居民爲之罷市父老觀者如堵牆皆欷歔涕泣士女爭奔走進果食擁道不得行又有焚香竊祝願公生還者公坦然就道出燕薊經川陝郡縣吏及邊帥聞風驢遺不遠千里公一無所受惟受食物少許十二月至涼州臥病三旬賴姜總戎調護而愈

四年己巳年七十四居肅州

四月到肅州肅有總戎某舊爲公所舉遺公百金曰患難且老非復在位時比矣公曰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總戎復遣使饋公戒使不受毋返公曰第歸語老惟二僕日食不過數十錢苟受汝金而爲僕竊逃隻身沙漠非陷之死地乎時同戍鍾尚書頗攜囊篋未幾僕果竊去人皆以公爲如神

公卽買地爲基作終焉計人問公曰何不挈親子姓以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

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耶肅州在
沙漠非人所居公與同難諸公日惟探韻賦詩忘
其在荒遠也
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於鴻臚寺使見其貫址因
問公起居張詰其故使曰吾聞中國有李西涯劉
東山張復叩其優劣使畫地徐曰是何待言鄉人
某令廣中遇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鄉劉司馬遠
戍西鄙今安否也其爲遠人重如此
五年庚午年七十五自肅還復原官太子太保兵部

尙書

是年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寘鐇叛亂肆赦天下

公得釋歸

公自蕭歸一日暮將抵某堡爲某懇留宿其家明日公至某堡則堡人盡爲盜所殺矣嗚呼天地祖宗其有以默相之與

八月逆瑾誅朝廷復公原官公自往肅州以及赦歸凡應酬贈送懷古感興與天時人事可悲喜者莫不有詩今所傳西行稾是也

六年辛未年七十六弟大奇卒

公去年自肅還兄弟友愛愈篤至是奇卒公哭盡哀爲文祭之其畧曰蚤年同吾學業本期衣鉢相傳不意霜蹏屢蹶僅領府幕空銜政施戶庭祿言田園終身壽祉樂乎堯天我雖沾祿于王國晚年遠竄于窮邊偶得生還鄉里幸全手足大緣視吾弟安然自得將孰失而孰賢此吾所以歎人生如寄而羨吾弟獨完

時値歲祲族人乏食公設法賙濟玉帶亦鬻以買

穀族人得以保全

公居草堂有鹿角山楊齋公者來謁請記公因爲記勒碑于其上

七年壬申年七十七

公曾祖止善翁必宏國初客終于金陵子孫未及迎葬賴同行親友嚴伯霖攜歸途中紀行詩十七篇世藏而珍之手澤猶新公嘗請閣臣李東陽爲之傳諸名公俱有題跋名爲東行槀至是公痛祖靈無所歸又恐子孫或至遺忘乃取其手蹟詩裝

潰成卷貯以木匣裹以石櫛涕泣而葬於九世祖
元輔墓左題曰詩墓
八年癸酉年七十八命猶子祖震祖裔重修族譜
族譜雖經累修而自東平至此五百餘年子孫愈
繁未盡收錄公前以大司馬歸即欲修而未果至
是乃命震與裔修之成其志
公自肅還每歲除夜諸弟姪攜酒來草堂送歲醉
後感懷俱有詩具載東山集內大都皆愛君憂國
之意云

十年乙亥年八十

公家東山自仕而老不樂住城市至是羣盜入其室家人擁公倉皇出臥於舍北松陰良久歸而病作諸子固請移居縣市新宅以避盜公乃許之新宅公仲子祖修所創建也

十一年丙子年八十一五月晦公卒

公居新宅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北河河水湧溢流聲如號渡舟覆溺隄岸崩隤雷電風雨大作已而復霽公以是夕壽終遺命窆於是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戒子孫勿乞祭葬恩蔭雖有請者無待也至期仲子祖修嫡孫如愚等悉如命葬公於公所卜之壽藏在居西南五里許湖廣巡撫秦公金巡按張君翰交章言於上賜諡忠宣遣官諭祭九壇以一品官禮造墳焉

按公休休樂善坦易和厚慈仁謙遜生平行事皆出誠心自爲郎吏至公卿不修邊幅嘉人之善恕人之不及與童稚語若父子接下僚若朋友事上官不卑亦不亢好汲引後進聞庶官小臣之賢輒

進與論議惟不喜人奔競宦遊四方所許可諸生
後皆爲名士所排擯不用不與相交者後皆敗露
蓋知人之哲也其屬文賦詩簡易明白下筆立就
不務巧纖艱深而詞旨渾厚和雅尤善章疏才數
語而事意具足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

劉忠宣公年譜卷二終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上卷

明後學桐城阮鶚撰

正統元年丙辰十有二月乙丑先生生

按章子沛日紀曰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而瀫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門人又以其講道楓木山稱楓山先生先世居福建之浦城相傳出宋丞相郇文簡公之後南渡時始家于蘭谿之純孝鄉曾祖叔良祖邦和父申甫號松坡居士母吳氏鄉之南樓名族女林公俊狀曰公父質厚有鑒識吳母無擅遂無獨成乙丑夕松坡夢神以星貺公喜

躍獻諸祖覺而先生生焉
四年己未秋八月先生弟忞生
七年壬戌先生始入小學
按唐公龍狀曰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
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
八年癸亥八月先生弟懋生
九年甲子先生通四書大義
十年乙丑先生年十歲能文
十三年戊辰先生究心五經
十四年己巳先生通歷代史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補邑庠弟子員

按日紀曰時汀州守黃公程御史郭公仲初俱有時名先生與之友問難較藝間有弗逮黃期之曰文學已追唐李賀功名擬效宋王曾

秋八月祖邦和公卒

按日紀曰先生佐松坡治喪一以文公家禮或有勸作佛事者先生諫止之

二年辛未

春受易于淩公宗政

三年壬申春省試第一

按日紀曰劉公克彥試先生批其卷云博洽經史通貫古今他日成一代大儒以嗣續千古絕學者必吾子也

冬十二月先生娶郭公彌之女

五年甲戌冬十月女順生

六年乙亥先生二十歲

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子振生

三年己卯秋九月子擴生

六年壬午秋八月舉于鄉

按日紀曰是年春僉事劉公以先生學行試第一

御史孫公覆試之嘆曰真儒也八月魁多士梓其
文以式後學者
七年癸未春正月次子捷生
二月會試文場火秋八月再試不第
九月入太學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歲
二年丙戌春二月會試第一
按日紀曰時學士劉公定之主試事得先生文喜
曰有德者之言也非但以其文而已
三月登進士第

按日紀曰先生中羅公倫榜第十七文學行誼一時並稱科目得人以為莫盛於此云

閏三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日紀曰是年秋八月内閣試先生以中秋賞月賦先生寓對景憂時之意太史公亦愀然不樂曰先生真以天下為己任者矣

三年丁亥冬十月授翰林院編脩十二月諫止煙火調臨武縣知縣

四年戊子春正月改南京大理寺評事

按日紀曰先生調臨武時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具

疏乞留故有是改

夏四月之南京大理寺任

按日紀曰先生履任取庫中所藏百餘年案牘䌷閱之始視其原發事由次及移文推勘而終於問斷發落其叅駁詳允具見得失閱數十卷一二月間凡民情吏事無不通曉軍民經其讞議者悉悦服稱為天平章

五年己丑夏四月陳白沙東歸先生作詩勉之

按日紀曰白沙東歸道經南都先生偕黃公仲昭莊公昶往見之臨岐詒以詩其畧曰洙泗迴且深

常熟丁氏類鈔

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因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争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羅浮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尚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删脩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今中流石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前修未應沒何當謝塵紛雲山隨丈舄共對梅花春細叩先天易白沙作而謝曰命之矣

六年庚寅春三月劉公玉還京師乞言自昜 一

按日紀曰成化丙戌循故事選庶吉士與先生同選者二十有四人居歲餘或夭或謫或去時劉公來先生追感疇昔與之語其畧曰事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去就升沉離合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其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詳見文集

七年辛卯夏六月三載考績乞歸省

八年壬辰二月得准省親先生遂行

秋八月奉

勑封其親

按日紀曰父申甫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母吳氏及妻郭氏俱封儒人

九年癸巳夏五月陞福建按察司僉事

冬十月清理軍伍

十年甲午春正月議處畨貨事宜

按日紀曰福州海外琉球諸國每歲除正貢方物

其附餘許番人貨賣時未有明例一有買者輒以通番罪罪之没其貨于官先生憫其苦白巡撫張公瑄曰法許番人貨賣乃不許商人受買既不能禁絶其交易徒使其利歸于勢要及巡捕之人則非惟無益於國而反罔民於罪猶水之開決上流而塞其下豈能無泛溢之患乎況令民窮財盡而官府之用度日煩與其科之於民孰若取之於此張公從之先生遂十一而税焉以足公用其民間一切科派之擾廓然為之一清民到于今咸便之

三月議處福安縣銀坑事宜

按日紀曰先是福建諸縣舊有銀坑歲辦銀課入内庫供國用其有鑛脉微絶納課不敷者則均派民田計畝科納以補其缺至是人知福安山多銀鑛群盜四起爭採之遂相鬬殺不能禁乃調集軍民收捕防守民甚病焉先生曰利之所在人必爭之賊去而防守有月粮之費賊至而調集又有行粮犒賞之煩計其一歲之費已倍蓰於銀課之入所得不償所失何所益乎莫若置之不守而榜示于外令民皆採取選差廉幹官一員在於坑口監臨但入坑者皆報姓名俟其出坑計其每日所得

十分取一收貯在官以補諸縣舊課之缺有復爭者治罪若取盡銀坑人自不至不必守矣當事者是其言乃聞于上從之而其患遂息民是以蘇

夏四月巡泉州以疾乞休不允

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歲春正月巡視鹽法

按日紀曰兩浙兩淮皆煮海為鹽閩人就海濱治地為田海潮至水溢而滷積日曝之則滷結而鹽成下四府產鹽值陰雨則失利上四府行鹽則山高路險不能遠出先生嘗謂鹽利雖國用所資而主其事者必須以義為利使亭户之輸鹽者不至

流亡商人之鬻鹽者願出其途民戶之食鹽者各得其所百姓足而君不足矣近年內臣鎮守專意謀利興販之徒皆其私人雖憲臣亦不得行其志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竭力盡心而其利終歸於權豪國與民皆無所益是豈以義為利之道哉于是下令郡邑察其奸鹽法始疏

三月巡建寧道至邵武行救荒政

按日紀曰三時不雨斗米千錢單民告飢而府庫空乏之人心洶洶互相為亂當事者莫知所措先生行部謂其單曰凶年難以取盈本折宜月各半支

又謂其民曰稅糧未徵吾與爾免之又謂民無稅糧而飢餓者曰吾活汝遂下令免差役停徵軍需移文布政司借支官銀五千兩及勸諭富民量出穀粟以助賑濟驗口給穀由是軍民各得其所

夏四月泰寧盜蕭實貴等平

按日紀曰是時群盜劫掠撫按三司議調官軍捕之先生曰此輩迫於飢寒不過欲全旦夕之命耳若勞以大兵則逃入山海出沒攻劫為患滋大今宜緩以治之當不攻自破矣遂示郡縣加意撫恤由是蕭實貴等五十二人自縛來歸逾月而餘黨

悉鮮人情大悅

六月巡建寧行糶糴法

按日紀曰時新穀未登石米銀九錢民艱食官廩尚有積先生令發倉減價六錢糶之以甦民困待其豐也止用銀五錢糴米還官而餘銀一錢糴穀以備賑濟由是公私稱便

七月巡延平諸盜平

按日紀曰沙尤等縣奸豪蘇七生等扇惑飢民為亂先生令同知王祺統率民兵授以方畧勦平之

十二年丙申春正月斷問冤獄

按曰紀曰長樂縣有民林甲者財力雄于鄉以讐誣林乙等五人死獄久不決先生覈其寃一朝釋之而誣者驚服曰非神明何以至此也

夏五月議鄉約

按曰紀曰羅公倫欲行所立鄉約先生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盖賞罰乃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令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

有阻而不得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
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来者
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
其誠意感孚華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
其出約令欲假官府之權力以必人之從已殆非
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
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
聞孔子曰古之為盜者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
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若
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

言耳如狗偷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者乎又況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愈於殺乎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

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之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十三年丁酉春正月三載考績

按日紀曰是時按察使唐公彬與諸公送先生于河酌酒為別先生留別詩云三年憲府同懷抱此日離亭惜解携回首建溪溪上路春山隨處鷓鴣啼蓋是時已有歸志矣

冬十月上疏乞歸田里

按日紀曰先生奏稱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任非其能罪當罷黜時冢宰尹公旻慰留之先生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答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

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公撫然驚嘆然亦知其意之决也覆奏准致仕

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提學副使胡公榮為建書院先生辭止

十五年己亥冬十月先生弟懋之子拯生

十六年庚子夏五月鄱陽處士胡敬齋来訪

按日紀曰胡公居仁康齋吳先生門人潛心理學不樂仕進至是聞先生来訪焉先生與論甚敬重之信宿而别既而又悔其别之速也追之河上弗及矣

十七年辛丑冬十二月先生長子擴娶潘氏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生訪友人吾景端于開化之文山

十九年癸卯春正講學于楓木山

按日紀曰先生既歸四方士從游者日衆門墻不能容俾棲止於楓木山相與論難　論為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為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　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俱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如文王小心翼翼始得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矣

論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與禮樂亂世用之不能治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也　論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論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斯

允當矣　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真
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
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
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物都
厭厭不振少氣節甚至芝蘭亦變蕭艾矣　論士
習謝疊山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之治富
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聖賢之
學華麗其言而已矣　論法家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
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嘗欲會

同志擇里而居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又曰吾婺有三巨擔自東萊何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業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後學可加勉也　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　仉有不一而足諸生若張子昊董子遵陸子震姜子麟姜子芳鄭子緒黃子傳俞子滂唐子

仁唐子龍黄子廸輩篤信先生每有所聞輒私記之

冬十月先生孫訢生

二十年甲辰秋八月講易義

按日紀曰先生次子捷娶叙州知州陸公淵之女就姻叙州先生送至常山時子婿趙儆門人董遵賀位祝昊輩從行舟中講乾坤二卦反覆辨明殆無餘藴矣焉

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歲夏五月子捷以其婦陸氏歸自叙州

二十二年丙午夏六月廣東林子緝熙來訪

按日紀曰林子白沙老友也教授平湖主福建試訪先生於山中請益而去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廷論薦先生

按日紀曰是時朝廷新政求賢圖治主事林公沂御史姜公洪楊公𢧐王公鑑之等交章薦先生而王公奏章云先生德足以表人文足以華國乞要催督該部授任

秋八月復鄭賀二公書

按日紀曰御史鄭公紀給事賀公欽者遼東人是

年春各有書來至是答之其畧云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令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況以婚嫁為

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以絶人逃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畢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又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絶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是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

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朱子則
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
不滿之意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
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
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
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
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
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
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精理讀書其
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

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待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辨若是者豈誦白沙之文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謂天理為人人有之則可為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

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智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智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地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愚不肖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其真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而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焉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

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
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
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
仁至矣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
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
乎其有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
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其言而豈後學
之可以易言哉先儒有言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
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

以憶度而言之也来教又謂信如僕言不幾絶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来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亦豈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咏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唯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粮之餘以致飯蔬飲水簞

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来教又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
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
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
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
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
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
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
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
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
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

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慤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乎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幸甚　答賀書云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博文約禮以致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真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

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為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穎悟特達憶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

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唯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似莊列令人若學他便多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遊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

孔顏之樂而樂之孰敢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絶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能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

此樂必將在其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之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却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以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何如蓋亦自愧其識趣卑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来教所謂料不

能有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求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令人斷不能有與於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得斯道之傳則非全躰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吾兄之意其將以得道之一隅者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躰不息者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

婦可以與知能行而况於君子乎如以全躰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載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宋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

游朱子之門者英才尤衆而得其傳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於吾兄恭克脩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蓋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說焉日有孜孜以求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

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二年己酉春三月黃岩謝公鐸来訪

按日紀曰是時謝以纂修實録起蹁嶺来訪乞先生文以別

四年辛亥夏四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孔昭論薦

按日紀曰時有令旨大臣各舉所知黃公奏畧云臣推舉得某養病日久安於静退但念聖明之世有材如是棄而不用誠可惜也云云

五年壬子時南京大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紀曰時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奏稱某志行

高潔識見精明有古人之風安於恬退不求人知使之為政必能拯貪殘之吏弊以之設教必能變澆薄之士風豈可聽其老於岩穴終身不用哉繼而南京僉都御史虞公瑶咨稱某請脩雅望引身去位恬退可嘉應合舉用於是吏部移文所司查勘回報先生聞之即以書與憲長于公大節云向者先生欽承簡命總憲浙臺六轡之來道經弊邑而某也獲覩光霽甚慰平生翹企之懷且自幸其養痾田里之間得與黃童白叟共覩澄清之政何其快也不意近者聞有臺檄明揚側陋及於不肖

此區區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盖其本心非不欲仕第以才力弗堪竊禄有愧加之疾病侵凌遂乃力求休致初非他有意外之望也歸田一十五年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蒲柳之質多病早衰精神凋耗心志健忘且父母老疾甘旨湯藥之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西山之景人子之情一喜一懼若復貪榮求仕非惟得罪名教抑且有違法律將何自立於世先生亦豈忍使其喪其平生而至於是耶今有司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輙以末衰堪用誣慢回文萬一據其成案別有施行使之進退維

谷豈不重為不肖之累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乞將
前項公文寢罷使之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感
戴知己之恩非淺淺矣餘非所敢望也

六年癸丑先生脩蘭谿縣誌成

冬十月先生母太孺人吳氏卒

七年甲寅春正月與門人黃子傳書

按日紀曰傳時宰江陰先生與書畧云吾靜觀世
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
事為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
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

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為者姑置勿論

八年乙卯先生年六十歲

九年丙辰春三月答費公宏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畧曰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數象之外某非其人何足以辱來教敢請所聞以求正焉蓋自圖書出人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為卜筮

之用若舍是則無以為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源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茍舍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溺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

方則朱子警學者之贅與程子序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也

冬十月與參議吳公紀書

按日紀曰參議吳公以金華多名賢請先生校定其德業聞望之最者為誌立祠郡中以風勵後學先生與書云昨承以鄉賢祠誌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不肖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因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録及伊學淵源録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

附列以為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為遺文分為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為人之實然来教又謂前所議勳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又曰登諸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方可耳

十年丁巳春二月鄉賢祠志成

按日紀曰先生論鄉賢云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久

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
賢于學宮祀東萊呂成公于麗澤書院至元則又
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群
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事辛公謂東萊既從
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
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
丙辰浙藩亞參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績用熙乃
考方志修故典謂兹文獻大郡碩儒鉅公彬彬輩
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
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舉

其廢者乃請于巡按侍御東廣吳公公觀風察政
洗寃澤物靡所不至而謂此舉有補風教弗可緩
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時同郡薛侯志崇先哲承
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更卜地于郡城
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
可限之以三而著錄于傳志者累數百人亦弗能
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
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命薛侯雜取東萊四賢
及祀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為祠志欲
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

士何其至耶既乃命予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夫何前修既沒微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茲百年矣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盖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趍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忠一節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歆慕曰死不俎豆其閒非丈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公與侍御公之所以

汲汲于是也後之人進而瞻于祠像退而考諸祠志遐想其人於数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于中不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有為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啟之乎邦人君子尚其勉哉尚亦無負天之所啟無負諸公之所望哉

十二年己未授學于家

按日紀曰先生自成化末艱於步履不能往來楓

山門人後進者率于家庭受學四書以重訂大成為主自朱子以後諸儒之說合於集註者錄之名為集說周易一依古易彖象及文言係辭說卦序卦等傳各自為一卷

十三年庚申春廷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紀曰時大臣交章論薦及巡按浙江御史鄧公璋奏稱先生博通古今淹貫經史直節足以正風化介行足以勵貪薄久著聲華允協士論乞要起取赴京量加陞遷於是吏部移文推勘先生具狀力辭之其畧曰某自少時應舉覓官備員憲府

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飧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深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隆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為名教之罪人乎云云

夏四月刑部主事潘公府疏薦

按曰紀曰是時北虜犯邊潘公進禦戎要策乞博訪天下豪傑苟有賢達重望經濟奇畧如浙江老臣章某者特加聘擢親賜問對又奏救時十要云

王恕章某咸有老成宿望宜亟起之以備咨諏

秋八月與門人董子遵書

按日紀曰遵時在京先生書云區區出處之事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也過承許黃門孫文選潘秋官謬加推薦幸吾友代言以伸謝私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為深知故也古人壯而仕老而休理之常也區區四十二而歸休今年六十有四而復欲求出事之倒行逆施莫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天下乎綉衣尚未到若其來有所强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為羝羊之觸藩矣須仗諸公為之解圍而後

可也不然即諸公之愛之者適所以苦之也外聞近有邊患雖為廟廊之憂亦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知其詳不知此時已安靜否　又云區區之事盡在曲折試為吾友商之世俗不知往往以為果於忘世如晨門荷蕢之流者非也君臣之義無所辭於心吾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敢若彼之果哉又或其詭隱自媒而索高價希望美官若終南之捷徑者尤非也位至五品方面亦自不早若從少時隨群逐隊積累至今三十餘年亦可得美官又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當初為

學嘗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左拿右掣不得一如所志是以量能度分自知不可有為不得已而去以求免素飧之愧耳設使畧得展其四體雖抱關擊柝亦甘心為之豈計官職之大小哉今日之官惟知州知縣有志之士欲功德及民者可行得三兩分若知府以上隔於州縣若下非其人雖有善政亦難以及民矣在兩司則專職之官如屯田水利提學巡海等項亦可展一二其他非一人可專主者甲可乙否皆不能有所為此官之所以難做也吏部文書止是催勘猶可辭避但恐有

特旨者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苟處之不
以其道用之不當其才而徒使之隨群逐隊虛竊
廪祿以肥身家則盡壞所學不若不出之為愈也
又云北虜之患自古以來無歲無之但須觀其
所為若專以搶擄為事志在金帛子女則滿其囊
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為大患不過邊民被其搔擾
不得安生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
無事若有豪傑生於其間如趙元昊阿骨打之流
志不在小必先併合諸部以壯其勢不為鼠竊狗
偷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心為久任之計則中國

之憂方大非有韓范之師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子弟素不知兵一聞寇至則望敵先懼便求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師是以平時備邊將卒皆不可用而有待於京軍也若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往返數四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或有他寇相挺而起其為患可勝言哉宋時任福敗於西夏其勢甚危未聞京中命將出師惟任韓范在彼措置卒於無患此其已然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慎擇將帥必以材選不

由賄得而厚其爵賞使其練習士卒敵至則戰敵
去則守隨機應變有失律者必正典刑則不煩京
軍遠出而邊備自固矣愚見如此吾友試與諸公
論之不知以為何如

十四年辛酉春二月松坡先生卒

按日紀曰松坡以是月四日終於正寢其治喪一
遵松坡先生年所定孺人吳氏喪禮不敢少有遠焉
及葬先生自誌其壙

秋八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按日紀曰南京缺祭酒吏部題云章某係節該科

道等官奏要起用近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陳
銓查勘本官病已痊可見丁父憂具題節奉欽依
待有相應員缺來說欽此今若可用候有成命之
日另行本官令其服闋赴任本月初六日奉
旨章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是月姪拯舉于鄉
冬十一月先生奏辭免新任
按日紀日章公拯時赴京會試先生因附奏焉疏
具集中
復東陽御史盧公格書

按日紀曰格同年楷之弟也書議朱子先生云如
論四書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
泯於無聞愚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及中庸輯畧
等書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録其名氏又皆有或問
以辨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
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録
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又論孔子贊易無一語
及於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為非愚論伏羲畫卦
文王周公繫辭本為教民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
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斷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無非即卜筮以發明義理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享乃吉者可見矣觀其所引春秋傳子服惠伯穆姜之言皆本義理以論卜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岐而二之朱子固未嘗有戾於孔子也若專談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必為巫史之妄談禍福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論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簒弑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

倍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
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
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
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
一書弒其君聖筆予奪固有深意綱目書莽書主
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若充素與勳林甫
皆無狀小人而雄好古道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
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於高論多
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三條特舉此以為兆耳
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弟懋卒
三月姪拯登進士第是月拯以辭免新任疏進不允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備云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
章某奏稱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遭值父喪例應
守制又兼筋力衰憊老病侵尋乞要追寢成命別
推可用實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四月
初二日奉
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着到任管事
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吏部催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行文催促

本官服滿之後作急赴任管事

三月具奏懇辭不允

夏四月差官守候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畧云章某學行俱優士望所歸難准辭免合無本部行移浙江布政司差官賫文前去守候本官作急赴任以慰人望以副盛典

四月二十六日奉

旨祭酒重任正要得人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不准辭着上緊赴任管事

秋八月先生赴任

按日紀曰先生教人為學每以躬行實踐為先講學作文次之其班錢膳夫倉庫等銀之弊一時革之殆盡士心翕然

九月試諸生

按日紀曰先生云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日月古之學以明經為務今乃經術不講群争短差之甜苦欺誑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時諸生聞之争相洗滌

十七年甲子二月妻孺人郭氏卒

按日紀曰孺人以是月十四日卒子提扶柩歸葬
先生誌其壙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以正德丙子
冬遷葬於長山岡先塋之右焉

三月上修舉學政疏

按日紀曰先生具奏其畧云乞於常貢之外間令
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
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
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
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

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要以坐堂之實一年之上方准起送會試如係復監人數須令實坐堂二年之上方准再送會試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分積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効而臣少逭尸素之愆也云云

秋九月奏乞放歸田里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謂欲淑志心而奔兢貪鄙之風未變欲新士習而澆偽浮薄之態尚存涖任已踰朞月課績全無毫分乞要放歸田里具奏奉

旨章懋學行老成允宜師表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辭

十月上變政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畧云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政出因循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強以

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
罰則不清以言乎借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
習則奔兢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澆
偽日滋而閭閻窮困奸究竊發而邊鄙失虞臣固
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所及者而論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為附學為
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
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
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後掛選通計前
後五六十年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

老多不堪用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
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
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
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提學憲
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
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
揀選之法而加嚴考試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
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
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
於家而行令各處巡按巡撫分巡分守及司撫正

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
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
辦事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
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材不堪用者就令致仕
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
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得人而民皆受
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
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
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

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等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効又恐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為貴也如蒙乞

勑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畧如成化初年之数以後遇有員鈌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内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鈌庶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員不至冗又可以寛民力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粮及監生家小月粮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歳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户部坐蘇常等府觧納本色近奏南京户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

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
臣等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粮近年
俱是折價每石折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粮糙米
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
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
斗少者不過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
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
所有饌米乃日用之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
米貴時熟米一石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不
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

臣等愚見此項粮米只合收受本色照行具呈南
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擅難
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
有已也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粮月米以後
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賫之
便其餘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患此則
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審
均徭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年

該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五府每名一年解銀六十三兩有閏加二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溫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贏餘奏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此照北監先行事例

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掌饌職界錄簿官員各一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共用三廿千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於六館監生俱有文案簿籍雖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却照舊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昧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來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起

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
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
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
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例及今北監
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犯送監應役庶使
百年成規不至頹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顧役
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
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
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守而仍將收支

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
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臣謹言
一本監會鮝乾魚每年預先會數俱呈南京户部
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納辦豬肉
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
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發期而支用多
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
經暑月則臭腐潰爛化為灰土人食不可食不無暴
殄天物其鮝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
換則補買不便收受則食用不堪彼此皆以為患

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税等司連申自願折肉
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
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等查得國子
監通志監生每日每人乾肉二兩而本監案卷數
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
例饌肉亦係折肉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郎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
二兩之例今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
酌量沖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
而在官亦免堆積腐潰之患其饌肉自每年四月

常熟丁氏類鈔

初至八月終暑月易敗之時令無准其照依時估
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亦
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該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湖查冊緣彼處冬
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
卑濕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
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畢姻依親
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
人多嘗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
臣等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

他短差又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

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筭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别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今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十八年乙丑先生年七十歲夏五月疏乞去位不允按日紀曰先生奏云臣本庸流濫膺簡命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冐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申賜褒嘉着

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恩踧踖感極涕零罔知攸措固當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具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簽書頭眩而憚於動作雖力疾而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為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動言是効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為不負上之委任為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

就人才涖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今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以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雖老耄猶欲挨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耻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為師者老不知休病猶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曷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臣既他無所能輙欲以身為教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防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

所視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風教即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靡祿不去則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望察臣衷誠俯賜矜憐使得養痾林下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云云奉

旨章懋不准休致着用心照舊辦事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上卷

楓山章懿公年譜下卷

明後學桐城阮鶚撰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云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勉副委任不允所辭

二月太學諸生赴南吏部保留

按日紀曰先生乞休致不出視事六堂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本部移咨吏部云據國子監率性等六堂科貢監生陸景光龐龍等呈前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賓師

常熟丁氏類鈔

儒表率之官今本官言行政事道德文章俱堪為人楷範近見連章求退士心恐失依歸具詞保留情甚悃切緣保留官員係隸吏部掌行合就備由移咨貴部煩為轉達定奪施行

二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具疏乞照依前祭酒陳敬宗事例休致詞甚懇切吏部備查覆題奉旨云已累有旨勉留有病着加調理以副委任不必再辭

夏四月上治道要務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云臣聞天道以元生萬化聖人

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民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今龍飛御極紹成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治之不弘也哉然正德之實有五一曰勤聖學其畧曰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而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嘗間斷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從無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為禮貌假以温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

正德之先務也二曰隆繼述其畧曰先帝在位之日尊奉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畋遊皆其善行之可法者正今日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戸口之清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冒濫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正今日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今日所當究心而從

事於其間也三曰重詔令其略曰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内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佔竊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土地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内外勢要佔奪軍民土地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

未聞故閣內大臣有文蹔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為
虛言之奏六科諫臣亦有冗員復有傳奉復作而
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靡
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
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
當何如也臣願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已
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
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
服矣此亦正德之要務也四曰敬天戒其略曰即
位以來星文示變霪雨為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

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陛下勵非常之志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
衆情即有違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
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得行其志或勢要持（把）而
百司不得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
而侈費之無節諸若此類皆天之所不豫而災變
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遠師帝王近法祖
宗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
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

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
糾正內外協恭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
幾精神漸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
之正德不為虛文矣五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與
后猶之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
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
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嫁之前又
必教於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沖嗣
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

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閥不宜參用陰陽
術數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
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源選之不可不精
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今皇上之德
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篤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
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
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
萬世子孫之計命內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
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

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宗哲宗故事將所
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師擇傅
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
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
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
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
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
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
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訓法
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

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通時宜而惓惓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冒進狂言惟陛下留意天下幸
甚萬世幸甚
六月奏乞修理廟學疏見文集
秋七月報三載政乞休致
按日紀曰先生以南京吏部給由公文呈繳吏部
乞為敷奏容令照例致仕時南京河南道陸御史
崑具奏保留略云近聞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先
以微疾引年求退累蒙恩旨勉令辦事茲該考滿
給由赴京懇乞休致六館諸生赴禮部保留臣惟

太學暨士所關師儒儀表所係必得其人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治化之隆莫不由之竊照章某學行純正甘於恬退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荷蒙先帝俯詢廷議特加擢用在監方及一考諸生陶煦純懿翕然向化及堅守素志累章乞歸雖身嬰末疾賓精力未衰伏望皇上留意人才優禮宿學特勑該部免其赴部給由行令在任復職非惟諸生有所矜式而亦可以勵奔競矣

八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以老病不能給由援例具奏乞休

疏進奉旨朝廷以章懋學行老成堪任師表已累
有旨勉留有疾宜善加調理不必固辭
冬十月同家侯命南京吏部侍郎黃公珣具奏保留
按日紀曰南京吏部劉付備云太學乃國家成賢
之地祭酒為師儒表率之官必得其人方稱厥任
今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歷任三年始終一節言
行政事皆可師法道德學問衆所依歸近以三年
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本官具以老疾懇乞休致荷
蒙聖上降旨勉留俯賜獎諭臣等有以見陛下崇
儒重道任用老成以作養人才之盛心也但以本

官偶患風溼步趨不便未能赴京給由雖蒙詔留未敢力疾涖事況司業羅欽順給假送親尚未回任本監缺人管事士子失所宗師如蒙乞勑吏部容留本官扶病管事免其赴京考績之行以終人才教成之效仍候司業羅欽順回任行令給由則國學庶不至於缺人而士子亦不至於失望矣等因該通政司官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吏部備查題稱合無准其所奏令本官照舊在任調理管事待司業羅欽順給假回還并本官病痊之日仍令赴部給由奉旨是

二年丁卯奏乞養病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病未愈因不允休致仍乞恩養病

奏略云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不當事任心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可既未可期而在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免曠廢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牘未敢重陳而久病亦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敷教為重以作人為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病而師範詎容於曠職特勑

勑該部別推儒彥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

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保全云云奉旨章懋既累有疾情辭懇切准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

夏四月長子擴卒

冬十月孫許卒

十二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時章公拯以工部主事改刑部先生與之書其略曰家門不幸搢羅災禍章擴既死章許復殀白首病軀墮此惡境煢煢孤立何苦如之惟

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世間矣但身分未了者

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

痊之語未得脫然放免今欲再求休致未知時義

可否附去奏稿汝可斟酌代進以畢此事先君例

該贈官未有誥命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

松坡府君冢嫡之嗣吾諸姪惟汝有四子欲汝一

子為冢嫡之嗣汝意何如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

瞑目矣

三年戊辰二月乞休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准他休致該衙門知道

三月誥贈先生父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吳氏贈太恭
人
按日紀曰是時先生進階朝議大夫父母並得誥
贈妻郭氏贈恭人
冬十月與許知縣完書
按日紀曰先生掌太學完為國子生令蘭谿時凡
有難行之事必稟正焉故鮮有過差時荒歉先生
與之書其略云今之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
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
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防民患近聞官府榜示

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
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
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米往來者盡行搶奪搶奪
不已將成大盜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
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
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
縣中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亦所
不免矣況今官府雖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糴
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
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也

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山林下本不敢干
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
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深察焉
四年己巳五月育挻次子試為孫
按日紀曰挻忤逆瑾謫廣西梧州通判是時來歸
試生八年矣本朱氏所育先生以昭穆未當姑存
以為冢嫡之後
五年庚午六月蘭谿縣志成
按日紀曰縣志始末具先生序文
冬十一月起先生為南京太常寺卿

六年辛未二月具奏辭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吏部奏云本官早有令名晚稱者德推正容臺固輿論之攸歸而錄用舊臣實

聖心之簡在成命已定難擅改圖爲此合行劄付

本官查照先令事理作速赴任云云

夏四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具奏辭免陞職

按日紀曰先生以年老有疾奏乞容令以祭酒致仕奉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情詞懇切還着做侍郎致仕

八月具疏謝恩疏見文集
九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逆瑾既誅拯自梧州復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陞兵部武選員外尋陞車駕郎中是時召赴北部先生與書畧云汝居官蒞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為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須博訪賢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若得一二人如晉司馬隆唐

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原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慮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多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

冬十月復編修董公玘書

按日紀曰先生在南雍玘為國子生是時有書問

讀書所疑故復之其略云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
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
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考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
謂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註中試取而讀之
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辨論初雖未嘗無疑
後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
後之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
軒復書深以為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
中言矣愚竊以為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
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

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夫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卻同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為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為一端者欲求其合於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其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

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
而服行之何患思之不得也哉

七年壬申春正月與郡守趙公鶴書

按日紀曰趙公移文本縣作少宗伯坊牌先生以
書辭之其略云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
坊牌則區區賤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
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
以官為身外之物不敢認為己有況此亞卿顯職
尤所不堪既嘗具疏辭之於朝今乃立為坊牌以
誇耀鄉人未免為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

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閻然自號欲從事於尚絅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絅之義此尤心所未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不得以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愧伏望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為光明而財用亦不為虛費矣

夏四月與編修湛公若水遊北山

按日紀曰湛嘗從遊國學時出使安南過此謁見先生與遊棲真觀白雲紫霞湧雪諸洞湛有謁見

及陪遊諸洞詩呈焉
八年癸酉十一月金華守劉公莅役民浚濠築堤先
生止之
按日紀曰劉欲役民興作以可否來問先生與之
書具略云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
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谿二百四
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
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郡之廣無
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
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

予捐鄉土而匄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力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徵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能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其二而用其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作興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飢而死乎先王於

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工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為此事决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為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堤岸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為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為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為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為盜李牧守

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為龔為張為禮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雖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伯之難而去走不取長子之城完厚與邯鄲之倉充實惟取晉陽為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修德政而好土功亟成其邑又溝其

公宮彼固以為無患矣然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遽至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啟奸雄不軌之心豈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為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為愈乎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脩築堤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于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堤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堤以殺水勢使

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堤為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為高岸障同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堤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堤不禦而或壞焉則為徒勞而徒費又況水為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

莫非天之所為豈可以人求勝乎天哉惟當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無所成故昔人論治河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鬬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以全王宮而太子諫之以川為氣之導不可壅防鬬川以飾宮是佐鬬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堤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

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變溪之流自昔所聞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

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云云劉公得書
遂止其役
十年乙亥先生年八十歲春正月先生寓居縣城
三月金華守劉公蒞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風
按日紀曰劉公疏云臣聞三代聖王尊賢尚齒有
秩祿之頒有上庠之養及巡狩省方養老則有慶
遺老則有讓下逮漢之明帝養桓榮于辟雍為之
袒而割牲宗於老臣例加優禮或召陪郊祀不至
而亦有賜或使主宮祠無職而亦有祿蓋自古帝
王尊賢敬老以勸天下之士又以收天下之望也

國朝率循舊道禮意尤隆高年大臣致其事而去則詔有司每月給祿若干每歲與丁若干雖厚薄多寡不同而優遇耆舊之盛心則度越漢宋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感耆老之見優則竭膂力以效勞益知思奮感賢者之見優則厲行義以樹節相率顛忠文王之致夷望其揆一也臣本府所屬蘭谿縣有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章某始以會試第一人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官國史編修不賦元宵煙火之詩忤旨得罪荷蒙憲祖念其忠直收大理評事於初謫之時陞按察僉事於論定之後尋

以抱疴棄官家食二十餘年復蒙孝考起之山林
之下擢之國學之師居位三年逮事陛下已乃以
衰病辭遷太常寺卿辭遷禮部右侍郎又辭陛下
審某之年已老憫某之病果衰聽令致仕而某愛
君憂國退而彌勤力學好修耄而不廢槩之當世
殊鮮匹儔方之古人詎容專美臣竊謂如某者用
世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濯貪競感激懦頑為朝廷
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繫物望其為勞
烈豈淺淺哉顧其舊業蕭微生事落莫孫喪於殀
子困於單酒肉之養不及曾元而甕中見粟僅與

陶元亮等耳某雖處之甚安而見聞者皆為興嘆也臣愚欲望聖慈念其歷仕三朝年垂八十况有忠諫可錄風節可高歲與之丁月授之粟或過於厚尤彰尚德之恩異雖與之少亦見養老之仁政而於某固無得失也倘蒙天聽即賜施行臣見人心稱快士氣生光俾有位者懷奮庸之思秉史筆者書有道之政是陛下發斗斛之陳紅揮銖兩之免役而成此懿典前可以考諸三王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也顧不韙哉臣備員郡守郡之耆德有若而人臣雖心知尊賢而繼肉繼粟之養不得私

舉以標美名故自發其事冀此優養之禮公行於
朝廷臣固不敢以養老尊賢取慶正恐以遺老失
賢取譏也伏望聖明俯賜裁鑒

三月復僉憲韓公邦奇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云某卧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直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

攷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
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
謂須累黍以為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地又
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
其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
蔡氏未盡之蘊而為之註什圖象計其算數尤有
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
止為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
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茲辱手教過相稱許
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

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
深算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
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辨問而於祖沖之之密率
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
為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蕪荒心神
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著述之深意哉
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可序
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深明律呂
之學者為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
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著糞為削公所

笑矣此其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

十一年丙子夏五月詔有司時加存問

按日紀曰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奏略云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因大臣論薦崇以殊禮至今聞者猶足興起致仕侍郎章某造詣精深涵養醇熟居翰苑忠節夙著掌國學師範益尊進秩常階未超殊數乞遣使存問安車徵召以風示天下或加之爵秩給之丁米如近日大臣致仕之例亦可示優老尚德之化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吏部看得風俗關乎治忽轉移在於朝廷仰

惟先朝儒臣如吳與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徵召擢
用超出常格今致仕侍郎章某學術操行卓然名
時給事中徐文溥所言誠非溢美且歷官卿佐効
勞有年與二臣不同倘蒙皇上念為皇朝耆舊人
望所歸特稽故典或存問徵召或進其官階或給
以人夫月糧加恩數在朝廷行之皆為盛事在本
官受之當無愧志於勵俗興化關係不小伏乞聖
明定奪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具題二十六
日奉聖旨是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
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

六月與門人陸震書

按日紀曰震時為兵部主事先生與書略云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者所能與也近聞吾友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攄所蘊贊大司馬為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老夫近蒙恩旨今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稿付去煩為詳看寫進

次春書略云來書所論時事之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遼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位不知世道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暴以區區觀之彼中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豈足為患但守邊者得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哉惟恐蠶食地方則為大患但當選將為急務今日之憂在於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此則當道者當任其責而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忠義者則為之贊謀以俟可為之機而為之耳三復來書往往有青山白雲之念在時義固亦宜

然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惟是上下相安恬
然無事庶可以言及此鄙見如此吾友其細思之

十一月與司徒邵公寶書

按日紀曰邵有書問洪範數先生復之

十二月丁丑夏四月詔有司存問

按日紀曰御史鮮公杲巡按浙江題乞優老崇儒
以隆治道奉旨勅吏部仍行有司存問時鮮公行
令有司建立優禮耆宿坊牌及刻石鄉賢祠以勵
後學先生具書辭免

秋八月與門人張大輪書

按日紀曰大輪時為工部主事書來先生復書云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至六經此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其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於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

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既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

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
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即
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
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人
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
為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其讀小學及四書亦不
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
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亦在於此也程子又
言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
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
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
又何難哉

冬十二月弟忞卒

十三年戊寅二月少子棱生

按日紀曰楊氏出也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嗣孫試卒

二月復門人陸震書

按日紀曰先生與震書云比聞昌言上進欲引君

當道而格其非心甚合時宜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昔周穆王周遊天下得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而悔悟遂歸以安王室與今日事頗相類未知所奏亦有祈招之意乎近得手書謂國家待士之厚未忍輕去而冀有所待豈欲待其悔悟如穆王之歸而作冏命也耶然又謂大臣交搆禍將及矣則有不可待之勢又謂典度盡廢民病已極惟有仁厚一脉今亦併棄而劃斷之天下事無復可為用是憂悸成病近已在告計在入秋可歸又以安危未定恐難如意其進退之不果有如是者誠為難處

矣愚意吾友既不能如古人之决於進退莫如且
乞外補得如所請庶可從容進退不致墮坑落阱
也
十六年辛巳先生年八十六歲五月陞南京禮部尚
書
按日紀曰是月初二日奉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
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
九月具奏辭免陞職不允
按日紀曰疏見咨文是月二十三日吏部咨云伏
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以年

久掛冠而丐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
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頹齡
已越八旬而養疴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
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
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
共兜流放欲風勵於四方之士廣假寵於一介之
臣遂令朽質荷此殊恩誤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
名重於華袞之褒仍容致仕而着令有司存問適
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
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悔尤反覆以思凌兢

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敕該部追寢尚書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為幸大矣伏望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益脩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不邇聲色毋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鞏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覩太平尚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云云奉旨卿學行老

成名實相稱新政之初特加恩典以勵士風成命

已下所辭不允

冬十月子禔卒

十一月為子接議婚

按日紀曰接妻門生趙儲女也

十二月初行人存問疏見禮部咨文

是月三十日先生殂

按日紀曰二十二夜有星墜所居之旁光明燭地

鄉人見之皆驚翌日先生疾二十七見即報不允

辭職乃舉手加額曰聖上特恩敢不祇受恨旦夕

且死無以為報耳二十八夜與姪贄論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歷試春秋列國君大夫無能知此義者僅許士會父子以為庶幾且謂堯舜周孔之道不外于此二十九夜與姪論深衣制度三十日蚤鄰人見所居之前山白氣上冲久而後散晨後謝門生親戚各同守歲迨日中令取邸報再閱少焉侍者以星墜告先生呼贄問之贄曰是殆棲馬皆驚之意乎先生頷焉頃即執少子接手囑之曰予老年得汝未必非天意也汝能讀書脩德親賢取友以繼予志死瞑目矣畢

遂不語至申而殂目稍啓側室張氏等泣告曰大人目不瞑哉以投兒念乎吾輩自能撫養長成以承大人宗嗣幸弗為念遂瞑享年八十有六嗚呼先生天性自然不修邊幅孝友之行達于鄉閭親睦之恩厚于宗黨平生與人未嘗有競而於物一無所好唯耽嗜書籍收貯不嫌其多家貧產薄自奉儉素入無兼飴之味出無代步之馬無衣帛之妾無應門之童高情偉度於人無所不容然界限甚明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斷之以義確乎其不可易論事後當成敗卒多奇中蓋揆之

以理不假術數也身在林下心不忘朝廷每聞用一好人行一善政則欣然而喜否則不懌晚必焚香告天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佞為禱於民間利病必為當道者言之晚年筋力雖衰聰明不減為文章必取理勝詞達不以華藻為高是年夏秋以來嘗為辭免陞職疏吳氏祠堂記郭氏別業記同年林安公小傳陸員外墓誌銘自是不復有作蓋先生之絕筆也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二日殮三日殯

按日紀曰先生葬之日鄉人聞之無不流涕者

三月二十六日癸酉極等奉柩歸葬于先隴之左

按日紀曰先是葬郭恭人於西石山之巔不吉乃營壙於曾祖徵君墓傍遷葬恭人于右虛其左至是歸窆焉

夏四月二十四日行人王公懋齋捧勅書存問

按日紀曰勅書云卿以醕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敎國學未久即歸身在山林望隆朝署先帝嘉重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不煩以政仍聽里居玆聞壽及九袠體履康裕特遣行人齎勅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

加謚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尚敬承
之哉故勅
二月初四日咨文至
禮部為陳愚見以裨新政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胡瓊題前事內開通者耆舊之臣與忠謀得罪者
皆荷登用甄錄無遺臣切見前國子監祭酒章懋
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
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陛下特降勅旨遣官
存問命之條陳當世之務必於新政大有裨益至

於任賢使能聖心簡在非臣下所敢闚此又防微謹始之大者誠若不可不慮也遠臣昧死思以一得之愚為芹曝之獻干冒天威不勝惶悚之至等因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開稱案查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縉題為優老舉賢以勵風化事該部議擬覆題奉欽依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備行到司及查得正德十六年七等月節奉本部送准吏部咨稱大學士等官謝遷等該本部覆題奉聖

旨是謝遷韓文待有缺用還先寫勅各差行人存
問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呈部差官親詣各官
原籍存問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
州監察御史胡瓊題稱前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
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
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乞要遣官存問一節
緣本官學行兼優齒德俱備委係輿論推重已該
吏部題奉欽依着有司時加存問用彰皇上優禮
舊臣之意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緣係陳愚見以裨新政及奉欽依該部看了

來說事理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本部尚書毛澄等具題奉聖旨章懋寫勅差行人存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除差行人司行人王懋前去欽遵存問外合咨貴職煩為欽遵施行

恤典

浙江布政使張公恩奏乞贈謚葬祭該禮部覆題奉聖旨是准照例葬祭與他謚謚曰保躬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造詣真純行履高潔深峻登甲第妙選儒林屢直諫之

上陳左還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授廷評憲臬提
刑每嚴法守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聿堅辭章
屢上身遂閑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逮擢奉常載
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
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
於故里方廑存問之賜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
以示褒恤茲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於戲人惟求
舊慨耆宿之無多禮重飾忠必名賢之是畀幽靈
不昧渙命其承

諭祭

皇帝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張芹諭祭于致仕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懿章懋曰惟卿學術醕正志
行高明振美賢科馳聲翰苑因言外補旋擢廷評
憲臬刑提成均造士載遷禮侍遂貳春卿屢以疾
辭堅卧不起清風高節增重士林聲名俱榮進止
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秩崇階遣官存問訃
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錫恩特加美諡賜葬與祭
以慰冥靈九原有知尚克歆服
二月癸未奉旨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少子接
浙江布政使司承准戶部勘合照會其略云本部

看得金華府之府王九峰奏稱已故南京禮部尚
書章懋秩雖荐加官未久仕俸祿僅贍朝夕未嘗
置買田產遺孤一人及妾并亡故子孫之婦共計
五口零丁窮居衣食無資欲要比照河南布政司使
右叅政李畬事例行令本縣每月給米二石養贍
侯成立之時住支一節為照已故尚書章某學惟
為道而不謀其家才堪經世而未究厥用清修苦
節久而不移士夙名教委有所賴本府知府王九
峰奏稱遺孤貧苦聞見必真若不特加周給未免
失所有負聖明崇舊恤孤之典況援有前例相應

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浙江布政司即查金
華府蘭谿縣已故尚書章某遺孫章接果如知府
王九峰所奏照依河南右參政李崙事例行令該
縣倉月支食米二石以資養贍待後章接出幼其
力足以自辦將米住支等因仍將支過米石就於
歲支冊內開造解部查考緣係恤遺孤以重賢儒
以勵人心及奉欽依該部之道事理未敢擅便嘉
靖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孫某等具題奉
旨是章接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出幼之日住支欽
此欽遵擬合就行照會本部司着落當該官吏照

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章文懿公年譜後跋

楓山先生理學名臣也其嘉言善行譬諸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愚何能贊一詞間嘗論世每恨生不同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嘉靖丙辰小山先生出守吾雄寔公之冢嗣因獲公年譜讀之蓋名臣所錄者概也年譜所錄者詳也愚不幸不得及公之門猶幸得受教於公之子三復是編作而嘆曰讀是譜者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焉可以見天道福善之公焉可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焉夫君子之仕也為道之行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君子以為

恥而不以為榮公擢危科入詞林僉閩憲師太學蹶而復起起而復去原公之心豈不曰時不可徇祿不可竊與其曲學阿世失吾故步寧窮約終身以行吾志爾是故奉常之擢則辭宗伯之擢則辭高難進易退之節厲廉頑立懦之風所謂大有功於名教也是不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乎公當强仕

按原本强仕下缺一頁容補刻

年譜跋

嘉靖乙巳接授南司寇幕僚時函峯先生同部事一夕夢接先子授以昌黎公旨訣覺而語接遂以年譜託之後先生督京輔學政東巡謁昌黎乃與夢符因念先子遂成是帙遥附接曰先公之德沐海宇人人能述無俟于鶚者但與兄義重不能辭五載始成病與兄文故遲遲乃爾後序已屬峻谷首簡兄別請之何如適接丁母艱還浙先生轉浙文宗過蘭谿謁先子祠視疇昔之夢不爽毫髮豈名儒千里神交固亦有數存乎接不敏敬以始末

托諸先子門弟唐子鉞梓行用廣傳焉甲寅三月

十五日接百拜謹述

楓山章文懿公遺囑

南京禮部侍郎章懋今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欽蒙皇上聖旨懋德隆望重陞授南京禮部尚書照舊致仕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令義男齎本辭免續奉聖旨卿德望素著名實相孚新政之初正當簡任不允所辭欽此欽遵今老病日篤桑榆景迫恐不久生於世思得先妻郭氏所生二子長擴擴生子訢訢生子夔俱已早亡無後次接無所生子嗣止生一女已適郭愷而接亦逝亡矣常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幸小妾楊氏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子時生

得一子名之曰接年方四歲宗支有繼近憑諸友朱
隆姜麟鄭璀鄭緒董遵唐龍鄭某某朱時通為媒聘
定生員趙儲次女為婦戀未往南京之前已將渡瀆
祖業田地山塘悉分長男次男管業訖休致以來略
有俸餘買得河四十七都蕭田共八石四斗五升俱
係已田外地四片大小不等柏木一十三根栗樹一
根得分塘二口山一片坐落郭村壠口盡數撥與幼
男接管業外十二都嚴村坂無糧溪田約計四石上
下亦撥與接管業緣長次兩房俱已無嗣接雖幼係
是親男今將前田付接獨管專奉祭祀前任郡守趙

趙鶴叔鳴將在城久廢尼姑寺基一所勸懋出價一
十兩納府買管前地起造今所居樓屋在內前地界
至現有給帖為照俱撥接永遠居住接乃吾年老所
生恐不及耳提面命異日長成當學忠厚本分無忝
家世長次兩房既無後別無爭競如有繼嗣亦不得
爭競吾近日老病漸篤從族子姪并親戚諸友各勸
寫立遺囑但吾在病中不能一一親寫不得已口授
諸友為吾代書筆跡錯出示無私也眾議作一樣四
本一本付接一本付親姪參政拯一本付親家趙惟
用一本付諸友吾身雖有存歿然有參政拯與惟用

與諸友亦可以無顧憂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父禮部侍郎章懋　親姪廣東參政章拯

從姪生員章贄　章鏓　族姪行人章僑

門生

桂臨縣知縣朱隆　四川按察司僉事姜麟

楚雄府通判鄭擢　江浦縣知縣董遵

平江縣訓導鄭緒　陝西按察司副使唐龍

生員吳一源　郭塗　趙錫　舉人朱時通

良醫趙思桂　外孫趙紀　孫壻郭愷

親人郭聰　郭憲　監生董羣　已上俱押

館中舊藏楓山年譜上卷舊刻本字跡甚
劣下卷則鈔配者吾友
武之鄧郎屬為錄副寫官既竟因為校
閱一過怔忡舊疾正發殊草草也
庚子新秋五日記于江南圖書館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下卷

年譜

朱景英編

正統十二年丁卯一歲

是年六月初九日公生案公祭朱文鳴文云君生丙辰我卯在丁又案公生日有感詩云六月九日多鬱蒸我生初度衣相仍公先世以戍籍居京師父淳官翰林母劉太夫人

十三年戊辰二歲

十四年己巳三歲

景泰元年庚午四歲

案公本傳云四歲能作徑尺書景皇帝召試之甚

喜賜果鈔又案牧齋列朝詩傳云四歲舉神童景

皇帝抱置諸膝

二年辛未五歲

三年壬申六歲

景皇帝召見

四年癸酉七歲

公次弟東山以是年生案公侍御展公墓誌銘云

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精公啟廸

五年甲戌八歲

景皇帝再召見案列朝詩傳云公六歲八歲兩召

見講倚書大義命入京學案公邵先生墓表云東陽髫時籍順天府學爲生又陳先生墓誌銘云景泰初東陽以童子奉詔入奉天府學爲諸生

六年乙亥九歲

公三弟東川以是年生

七年丙子十歲

公母劉太夫人卒案公哭弟東山詩自注云先孺人棄世時東陽十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天順元年丁丑十一歲

二年戊寅十二歲

三年己卯十三歲

公四翁東濱以是年生繼母麻太夫人出

四年庚辰十四歲

五年辛巳十五歲

六年壬午十六歲

是年公舉順天鄉試案公京闈同年會詩序云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

七年癸未十七歲

案明紀編年是年春二月會試場屋災秋八月命禮部補行會試公中式

八年甲申十八歲

三月廷試公賜進士出身選翰林庶吉士案公學士栢詩序云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栢焉學士竹嵒柯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授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列

成化元年乙酉十九歲

是年授翰林編修案公翰林同年會賦云御水分隄仙家近闕支當作噩之年節應嘉平之月

二年丙戌二十歲

公官翰林編修

三年丁亥二十一歲

公官翰林編修

四年戊子二十二歲

公官翰林編修

五年己丑二十三歲

公官翰林編修是時公與同館謝鳴治鐸張亨父泰諸公切劘爲詩古文有李謝唱和同聲集當時又以李張並稱云

六年庚寅二十四歲

公官翰林編修

七年辛卯二十五歲

公官翰林編修

八年壬辰二十六歲

公官翰林編修是年公隨父歸茶陵省墓案公南行稿序云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族序讌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於朝蓋閱七月而畢事

九年癸巳二十七歲

公官翰林編修

十年甲午二十八歲

公官翰林編修是年公三舅東川没

十一年乙未二十九歲

公官翰林編修六月子兆先生十月繼室岳夫人卒夫人蒙泉岳公正之女案公哭舅東山詩骨月仍多病三年血淚流自注云甲午正月川亡乙未十月岳氏妻亡丙申五月山亡公元配劉氏卒繼娶岳氏最後娶成國公女朱氏其娶之年月皆不可攷

十二年丙申三十歲

ㄓ公講讀錄序云成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

講章又ㄓ公同年會詩序云成化丙申冬至日四

明章君元盈合同舉之在京師者得四十有一人

因析邵康節冬至詩爲韻各賦一詩而賠其二以

爲序予時助祭園陵不及與是年公次第東山沒

十三年丁酉三十一歲

公官翰林侍講

十四年戊戌三十二歲

公官翰林侍講

十五年己亥三十三歲

公官翰林侍講案公集有己亥中元陪祀山陵道
中奉和楊學士先生韻十首
十六年庚子三十四歲
公官翰林侍講是年秋公充應天鄉試考試官
十七年辛丑三十五歲
公官翰林侍講是年公有自止夜歸用陶韻詩案
公先考誥命碑陰記云東陽嘗雪夜歸自外不忍
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云朔風凜凜雪漫漫詩酒
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
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

十八年壬寅三十六歲
公官翰林侍講
十九年癸卯三十七歲
公同翰林侍講
二十年甲辰三十八歲
案公講讀錄序云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又
案公中元謁陵遇雨記云成化甲辰秋七月中元
節例分官助祭山陵與諭德張君謝君侍講商君
李君嘗赴長景二陵
二十一年乙巳三十九歲

公官翰林侍講學士

二十二年丙午四十歲

公官翰林侍講學士子兆同生朱夫人出秋八月充順天鄉試考試官十二月丁父淳憂案公誥命碑陰記云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

二十三年丁未四十一歲

公守制

宏治元年戊申四十二歲

公守制案公辭起復纂修本云宏治元年閏正月召修憲宗實錄公以喪具疏辭不赴

二年己酉四十三歲
四月服闋以從龍恩選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學
士是歲掌司經局印
三年庚戌四十四歲
實錄久不就緒內閣請公等四人校正公殫慮竭
力雖大寒暑不少輟是歲掌春坊印
四年辛亥四十五歲
八月實錄成陞大常寺少卿仍兼侍講學士是歲
署翰林院印
五年壬子四十六歲

始入日講拜經筵講書音節清暢特爲稱旨
六年癸丑四十七歲
奉命爲會試考官得弋陽汪俊爲第一松江顧清
第二諸名士猶多復奉命同傅文穆公教吉士業
時禮部缺侍郎廷薦兩以公名進是歲旱公應詔
上疏摘孟子中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者七條極論
其理而利疾得失以類附焉上之孝宗稱善
七年甲寅四十八歲
是年從閣臣請擢公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
內閣專典誥勅案公八年辭免重任本云去年仰

蒙聖恩陞授今職令在內閣專管誥勅輒欲具本
辭避但念誥勅一事或可勉強效勞

八年乙卯四十九歲

公官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與謝公遷同直文淵
閣叅預機務案列朝詩傳云八年以禮部左侍郎
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是年公次子兆同殤

九年丙辰五十歲

公官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擢禮部尚
書兼官如故特以內官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左
道惑亂公同大學士劉公健徐公溥謝公遷上疏

切諫

十年丁巳五十一歲

公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是年奉勅纂修大

明會典公充總裁

十一年戊午五十二歲

春二月進公太子少保兼官如故是年公四弟東

溟沒

十二年己未五十三歲

春二月公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充會試考試官

十三年庚申五十四歲

公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十四年辛酉五十五歲

公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公以疾上疏乞休不許閏七月長子兆先没案列朝詩傳云兆先字徵伯西涯先生之子也生十餘歲能爲詩古文詞驚其長老以廕爲國子生年二十七而夭天子爲致賻焉娶五經博士潘辰之女亦能詩後徵伯六年卒

十五年壬戌五十六歲

公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十六年癸亥五十七歲
大明會典成公有進表二月公進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復奉命修歷代通鑑纂要
十七年甲子五十八歲
公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是年重
建闕里廟成閏四月公奉命往祭五月上通達下
情本帝嘉納之案公東祀錄序云宏治己未宣聖
廟災有詔重建及今年甲子告成上以爲國家重
典用國學時祭之制遣內閣臣往祭而東陽實承

敕以行又云自發軔至返權爲日四十有七公定
闕里志踰年書成
十八年乙丑五十九歲
公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五月孝
宗崩公與劉公健謝公遷同受顧命
正德元年丙寅六十歲
進公少師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尋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通鑑纂要成公有進表
復奉敕修孝宗實錄二月三月十月公三上疏自
劾乞罷黜帝慰留之時劉瑾入亂政劉公大夏劾

瑾罪狀瑾欲置之死公爲解之遂釋怨

二年丁卯六十一歲

公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

三年戊辰六十二歲

八月公患鼻衄上疏辭不允

四年己巳六十三歲

五月進孝宗實錄

五年庚午六十四歲

進左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是年瑾伏誅

六年辛未六十五歲

公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六月七月公以老病乞休疏兩上不許時武宗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公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

七年壬申六十六歲

公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以京師及山陝各省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等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不聽河南

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戸公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
官時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
公力持不可帝坐乾清宮趣草勅公復陳十不便
狀終不奉詔明日內出旨竟以江彬邊兵入京
二月公上疏力乞休詔以本官致仕寫勅諭意賞
銀紵著有司時存問月給米八石歲撥人夫十名
應用仍廕子姪一人中書舍人
八年癸酉六十七歲
公致政家居正月賜公慶成宴卓面四月賜勅諭
一道及銀紵衣物公兩具本謝

九年甲戌六十八歲
公致政家居
十年乙亥六十九歲
公致政家居
十一年丙子七十歲
公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致政家居四年至是年七月二十日卒於第上聞贈太師謚文正塟京城西畏吾村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涯翁生平心迹余嘗於詩文中數數及之年譜之輯始
意主簡核惕甫既序刻於揚州綴以拙文復據麻太夫
八九十壽言冊證紀載之有訛失惕甫雄才卓識其言
或不誣余適來修書　殿閣逸文秘本往往而在因備
採涯翁事實釐爲七卷重鋟板於京師或且以徵引繁
富爲嫌然使識涯翁議涯翁者皆有所折衷焉此固區
區用心之所在與世所傳懷麓堂集本校刊殊不精漫
漶已久余欲刪其重複一其體例合前續稿甄綜之仍
釐爲百卷付剞劂氏年譜當附後以行未知此願何日

能償也嘉慶九年九月九日小西涯居士法式善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陶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年譜曩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佪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既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晚所著書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弗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然不徒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葢公之留未始非欲爲姚崇之應變不自意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常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既博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爛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諒當時者幷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敦雅其風尚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阯可尋墓祠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清蔭之堂雖幾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牆背高松依然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牖軸間淋漓如

濕余誠無所肖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删勘定其間執筆爲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爲之軒眉爲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嘉慶八年冬十月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之樗園

序

吾鄉李文正公事明孝宗武宗爲宰相不幸遭劉瑾李

廣亂政公居其間調護善類所全實多世或議公與衆

君子同其進不能與衆君子同其退然功亦在此衆君

子以名葢其功文正以功葢其名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固有待於論世知人者矣公文章詞翰照暎

當時懷麓堂集至今在世學者讀其言而哀其遇未嘗

不想見其人其風流藹被自宜有曠世相感者時帆先

生居近西涯考尋遺蹟表公之墓復公之祠爲公作生

日補圖詠不一而足比者仲冕入都訪先生於詩龕又

出所輯公年譜以示衷諸正史合諸本集旁摭稗編蒐羅佚闕無所不備遂覺公生平出處以若憂虞悔吝歌哭娛遊顯顯皆在目前蓋先生博學無方其於曩賢隧緒惻心勤力有如是者然先生獨以居近西涯愍傷湮墜猶且若是矧仲晃以鄉閭晩進後公三四百年一旦覩公年譜之成其於小雅詩人悠悠我里之思當如何矣乃從先生乞得持歸江南先生亦屬余更爲勘理會吏事敦迫居恒卒卒略加增省并錄先生所作西涯考及墓記祠記於後而登版刻行之俾將來有考惟先生於公有曠世之感仲晃於先生又有並世之幸相與求

公行事輯爲兹譜於以見功名與世俱逝獨文章之感
隨世而存世之讀是譜要豈無肎然長思而快然得公
於議論之外者哉
嘉慶癸亥秋九月長沙唐仲冕書於海州官舍

原書缺葉

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僞刲肉療母夜禱於神以刀寘盌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遷居海子之西涯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東陽父金吾衛軍徼時爲渡子日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然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饋食復歸膳翁姑耳李聞言憫之遂卻其渡值他日遇一叟告曰汝有善念汝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因指一山曰是中有白狐臥處汝可潛舉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果見白狐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

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葬之明日以告叟叟曰侯狐起自去乃佳爾今驚去當中衰然汝子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公竟無嗣劉侗帝京景物畧同

按三命通會載公生丁卯丁未巳巳乙亥又丁卯丁未癸亥巳未證以英宗實錄六月辛酉朔當從前說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四歲　本傳四歲能作徑尺書景皇帝召試之賜果鈔　凌廸知名世類苑東陽四歲能作大書順天府以神童薦人見文華殿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腳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上命給紙筆作麟鳳龜龍字抱

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鏹寶帝京景物略同

三年壬申

六歲　景皇帝召見

四年癸酉

七歲　次弟東山生　懷麓堂集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墓誌銘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藉公啟廸稍長因公爲外傅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

五年甲戌

八歲　名世類苑上召見李東陽試講尚書盍稷篇

惟荒度土功大義命隸京庠復賜鈔果

六年乙亥

九歲　三弟東川生

七年丙子

十歲　母劉太夫人卒　懷麓堂集哭弟東山詩注

先孺人棄世時東陽十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十一歲

三年己卯

十三歲　四弟東滇生繼母麻太夫人出

六年壬午

十六歲　順天鄉試中式　館閣漫錄八月庚午命翰林院修撰陳鑑劉宣爲順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京闈同年會詩序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

七年癸未

十七歲　會試中式　館閣漫錄二月戊辰大風試院火舉人死者甚衆禮部以聞上命改試於八月八月甲午禮部以會試請上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官　懷麓堂集貧

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章公神道碑公姓章氏諱軒字士昂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

八年甲申

十八歲　選庶吉士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

十九歲　授編修職　館閣漫錄八月辛丑擢庶吉士李東陽爲翰林院編修仍舊譯字

三年丁亥

二十一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八月丁巳

進英宗皇帝實錄賜稽考參對官編修李東陽等人白金二十四兩文綺二表裏羅衣一襲各升俸一級

六年庚寅

二十四歲　官翰林院編修　懷麓堂集是年有送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送周揚州序

八年壬辰

二十六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二月甲戌編修李東陽乞歸展墓許之　懷麓堂集南行稿序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

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於朝葢閱七月而畢事　留別京中諸友詩近奉綸出九天遠從閶闔望羣仙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吳船微官未敢輕離思不待秋風櫂已旋　荷木坪二十韻高祖處士府君墓　恭言奉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眇蕭瑟茲坪我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旁松江瀉其北從戎始北征家業隨蕩析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席還歸實父命錫類荷君澤艮辰展樽俎再拜掃榛

棘縣令具牲醪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側燎帛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寘庶用表里邑巢枝羈鳥性宦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輿豈在泉石眉山有遺恨潁水非仁澤糾結勞中心驅馳歎行役微官念廉監戾止遑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悽惻

麓堂詩話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釣爲致一詩曰京華旅舍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陛辭日見

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亭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懷麓堂集盈女生日（時其母亡一年矣）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懽長安閭裏月誰抱倚欄杆

十年甲午

二十八歲　陞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哭舍弟東川詩註甲午正月川亡　館閣漫錄十二月庚寅陞編修李東陽爲侍講仍支原任俸加一級以九年任

滿也

十一年乙未

二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姚孟粟墓誌銘　六月子兆先生　哭弟東山詩注乙未十月岳氏妻亡

醫戒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薾形日就憊醫謂爲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怪問

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予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噫是也葢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儻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爲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瘥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儻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十二年丙申

三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成

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　哭舍弟東山詩
注丙申五月山亡
十三年丁酉
三十一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賀陳先
生誕孫詩序　送施彥章通判黃州序
十四年戊戌
三十二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慶成宴有
述殿庭開宴引千官拜舞親承萬歲歡坐擁日華看
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青雲舊
侶班相望白雪非才和豈難十五年來無寸補一心

惟有向時丹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省闈分職重持衡十載趨陪兩度行滿地奎光天咫尺隔簾人語夜分明空中萬馬神俱驟海底遺珠夢亦驚科甲少年今老大恥將名姓託羣英　奉詔育材賦序成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八三月策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修撰編修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莅教事遵舊典也謹按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

古之遺意存焉葢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於歴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棨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親擇命學士解公縉莅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文忠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勲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典於斯爲盛皇上卽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科吉士遷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盬

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　是年有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君玉汝神道碑銘　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戴師文墓表　戊戌冬至初赴朝天宮習儀朝天宮闕路逶迤帝遣儒臣下赤墀禮重叔孫緜蕝地恩同文德押班時五更清漏聞雞早十里紅塵恨馬遲館局幸多閒歲月敢言筋力是吾私

十五年已亥

三十三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倪文僖公謙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謝君于高以詩約遊朝天宮是夜

雨闕四字　于高喜復以詩速客於是編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高韻各二首于高倡爲詩諸君輒和繼各倡一首又輒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內直詩皆如諸君之數已乃爲聯句文甫以事先歸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獨編修楊君惟立以詩報不至翌日始再和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瑢訂九日之約預約者郎中李君若虛屠君元勳及予予方有侍講陳君師召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謝之至日與諸君次第俱往沿楊柳灣歷萊園觀稻田臨海子望鐘鼓樓

訪桔槔亭故址留連竟日復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復爲聯句世賞先歸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燭續錄得十首於是合而書之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朝天僧寺惟慈恩爲勝慈恩即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爲尤勝獨朝天以于高主居雖不必景勝殆以人勝也是遊也皆以菊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晩所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今日之景且不必恃地以

爲勝而況物乎噫諸君非好道者耶出處聚散之情
張弛之義蓋于是存焉則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
爲序

十六年庚子

三十四歲　官翰林院侍講爲應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會合聯句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校文畢卽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詩　徐州洪蘇墨

亭書坡老石刻後序　金尚義墓誌銘

十七年辛丑

三十五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兵部郎

中喬君墓誌銘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辛丑十二月望日）吾生苦多欲有戒方一止胡爲省身戒又落多言裏古人不遠遊此義聞孔子又聞父母年可懼復可喜向來風雪夜偶闕問居起嚴訓當過庭微辭有深理爲憐僮僕勞當以人視已仁哉長者言爲利斯溥矣內觀恒惕若若在深淵涘朝出莫必歸盟言今日始　先考誥命碑陰記云東陽嘗雪夜歸自外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句云朔風凜凜雪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

十八年壬寅

三十六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觀懷素自序帖眞蹟東原博太史吾鄉上人老藏眞揮毫作字精入神金書石刻世已少況乃縑素隨風塵大江東南天萬里流落數顆驪龍珍百尺高門若深海腰絙欲入茫無津吳公好古得奇貨傳借數手來鄉鄰後堂開扃許坐我展卷故覺情相親嗟予生晚見亦晚三十六年空復春蘇黃二老尚莫覩猶喜未乏前生因向來摹本已酷似昔見其影今其眞臨池對影不自悶塗抹欲效西施顰願携紙墨就几格亟往不避

僮奴嗔餘光東壁幸不惜且復照我西家貧請君勿返連城璧留待他時慕藺人　除夕書懷壬寅十二月時已買太僕巷屋夜坐高堂席屢移老親懽在祇嬌兒貧甚苜蓿堆盤少長覺屠蘇到宴遲缺二字鶯花催客缺一字早看冰雪與春辭明年又卜新居去應憶城南守歲時

十九年癸卯

三十七歲　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年甲辰

三十八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

二十一年乙巳

三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有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二十二年丙午

四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爲順天鄉試考試官

子兆同生　懷麓堂集成化丙午五月十日東閣曉臥夢人以一男相饋六月九日初度得男家報至閣中其事始驗志喜二首儤直金坡筆硯餘忽傳芳事滿庭除官曹尙憶占熊夢仙島何曾礙鶴書三日

兩孫翁獨喜舍弟滇亦得男四句初度我還如犀錢未作通
家會織翠先過長者車坐撫新雛一笑餘勝從臺省
得新除閒門最陋堪旋馬舊業雖貧尚有書貴賤人
生眞漫爾賢愚天意定何如渠兄漸長資猶劣壯日
誰牽服賈車　順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鹿鳴宴
後有作二十年前宴鹿鳴京闈何意此持衡官厨飽
後心長怍天語來時夢亦驚敢謂文章眞妙選極知
榮寵是虛名賓筵既醉皆君德擬賦周詩竟不成
問白髭毛髮有白黑遲速亦有時我年四十强誰遣
白我髭謂子夙多病或者煩憂思髭生本髮類我髮

胡未知八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爲或言黑可返借問返者誰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頤　十二月辛丑以父喪去任

二十三年丁未

四十一歲守制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孝宗宏治戊申訖宏治乙丑計公年五十有九歲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

公四十二歲守制　館閣漫錄正月丙寅朔修憲宗皇帝實錄召南京翰林院侍讀曾彥楊守阯給假左諭德林瀚侍講謝鐸編修張元楨江瀾丁憂侍講學士李東陽右諭德陸簡編修梁儲劉忠鄧焲張天瑞檢討楊時暢馳驛赴京　二月己未先是以纂修

先帝實錄起復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官
至是東陽上疏乞服闋疾愈供職從之

二年己酉

四十三歲　免服補原官加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

懷麓堂集作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有宏治己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荅謝方石贈別詩

三年庚戌

四十四歲　官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宏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都憲屠公韻闈闥門深紫殿春先朝舊典一時新文

章妙極寰區遐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珍祥非物寶

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遥見鑪香上玉

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龍虎榜中新

得士鳳凰詔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御筆紅批

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躅下中台鑾坡兩

度沾恩宴猶憶先皇舊賜杯十八日聽傳臚有作金

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

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

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十九日恩榮

宴席上作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

晝下尙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闈撤漢科三日戰苑
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時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奉樸庵先生書東陽自服闋來再入史館文云今
年四十有四髭且半白矣

四年辛亥

四十五歲　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
堂集有兩畿錄刑詩序　館閣漫錄八月丁卯上表
進憲宗實錄是日賜纂修兼校正官南京國子監祭
酒李傑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等
人白金三十兩文錦三表裏羅衣一襲升李東陽爲

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五年壬子

四十六歲　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宏治五年五月初四日進講孟子

六年癸丑

四十七歲　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爲會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癸丑會試錄序　癸丑閏五月七日見蝗詩云西日照城東飛蝗忽蔽空聲如挾風雨勢若走見童老眼何曾見殘年未擬豐憂勤正雲漢佐默可能通　本傳旱災求言李東陽條摘

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　唐鶴徵輔世編會久旱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瘝曠實有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

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宏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繇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

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宫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即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繙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

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
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憊嗟怨不
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
墳等處特令儹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
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再圖
修治其餘不急之物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
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

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貴苟據圖按籍計日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急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

泛差役逾額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
乃萬事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
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
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
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
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
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竊見山東等處災傷已
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
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糴賣計歲

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淸等處水次倉納分令收糧委官監糴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糴還後年運冊分帶至京在糶糴之間稍加調停腳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況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蚤還暫息以圖後功未必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竊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緜歲月冤號之聲震

動遠邇夫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除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竄閧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顚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

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士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乏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愜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愼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倘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

條旁引醫症縱令事覺秖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甦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

增令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設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下御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弟敘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狂直一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竊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

爲私謀求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肯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肯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

凡懷挾仇忿故爲誣衊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
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
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
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
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
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
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
筵以來未嘗有此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
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
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

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卽是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炤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司議處以聞　懷麓堂集學士柏詩序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柏焉學士竹嵒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申春詔校諸吉士業東陽忝在十八人之列後三年

爲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兹柏其初僅三尺强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莆被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柏已踰二丈鬱然對峙其風致不減於前而幹格有加宏治癸丑東陽爲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

七年甲寅

四十八歲　擢禮部右侍郎專管內閣誥敕　懷麓堂集三月二十六日進講孟子　八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十四日俱進講　作南京太常寺卿陳公音神道碑銘

八年乙卯

四十九歲　官禮部右侍郎供事內閣　館閣漫錄

二月戊辰李東陽疏辭內閣之命上不允　輔世綱

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　次

子兆同殤　懷麓堂集作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陸公簡墓誌銘

九年丙辰

五十歲　官禮部右侍郎充廷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有進士題名記　日下舊聞宏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文按宏治十六年公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題名碑記或即是年補作故與丙辰年不合

懷麓堂集宏治九年四月初七日進講孟子

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三日十月初八日俱進講　作戶部左侍郎吳公原道神道碑銘

十年丁巳

五十一歲　官禮部右侍郎　懷麓堂集有宏治丁巳春丁代祀孔子廟廷詩　館閣漫錄三月戊申勅大學士李東陽與修大明會典　甲子經筵畢上遣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擬批以進上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或刪一二句中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

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從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既又指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賜茶而退葢自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云　輔世編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被寵東陽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州知州劉遜逮繫科道連名申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捄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館閣漫錄八月已未命李東陽之子兆先爲國子監生從其請也　懷麓堂集作金華府鄉賢祠記

十一年戊午

五十二歲　輔世編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懷麓堂集宏治十一年九月初二日經筵春坊亦開講車駕復臨幸焉文華紀事詩云兩筵開共及嘉辰三度文華集講臣鶴駕暫停當殿午龍顏一顧滿墀春經傳聖學淵源近地接天家雨露均明日宮壺重拜賜願將涓滴報皇仁

館閣漫錄十月乙亥曉刻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寢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時大學士

劉健有事於山西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宣鴻臚寺免朝一日 十一月癸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以清寧宮災引咎乞致仕上不允 懷麓堂集亡弟東溟壙誌銘嗚呼吾弟乃遽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出也劉母早棄養山川次第俱夭及吾父見背時吾弟尚幼今其年纔四十而遽死也 內閣行實清寧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慢天之說或以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囚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聖心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寺僧人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輔世編同

懷麓堂集作重建茶陵州學記重建深州廟學記

十二年己未

五十三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充會試考試官　館閣漫錄正月乙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言日者監生江瑢奏近來災異數見皆由臣等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排抑勝己所致仰惟我太祖定制雖不立宰相而太宗以來專任內閣委以腹心俾參機務與諸司異誠不可處非其人臣等俱以庸愚濫膺簡用才小任重勉强支持夙夜徒勤分寸無補頃因災異引咎乞休仰承優詔未允罷歸及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奏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項官員連章累牘至再至三節奉聖斷照舊存留不動其間所言枉曲者固有得實者豈無其人

差惧者不乏切直者亦所嘗聽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開國至今未有此事是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綱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懷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揆之理勢殆有由然若其言之當否意之公私則有聖明在上公論在下臣等但知省身思過而已遑卹其他且嘗聞之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大臣常分亦臣等素心方今英俊滿朝實多勝已豈可久妨賢路以干誤國之誅上曰朕以卿等調元輔導豈因小人非言輙便求退不允所辭宜

安意辨事江瑢排斥大臣錦衣衛逮送鎮撫司究問

十三年庚申

五十四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四月壬子兵部擬罷張懋等兵柄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懋等諸疏顧問以次裁決丙辰上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手勅行之　懷麓堂集庚申郊壇分獻得星辰一壇星壇東望隔重城複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煙雲春散歛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

高徹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十四年辛酉

五十五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五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以疾辭位至是復上疏懇乞致仕上曰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毋再固辭　八月丁未釋奠先師孔子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行禮先是遣大學士李東陽會東陽有子兆先病以喪告改命寬上特遣太監甯誠至東陽家慰諭賜銀五十兩爲兆先賻令治喪畢速出供職　懷麓堂集作兒子

兆先墓志銘　朱景英年譜兆先字徵伯西涯先生之子也生十餘歲能爲詩古文辭以蔭爲國子生年二十七天天子爲致賻焉娶五經博士潘辰女亦能詩後徵伯六年卒

十五年壬戌

五十六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八月乙丑繼子兆蕃補蔭爲國子監生從其請也　十一月丁丑以東宮講讀勞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

十六年癸亥

五十七歲　纂修大明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賜蟒自此始　懷麓堂集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衰年重調攝食飲藉牙齒齒疏牙亦落此事但何已物象榮乃枯氣淺行必止終應讓舌柔幸免爲脣恥存者肉還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任屬已及其旣落後如拋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飄然無著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眞誤矣

昌黎落六七我亦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
我牙信已衰我齒健何恃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爾
浮危每自累頓脫驚相視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
百骸念全歸萬事難具美吾當慎其餘告汝二三子

十七年甲子

五十八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閏四月辛酉朔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立碑
懷麓堂集有祭尼山廟文謁尼山廟詩　本傳重
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

亢[illegible]淮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褐餓者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覩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

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
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
貨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搯擊河
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
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司道不
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
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
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雖詔旨頻
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庭貫咸[illegible]肘果歲經
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疏

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令悉付所司　館閣
漫錄五月甲寅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以災變乞
休致上曰災異示戒正宜上下交修卿職司輔導方
切倚毗豈可求退所辭不允　己未李東陽復上疏
乞休退上曰朕方圖新政理卿宜盡心匡輔毋再引
咎固求退休　十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　辛巳李東陽復乞致仕不允　懷麓堂集作
紀行雜志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復畏吾村舊
塋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將合葬告先妣
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兆先文　遷葬告

曾祖考妣文

十八年乙丑

五十九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十八年正月大學士李東陽以病在告滿三月移文欲如例住俸戶部爲請上命俸不必住令安心調理　治世餘聞宏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上召至煖閣健等奏曰今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極

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上曰夾帶弊誠有之𨓜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𨓜因奏曰臣聞國初行茶馬法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

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上思治勵精如此　五月庚寅上大漸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東暖閣上燕服坐御榻上健等入叩頭問安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而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幸寬心調理上自敘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記錄

於是太監扶安李章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榻前陳
寬蕭敬李榮跪床下上命義書曰朕昔侍太皇太后
宮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
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正位東宮年已
長成壬器婚配不可久虛可於今年舉行皆逐句宣
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曰先生輩輔
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先生輩可
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
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皇上寬心少慮
以膺萬福語久玉堂漸凊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

數百言不能悉記時距升遐僅一日云　六月己未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皇上嗣登寶位賞臣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近聞戶部奏減親王及文武官員例賞而臣等獨受厚賜心實不安請辭免上曰此先朝故事勿辭　辛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復辭登極賞賜不允　七月戊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左柱國食正一品俸與誥命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健等合疏懇辭不允　八月

乙丑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階光祿大夫勲柱國仍錫已身并曾祖父母祖
父母父母妻誥命　十二月丁巳修孝宗皇帝實錄
命大學士李東陽爲總裁　懷麓堂集彙句後錄小
引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
閱月自度衰疾三上疏乞休弗獲幽情欝思欲托之
吟諷而未能者略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
問遺亦藉爲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略具常檢往
年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爲帙以藏

葢雖一時情興所至無關大政然戲而不爲虐談而不爲駮感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武宗正德丙寅訖正德庚午計公年六十有四歲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公六十歲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壬子初開經筵上御文華殿諸有事於經筵者盛服左右侍大學士李東陽講大學首章謝遷講堯典首章講畢賜宴左順門并賜知經筵侍班大臣及執事官白金寶鈔綵緞表裏有

差　戊辰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遂一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敢昧死爲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淸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旣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皇親之家旣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

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
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譌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
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官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
對質者皆小官賤人又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
不行壞名器縻廩祿皆不知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
之壞極矣神英侵買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
劾下巡按御史勘實乃占恡其子不甘就鞫欲并釋
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有微功亦
當別爲議處若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
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

極矣御用監書篆鈌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曹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貧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僥倖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也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横邊夷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未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春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國誤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

癸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

等痛心切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遐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晝殺人西北諸邊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頹敗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不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書

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更夕改迄無寧日百
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
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
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
罔聞知事在於近幸外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
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
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
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
能壹壹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
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
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
報使臣等趦趄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不寧
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瀆
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蔡
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
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
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
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且貽笑
方來用是共瀝悃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兹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曰卿等切切爲治之心朕已知悉事待斟酌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　丁丑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極言政事闕失十事上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退上俱不允　三月甲申視國子監是日上具皮弁服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等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禮畢幸彝倫堂講書

還宮　十月戊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謝遷求去位許之先是健遷與李東陽以內
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等
蠱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司禮監太監陳
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閑
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
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變倖若此他日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寬等乃辭去其意未決而
岳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有潙羣

之謀將請于上有所處八人者知之以瑾尤巧佞狠戾敢於爲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與執事以爲脫禍固寵計是夜瑾遂傳命榜笞岳亨智於內門遣之南行時健等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而岳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乃泄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健等知事不可爲即日疏辭政柄故事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於是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雖賜敕給驛命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給役八人猶循舊

典而殊無眷戀之恩矣一時朝野聞二老之去莫不追傷先帝顧命歎訝流涕而不能已壽岳亭行至臨清瑾使人殺之惟智幸免焉　己未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上曰卿等受先帝顧命託以匡弼葢欲隆政治也上天垂戒朕自當省卿可安心供職以副委任毋再固辭先是請誅瑾等疏實東陽秉筆苐太監陳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爲事不由之故與健等同日具疏求去而東陽獨留人亦幸其留云　庚申大學士李東陽復奏臣昨與劉健謝遷同乞罷任臣獨被

留以臣較之二臣病尤多而才獨劣若依棲眷戀苟
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皇顧命之重內
批荅曰具陳休致臣下職也而黜陟人才朝廷自有
公論卿有疾宜善加調理勉副重託愼勿固辭　辛
酉東陽復奏乞暫免朝叅晝日扶病入閣供事許之
　己巳聽文淵閣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內閣雖與
聞機務而不得專進退百官之權兼掌部印實芳所
欲也大學士李東陽與芳有同年之契知事體不可
爲芳忠告於是芳乃懇辭　十一月癸巳李東陽上
疏乞休且曰謂可以適情遂志則臣之愚戇有所未

能猶欲其替否拾遺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强展轉日久誠不自安上慰留不允　十二月庚申加少傅兼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焦芳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鏊為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於是東陽上疏辭乞致仕上曰卿累朝耆碩輔導有年勞績顯著特兹加秩朕倚託方重顧可引疾求退乎不允芳鏊亦各上疏辭上並荅曰卿老成端謹中外素聞兹故加秩正期匡輔朕躬以隆治

道其勿復辭　辛未大學士李東陽再疏懇辭加職以爲和氣上干分當策免今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多負禮義之初心虧廉耻之大節此臣心愈不安而病日加重者也不許　懷麓堂集有正德元年二月二日初開經筵紀事詩　二月十五日親耕耤田時陪禮先農預九推之列紀事詩　通紀正德元年上倦于政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滛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身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闘之

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夘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天人稍慰不聽

玉堂叢話焦芳入閣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與李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荅曰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

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
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
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
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
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
乎芳乃辭部事
二年丁卯
六十一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六月丁酉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李東陽等於文華殿進呈賜宴禮部　七月癸卯司

禮監官持通鑑纂要至內閣傳示聖意任刊板本中
官督刊刻者檢其中有一二頁裝潢顛倒復持至欲
更定其序是日值大學士李東陽家居惟同官焦芳
王鏊在閣芳以爲編纂總於東陽非已責慢其人不
加禮遇其人怒遂以白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集
府部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徧摘其中字畫之濃淡
不均及微有差訛者百餘處以爲罪給事中潘鐸御
史楊武等遂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機等受
命編纂光祿寺卿周文通等職專謄寫不能研精其
事俱宜究治東陽等失於檢點責亦難辭瑾矯詔令

所司覈贍寫官姓名以聞於是東陽等認罪有旨勿
問　八月丙戌手勑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加俸一級　戊戌大學士李東
陽辭加俸不許　懷麓堂集有作工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曾公鑑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
序　重恩堂記　繼世紀聞是年殿試賜呂柟爲狀
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莆田人有文名甫二
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爲姪婿於是僕從鞍
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縱酒不檢瑾
薄之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請假歸卒于

逸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无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爲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爲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始焦黃中劉仁等蕆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竒私其鄉里于是有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疏請釐正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濶當增李不肯從後二年悉改正　輔世編正德二年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司卿崔濬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枷號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侍閣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廝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慴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軼羣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

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憲朝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
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
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爲庶
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
宮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
令禮部斟酌他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禮不可闕以存
皇上敬老念舊之心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事給
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等忤瑾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
疏救之獲釋爲民都御史楊一淸逮繫至東陽又力

捄之

三年戊辰

六十二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廷試讀卷官　輔世編三年六月壬辰蚤朝罷侍班御史奏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乃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傳旨令跪赤日中瑾等面詰莫承申刻詔下獄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宄計正須於稠人廣衆中掩其形迹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絏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

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上從之是日暴而死者
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仲暍
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凡逃軍窩主鄰佑皆籍沒充
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强盜并其家屬發遣充軍
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
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
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八乞照例陞土官巡檢都察
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鄰佑皆照新例籍沒
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
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

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一二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鄰佑火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并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浥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

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賠補虧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斥如各處見差官校眞僞莫分聞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撫按問擬前項官校罷其差出眞者不差則僞者無繇而作疏入上深嘉之見逃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就令該部斟酌以聞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廹文臣凡有公錯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實邊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士大夫坐是破

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
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
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與其在邊關不若令于
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機
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
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
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令
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司管糾劾問
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葢分而不專此祖
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

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生又如舊有草寇間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係非細今革去巡撫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有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

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
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贓起大獄欲寘之死東陽乃
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
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
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劵子孫皆免死豈
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
和鄧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曾厮
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
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
不絶遂以爲萬世之功葢足食然後足兵當時餉不

繼雖百張良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
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　七月甲申戶
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所奏言各處管理糧草俱
有專官其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領其事果有侵
盜自宜如法追賠若止是督理不嚴宜從寬減或罷
黜不用內批糧草重務巡撫督理等官委託非輕既
治邊無方以致浥爛糠秕百有餘萬及事發罪坐倉
官小民監追至死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叅贊總督
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之

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闕猶有不能盡筆者似此越律之罪不治奚爲然東陽等所奏止糧餉而逆瑾矯旨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其專權亂政強辯如此　十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懷麓堂集太原宋生灝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贈之以詩時生已授廣平通判矣正德三年十二月三日太原宋生得心畫點染毫端付金石寶賢堂晉府上古名書一一親會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薦三入長安人未識喬卿篆刻初入室數紙西來榻新墨嗟予相字如相馬肯向驪黃

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唐書飽探索殘篇斷楮空塵埃生也見之三歎息摹朱勒石不辭勞細入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晩歲冰霜肉緇折當其腕指所至時意匠心師兩無跡長安俗工不解意僅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不早亦非遲猶及儒生頭半白須知絕代有名家兼爲私門存手澤五百揚雄豈待年三千薦福空論直生今作倅當饑府方以文章爲吏飾他日編成却寄渠書中定有長相憶

四年己巳

六十三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等言四夷館教師必番字番語與漢字文義俱通故事於本館推選或於各邊訪保頭來教師多缺宜令本館提督官從公考選送內閣覆試仍乞勅陝西雲南鎮巡等官訪取精曉韃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語文字兼通漢字之人照例起送赴部量授官職與本館教師相兼教習務使譯學有傳不致臨期誤事詔可

三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翰林院雖間有本院自考之例但議論貴公法令貴一請收回成命責在所司令本院掌印官會同吏部考察使內外彼此

入無異言從之　癸丑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謂屢省乃成陳力者止故省身者必審進退之宜而行法者必一內外之體臣遭逢列聖攀附六龍顧駑駘不進蒲柳先零每當臥病之期輒上乞骸之疏勉留優詔動必至於再三報稱微勞竟莫施於尺寸歲年滋邁筋力愈衰況自今春以來雨澤未施爕理無狀今考察有老疾之條而責任分大小之等仰冀聖恩先賜罷黜則公道易行法令不二陛下保全舊臣之盛德固極盡而無遺而臣終始一節之素心亦庶幾其不失矣疏上慰留不允　四月壬午孝宗實錄成

總裁大學士焦芳人品庸劣不爲士論所重宏治間垂涎台鼎至是附瑾獲柄用與操史筆凡所襃貶一任已私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皆稱許以爲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詆誣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皆不敢爲異同故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補於將來之語云以纂修實錄成賞監修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焦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廷和各銀五十兩紵絲羅共六表裏鞍馬一匹

五月戊戌纂修孝廟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又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陞及守制未陞者與到館日期上之詔纂修實錄重事也其郎照例擬陞職等第以聞且謂先年劉健等以編修會典爲名多所糜費已陞之職俱革之其書令大學士李東陽等覆視更定瑾欲裁抑儒臣謂舊例纂修陞秩爲過故先革其所已陞者而復加之以示己恩談者又謂焦芳不欲東陽軋己乃導瑾爲此舉云 丙午以纂修孝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正一品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焦芳爲少師兼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楊廷和俸二級各疏辭不允　懷麓堂集
恭進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
時雨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有
也寶冊雲輿次第登殿頭飛雨過觚棱衣冠夾陛班
初引衮舃迎門座始升五載音容思玉几萬年功德
付金縢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先皇恐未能　西苑
茇稿紀事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事畢尚膳供
宴是日入西苑門望南臺登廣寒殿過芭蕉園而還

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頭萬炬烟天上六丁元下取入間一字不輕傳先朝故事非今日內苑淸遊亦勝緣却上廣寒雲霧裏禁城東指是文淵

五年庚午

六十四歲 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輔世編五年春久旱風霾雨降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盡釋逃軍强盜私鹽窩主鄰佑之充軍擺站及枷號者强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懽聲動地所以

安人心囘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
府逃校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
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照例釋放傾使假銀僞造印信
舉放私債較之强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
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照本律問罪犯該充軍
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往者查有親男照例發遣
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
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
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
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錦衣衛見

監死罪重囚除强盜已有旨其餘乞炤遞年熱審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死罪重囚亦炤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爲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無不扳指寃抑見問並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日罪有所歸再炤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須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永爲遵守上批荅曰朕覽卿所言皆有禆於治理

具見為國至意當悉而行之會寘鐇之變朝廷命將
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
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
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
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因
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自容矣因
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瑾乃語塞 館閣漫錄五月
壬午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六月乙酉朔李
東陽復乞休不允 八月戊戌大學士李東陽疏言
臣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

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眞僞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苟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斥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旨放歸田里

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綵

學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張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 九月癸酉以寧夏叛逆既平內閣輔臣運籌有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特進左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各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廕東陽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廷和子恒爲中書舍人 十一月辛未南京監察御史張芹上疏

一日朝廷以叛亂既平論功行賞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勳階廕子遠近聞之莫不駭異臣惟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邇者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及其惡迹既著若出力與之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幸而得禍諒亦不至於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及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果斷任用得人不動聲色潛消禍變東陽又得冒功以受恩賞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東陽受先帝之託以輔陛下乃使瑾得以恣

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以贖罪耳
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得攘爲己功而冒賞乎
臣竊見今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姦邪者
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叨恩
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乞將東陽即賜罷
黜或待其自陳准令致仕與凡廕子恩澤並賜追奪
庶有以勵臣子之節而可以爲天下勸矣上曰芹久
居言路瑾亂政時畏避緘默今旣明示典法乃掇拾
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著比來
寧夏旣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瑾之功

恣意妄說郎令具實以聞東陽宜仍舊供事愼勿動懷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　乙亥大學士李東陽乞休上疏曰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休致仰屢德音曲加慰留臣捫心內省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臣見六十四歲歷事列聖四十七年忝預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至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聖質方沖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

是懷憂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於自遂幸遇陛下聰明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日及此不圖更復何待比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瑾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廕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垂涕及手勅既下加臣特進左柱國廕臣男爲尚寶司丞臣即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三頒過涯逾分傳聞遠外實駭羣情其言禮貌之屈

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覽若不能早退又不能力辭此二端切中臣病況臣揣己量力見可知難盛滿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久蒙罪責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求備之議哉伏望聖慈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令其照舊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感佩於無窮矣上曰卿輔政有年清忠純謹中外共知引疾乞休乃至累牘先帝與朕爲天下慰留今大姦既去朝廷圖新治理倚毗正切豈可偶以人言遽欲求去吏部即往諭朕意大臣義

當體國宜勉起供事賞功推廕皆係舊典李兆蕃已錄用亦不准辭　己卯大學士李東陽復上疏曰臣近者再乞致仕并辭免恩廕復蒙聖恩俯加慰藉仍令吏部宣諭聖意責以體國之義又遣內臣頒賜羊酒丁寧委曲出於常格顧臣何人而克當此但犬馬之私猶有不容已者臣聞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備員內閣一十六年辭免者二十有四非不知簡任之隆顧託之重但念輔導無狀報稱未能與其假委質之名不若甘守身之節一身不治安能理庶務之繁衆論未諧何以班百僚之首若廕子之恩固是舊典

殊爲勳勞如臣事不足以償直德不足以懋官而乃以穉子置清要匪獨身蒙其恥尤當世受其慙禮義所關誠非細故伏望聖明遂臣初請並收成命以風勵有官其於新政不爲無助上曰卿朝廷元臣輔導年久績效茂著衆論攸歸況年力未衰宜念先帝顧託及朕懇切諭留之意勉起視事以匡新政報功恩廕前命已下毋再固辭

十二月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言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顧命或荷蒙簡任深憂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陛下勵精新政大姦已去孝理方隆天下欣欣相告皆以爲太

平之治指日可致但事有關於國家社稷臣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國生無以報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爲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年而後定何其勞也太宗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業罔怠以致今日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聖慮所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

五年間陛下春秋鼎盛而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且懼也伏望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能近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隆我國家億萬年之業矣上曰卿等所言足見忠君愛國至意朕已喻之矣其尚一乃心力共圖治理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

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此法史能兼遂以付史館　本傳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八　內閣行實劉瑾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武皇怒甚欲降敕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

及者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正德辛未訖正德丙子計公年七十卒

武宗正德六年辛未

公六十五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館閣漫錄

二月己亥大學士李東陽等言今早發下工部所奏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剝削殆盡在處災傷四方盜起況京營軍士摘發做工終歲不

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誠可痛心乞將不急工程暫且停止臣等惟工部所言固爲激切內添蓋豹房一事尤爲緊要謹昧死爲陛下言之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創建寺宇之意臣等竊念寺觀乃異端之教聖王之所必禁國朝之所姑存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並無禁中創造寺觀事例傳之史冊非徒上累聖德亦無以垂法將來況番僧人等往來混雜又恐無賴之徒因爲詐冒萬一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

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竊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宏治欲於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天下傳之史冊書之以爲聖朝美事伏望聖明仰體二聖之謨俯垂鑒納將前項工程卽賜停止其於不急之務大加減節以正國體以慰生民不報　六月辛丑大學士李東陽以老疾乞休言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且官列三孤職司輔導而神思荒落不能效謀慮之勤精誠未孚無以爲感格之地伏望聖慈憫其衰病乞骸骨以盡餘生上曰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

望天下共知迹作議論允爲國華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宜體朕情亟起視事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　七月壬子李東陽上疏乞休言膺至重之任者必有非常之才而又濟之以有餘之力二者不可缺一今臣以章句腐儒甲科常格兼之子女天喪哭泣傷多眼目昏暗咫尺之間莫辨文字且朝廷之典年老有疾例不入壇臣之一身兼是二者使之居具瞻之地爲百僚之首雖欲求職之不曠不可得也仰祈矜察放歸田里俾大臣無固祿之譏國家無妨賢之病上不許　乙丑李東陽復上疏乞休言自屢

告請以來病日深而憂日至老而無嗣隻影自隨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一身一家之私猶不足言陛下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所係甚重昔孝宗皇帝親憑玉几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臣面承顧命夙夜於衷比之尋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無過於臣臣之所當言亦無急於此若復因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帝諛國之罪萬死莫贖伏冀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之勤高拱清穆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以保聖躬以延嗣續允望憫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忠懇

之言止於如此俾之休致以盡餘生上曰朕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情卿受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宜强起視事副朕倚毗至願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十一月癸酉大學士李東陽九歲考績吏部以聞上曰東陽輔導三朝勤勞備至勳德懋昭今以一品九年奏績可降勅褒諭令兼食大學士祿仍舊供事錫之誥命宴于禮部　甲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曰臣以九年考滿伏荷綸音寵眷殊至臣進身宮保以歷三孤厚顏首班遂經九載謀猷入告無補於君心政令外

施罔裨於宸斷自考無功理當殿黜即今水旱相仍
生民窮困畿甸東南盜賊蠭起京城內外地震有聲
咎責所歸義當策免況年齡衰暮病疾纏緜每遇加
恩輒增慚懼屢經辭職曲荷勉留徒以四方多事未
敢言私而日負初心蒞無後效豈意封章再錫月俸
兼支華以璽書之賜宴會之須顧臣蹇劣豈復堪之
且當蠲租免稅之日而冐給俸糧當減膳徹樂之時
而濫沾宴錫固知優崇內閣出自聖心眷遇儒臣亦
有故事但臣非其人而今非其時也乞收回成命止
令仍舊供職庶可輸報德之私亦少免素餐之咎疏

入上曰朕以卿輔導元臣功在朝廷望隆中外九載考績爲國增重特加恩錫以示優崇卿具疏辭免已悉誠悃此累朝眷遇輔臣故事可勉副朕意毋再辭

丙子大學士李東陽以賜宴禮部辭上曰朕以卿壽俊元臣一品九載朝廷盛事乃循舊典賜宴禮部而卿屢以修省爲言重違雅志特允所辭　懷麓堂集正德辛未五月初七日詩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還作雨馬嘶沙苑尙思風碧桃宴已歸天上玉几言猶似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不勝擬望朶雲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感

之足戒一律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平地紅塵起白波直從青兗到黃河幾州村落人烟少千里川原殺氣多漢帥屢傳師出令邊兵先試凱旋歌白頭中夜長憂國何日蒼生息荷戈　偶得南宮多景樓詩一首筆墨清潤蓋得意書也因憶篴菴博古好學而此詩此景又其所卜居地舉以贈之復追次前韻二首書于卷後予遊江南常登此樓目擊其勝及篴菴旣定居而陽羨之田已棄坐月亭中無我足跡他日展玩間未必不憮然太息也　正德辛未六月望日

孔氏女卒已閱歲錢郎中榮自錫山以詩來慰憶自

亡兒之喪吊輓者屢至而今僅得此悵然感之因次
其韻二首以自慰浮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登謂東
門恨翻爲丞叔悲歐祭女文云於家有一日之愛兮于汝有終身之悲望深猶
駐目話久或停卮爲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軒蓋寧
覛日輀旌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既樂轉成悲遠道無
時紼荒林有酹卮幽魂如不死應起望雲思

七年壬申

六十六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甲申大學士
李東陽以老病乞休不許　三月丙午大學士李東

陽等言頃奉旨令所司預備經筵臣等聞命忻躍卽令講官預備講讀拱候經月未蒙宣召惟聖學與君德相關經史乃政化所出自古帝王視爲首務本朝列聖定有成規經筵以十日爲期日講則每日從事葢欲功無間斷庶幾學有光明伏覩陛下聰明剛健卓冠羣倫自春宮進學之時至正德紀元之始躬親誦記默聽敷陳比歲以來漸殊于舊臣等或祗承顧命有常常請出之言或同被簡知有職專提調之任陳力不能已負扶持之責受直怠事難逃貨器之譏况外患之未平豈內修之可緩用是仰祈萬乘俯鑒

寸心數御講筵特修故事使臣等得以開陳講說上
啟宸聰徵聖賢有用之言保宗社無疆之業天下幸
甚不報　四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伏見
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及山陝福建雲南等
處相繼地震竊聞天人相應理有必然上下交修道
須兩盡孤卿之任非諸司比故周官燮理不備惟人
漢庭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
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
能盡啟沃之功早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預備從
之列宗廟社稷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

奔走之事而歳時奠獻但遣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盜賊肆行江西四川累歳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侵擾京畿略無畏忌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候罷黜尤望淵衷朗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饗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食有節頤養聖

躬茂隆國本以上囘天意下結民心則列聖開創之難先皇付託之重可以永保於無疆之休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　閏五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疏乞致仕上曰先帝顧命委重於卿明訓具在其何忍忘朕知卿才優力稱不惜懇留正欲補益太政吏部卽往諭此意可亟出勿復辭　丙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又乞休退上曰卿連章求退至情已悉但時方多事朕爲天下留卿元臣進退所關甚大有疾宜善調攝其亟出以副眷懷　六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言臣自五月抱病三疏乞休雖報國之心無

窮而趨事之力有限伏冀恕不能之往咎貸未死之
餘生特許致仕上曰卿累朝元臣勳德隆重出處所
關不輕近屢引疾朕已具悉特令吏部諭意懇爲天
下留卿宜體至情勉力以慰人望愼勿再辭　七月
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以病滿三月例當停俸吏部爲
上不許且令吏部諭意俾亟出視事　辛亥大學士
李東陽乞休致上曰卿耆德元臣中外倚重疾已向
痊宜卒先庶職何事固求退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
勉爲朕起以慰輿望勿再辭　九月丁酉大學士李
東陽等奏昨手勅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賊平內

閣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臣等聞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賞者朝廷之大典佐令代言者儒臣之常職比年以來谷處地方盜賊蠭起上厪宵旰命將出師寒暑再更兵食俱困臣等職居禁近責在匡持不能制亂於先幾又不克收功於一旦曠瘝之咎實所難辭幸遇陛下聖武神謨天人協相將臣効力逆黨就誅臣等厚祿高官安居飽食甲兵未被筆舌何功況武職之官必由軍功除授豈有徒操文墨輒可廕及子孫揆公

議以難容撫私心而自愧除銀幣臣等仰體聖心所不敢辭已望闕祇領其廕子恩典斷不敢受得旨頃年盜起小民失業卿等出謀畫策以致平安特官一子以酬爾勞可不必辭　十月甲辰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臣等一再具疏辭免恩廕未蒙俞允臣等任非督戰職異典兵禁近從容未嘗親與驅馳之苦文墨議論安敢冒承矢石之功皇上雖曲賜寵嘉臣子宜自知分限在已既知不可物議其將謂何義實未安事非虛讓設若堅辭而未允則將引避以自明伏望俯鑒悃誠收回綸命庶少全退讓之節抑以長廉靜

之風命下吏兵二部議以仰杖天威蕩平妖孽亦由
內閣黙贊機猷特賜恩廕誠不爲過但東陽等連章
懇避實出悃誠雖聖恩之慰諭益勤而各官之情詞
愈廹竊惟錄功酬勞者天子之仁崇謙敦讓者大臣
之義乞鑒其悃情別賜定處詔改廕六品文職令毋
再辭　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伏蒙聖恩錄臣
等子姪一人改廕文職竊惟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
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
佑人歸僅成克捷奸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
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

功則川陝湖廣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廕子誠
所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懇乞天
恩並收成命感德受恩實過於受廕萬萬矣上曰朕
以鄉等勞勩特廕武臣堅志不受今改文秩可不必
辭　癸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臣等再承恩廕累
具辭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
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
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
輔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
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議

論之關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
恩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冐格外非常之賞況
臣等或已廕錄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
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
望聖明俯從愚請竝收成命以慰憂惶上始許之
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辭免兼俸疏曰伏奉手勑連年
兵燹卿等指顧籌畫勞勩實多廕子一官以伸朕念
今又懇辭特允所請遂各加進階一職李東陽兼支
尚書俸餘俱仍舊欽此臣仰荷聖慈許辭廕錄轉承
親命益切憂惶竊惟官不量才固不可以輕與祿必

稱事亦不可以濫給臣叨居重地積有歲年才劣功
微官高祿厚向以纂修實錄陞支正一品俸繼以九
年考滿兼支正五品俸揆之常制蓋已增多爾者羣
盜剿平聖恩覃布臣既乏謀猷之益又無戰伐之勞
廕子酬功既非其分推恩加祿亦豈能安況臣自今
年五月以來一向患病在家調理移兵過省不聞進
止之言奏捷還師不預班行之末例當住俸亦奉俞
音累乞歸田不沾允命加以慰留恩重朝賀禮殷茲
方勉効驅馳何意復蒙光寵又況臣已兼二俸而使
之日益增加是臣出儌幸之期自取貪饕之罪又況

兵荒之後帑藏空虛饑民之待哺方深武職之折銀屢缺雖未能損上而益下抑亦當益寡以裒多每欲辭免兼支少遣尸素但會衰病已極亦將不久於官勉强因循不敢數煩天聽今乃以一官而兼三職之俸以百口而食千人之力則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多非徒自失於初心亦且倍深於往咎尤望聖明下燭洞察懇誠准免兼俸令臣仍舊供職使臣得以少淹旦夕猶或能圖報於分毫上曰朕以卿輔導竭心謀議禆國累辭廕敘特命三俸兼支今又懇辭姑免大學士俸可兼支尚書俸以副至意 十一月丁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屢以老病乞休不允至是復上疏云每當具疏乞休實是哀鳴懇訴未蒙覽察曲荷涵容顧在告之辰歲過其半素餐曠職累積愆尤況今歲暮袷享不能陪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深居飽飯偃仰在床寤寐不寧臣之狼狽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伏望許臣休致則進退之節庶全始終上始可其請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襲廕其姪兆延爲中書舍人仍賜勅曰朕惟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人臣事君才德相稱始終一節者尤難其人卿資禀神異

慧悟夙成爰自髫年召見中禁應對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優游常調三十餘年資歷既深聞望彌重逮我皇考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之延訪平臺之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宏治之政光於列祖惟是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而卿之誠心直道不激不隨無私無比尤爲皇考所眷注顧命之際推誠付託卿感激際遇益竭忠勤事涉憂違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算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足以宣朕意敷奏足以達民隱況文學詞翰獨步一時

貫穿古今精練政務立朝僅五十年輔政十有八年
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兼此衆美者代不數
人朕仰承先志屬任老成屬時多難方切倚仗卿年
猶未至精力有餘乃以止足爲念動輒引疾乞休比
年以來章疏十上每奏愈切重違雅志特賜允俞降
敕褒諭命有司時加存問歲給與皁隸十名月餽官
廩八石仍賜白金綵幣襲廕子姪一人爲中書舍人
用表朕懷舊優老崇德報功之意於戲功成名遂身
退卿之自處善矣乃眷西顧居第伊邇國有大政尚
將就而問焉卿其頤養天和茂膺壽祉以慰天下之

望故諭　懷麓堂集正德壬申五月七日詩會上鑾坡侍玉堂朝衣親惹御袍香傳宣煖閣（在奉天門後）天顔近奏事平臺（在中左門東）午漏長化國有人悲短夢幽都無地仰餘光從容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明朝典彙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旣罷獨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輔世編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初至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今攻破州縣赤

子遭其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
師而以招撫為計可乎哉永等歎曰終是老成之見
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功廕一子錦衣衛
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
四上改廕文職六品再辭不允　有獻密計者託言
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上遣司禮監谷大
用至閣議東陽以為不可大用等謂此已有先入之
言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
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下兵部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逼令擬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遑遠

鄉井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縻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虞咎將誰歸十不便也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塞責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務求至當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

八年癸酉

六十七歲　致政家居　懷麓堂集奏謝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頒送慶成宴卓面一張鴛鴦飣一分酒五瓶臣竊念優閒私第衰病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註記存之寵　奏謝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皇上遣內臣頒賜敕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渙汗豈徒一字之褒金幣輝耀遠過百

朋之錫

九年甲戌

六十八歲　致政家居二一勿藥集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猶箴規切磋嘗批邵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荒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文莊家居偶手病每上李公書輒假手子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索新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沒文莊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

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淸此山自得青金精　玉堂叢話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者入覲亦公門下士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　自書詩册墨蹟按此數詩懷麓堂集中未載　重遊慈恩文太僕東道尚未至呼酒獨酌用去歲舊韻得四句後與諸客醉楊柳灣入稻田喬禮部趣成之走遍紅塵

白盡頭幾人城市此會遊酒邊看竹誰爲主堤上尋
源遠泝流楊柳風多鷗不定石田秋晚稻初收醉來
何物堪舒眺睥睨城高百尺樓寺後孤亭頗宜登眺
力疾小坐再次前韻柬禮部太僕二君衍聖公後至
亦因以贈之不用思君來水頭水頭今喜得同遊雲
隨片鳥翩翩去風壓微波細細流野岸蘼蕪無路入
鄰家鵝鴨有人收因懷老白題詩輿古木山巖何處
樓短篷長簫坐兩頭畫船如在越中遊蓮臺漫說黃
金界蘭棹空歌碧玉流江左世應多鮑謝河汾吾已
愧常收杜陵亦有登高病祇爲風多不上樓石潭西

接寺東頭長記兒時作釣遊樹色幾隨人共老淚痕應逐水俱流城中尚有山林在天際遙看霧雨收寄語金吾休禁夜暮鐘猶未起高樓右一首歸途所得寒烟暮藹樓臺燈火間彷彿兒童時風景感今懷舊不覺爲之愴然較之前二三章吟風弄月又别一種情話也正德九年十月六日西涯書于懷麓堂之西軒

十年乙亥

六十九歲　致政家居【本傳】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戸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

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十一年丙子

一七十歲　七月二十日卒于第　館閣漫錄訃聞上輟朝一日祭葬如例仍賜米布各五十石疋新鈔一萬貫贈太師謚文正給之誥命一十一年七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淸謹弗渝休休

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帝京景物略墓在畏吾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樹之坎掩而已　祠近皇城廻西孝宗賜第也第久析爲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爲公祠祀公像傳雙履厚二寸許絆繫之一粗紵小衫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爲具篋撰文鏤篋蓋衣已半敝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者入歛數錢則舉視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雜紀公生平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有未可確知其歲年者各從所載略爲詮次編之於此

許浩兩湖麈談錄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賜寶鏹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

皇甫錄皇明紀畧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

命製之樂章爲李文正作
麓堂詩話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傾必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崖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

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識大錄趙司成承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曾學士鐸邸曾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曾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曾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曾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兩湖麈談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温公像求涯翁贊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

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陳洪謨治世餘聞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並立聽候如旨云法司知道兩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玉音微低不免混聽則具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閔公珪屢差俱家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白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

年席上謂閔曰今日年兄何以差閔荅曰一時聽不眞曰白公只一耳何以聽眞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眞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然

名世類苑邵文莊以戸部出爲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寛文莊嘗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陸容菽園雜記李賔之事父極孝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賔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

玉堂叢話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故門生散衙後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歲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餞之即席賦詩諸人中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能續衆共請曰吾輩以抑之此詩絕好老師何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偏枯且近於合盤因即援筆改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宏治正德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士亦豈偶然哉

名世類苑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絶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邃學一時海內莫及

國雅李文正學既該博詞頗宏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邱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疊和累篇每以什計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卮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輿讀公之花將軍

歌芷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契
苾兒諸篇稍頡頏馳騖矣
王世懋窺天外乘李西涯東陽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
慤不如劉質直不如謝而政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
稱三賢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下
遂以薰蕕三相有爲詩譏之者有爲書絕之者然公保
全善類調停亦多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列之名臣之
末所評隲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始定
王貞善讀史法戒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馬售錢六
百文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葢用子

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京士大夫能如此者幾人哉一鞍轡之飾至費金數十兩三品以上官舍人率七百金以至千餘金視昔不同甚遠吁亦可以觀世變矣

陸深溪山餘話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故至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文正東陽載在燕對錄

徐可先韋佩編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

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

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葢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欺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皸就日曝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外紀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黃節程郎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神童集所載同

焦竑獻徵錄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褆身者已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獻徵錄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獻徵錄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獻徵錄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王世貞藝苑卮言謂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

議論過爾翁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仿之以為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

鄭曉徵吾錄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矯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去丙批健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上曰

自陳休職臣下職也黜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毋再辭

陸深跋邵二泉西涯哀詞右戶侍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

諫俞正齋國昌正齋示深讀之紆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況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正齋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瑭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葢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諗於正齋云

謝遷題李西涯翰墨卷後涯翁詩翰淋漓人求之不甚靳余與公爲寮友餘三十載相愛甚厚家兒丕又獲與其子兆先同筆硯麗澤相資者將幾年遽不幸早逝公視丕如其子故尤加之意此卷精絕大非尋常應酬者比睽違來追惟疇昔游從笑語之歡邈不可得未嘗不悵然於懷每見其翰墨如接風采聊以自慰今年秋間公奄作古人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殆非虛語嗚呼哀哉閒中偶閱此卷爲之泫然因識之

謝遷題西涯詩篆卷後甲戌夏杏莊與雪湖唱和消遣詩頗多閒因便摘寫數首寄西涯已而西涯寄和還以

吾長子正稍習篆學素愛之故特示以篆體又慮傳附者或爲殷洪喬再寄一通至此其後至者也正付襲謹藏之念昔居京時吾三入雅相好無何雪湖蚤暌違予與西涯居獨久今歸老復得與雪湖遊而西涯遠隔數千里疇昔燕笑之歡邈不可得每形諸夢寐來和有云惟應雨巾履長得夢中遊又云羨君江海上猶得舊同遊者乃彼此之衷曲而公道之也不意公奄然長逝矣嗚呼聚散存沒之感可勝言哉偶與雪湖一展卷相對酸楚不能已因跋[illegible]焚前而以哭公之詩係其後云

明世說李西涯耽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詞翰兼算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明世說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王鏊震澤長語古人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

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湧幢小品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意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帝京景物略所載略同

附錄凡昔賢著錄入之雜紀其有得於今所考求者用附於此以示後來

西涯考

法式善 時帆

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橰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葢響閘卽越橋下閘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湯西厓懷淸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卽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

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滌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者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得經過見風漪瀰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卽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宮佛屋灰劫無存而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

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禫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爲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涤水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隣云東陵舊路元相接若果

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用舊隣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得勝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不能度舟湖中鼓枻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緣

柳映陂縹萍漾波黍稷粳稻畇畇原田高城數里古色如一薜荔牆轉而南得蔡光橋徑僻岸無行人古槐濃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為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又云西涯為

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阯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閘（今之萬寧橋澄清閘）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爲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爲鑒有爲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修造與然而奸璫遺穢橋亦蒙羞後人易名蔡光不如直名之曰李公橋爲當葢橋實近在煤廠煤廠爲文正所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衚衕者殆即其地耶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

迤西孝宗賜第也㴻水亭雜識似足爲據至于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卽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蔚水石淸幽其先爲法華庵今建涯通祠乾隆二十六年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洄邐迆皆可指識其地淨業湖十刹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淸閘余居距李公橋不數十武門外卽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始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乎天下事之在目前而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畏吾邨墓記

法式善 時帆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舊宅遺址所謂西涯者也嘗攷公軼事裒集爲記復欲尋公墓所屬同年宛平令章君訪於畏吾邨不可得又屬後任武進胡君及大興令郫縣郭君訪之一日二君過余言適因事過畏吾邨問公墓于土人皆不知有大慧寺老僧云識一古墓相傳前明顯宦今其子孫已絕往視之良然然不敢遽定爲文正墓也翼日余親訪焉老僧佗出裴回久之遇石翁者年八十六居畏吾邨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知因舉

原書缺葉

胡君曰善屬余記之余以爲賢者身歿雖子孫久已廢絶而卒不至於廢絶者其人足重於後世使然然苟不遇胡君及兩侍御雖遲之數百年而亦靡所藉以爲表章之力故敘其始末揭之祠壁翰林院侍讀柏山法式善撰翰林院編修武進張惠言書

又附

明弋陽汪文莊公壽李太夫人九十詩序

太夫人麻氏故贈少師愨庵李公之繼室文正公西涯先生之繼母也太夫人之賢行聞於中朝以達於海內實以文正公故公文章勳業偉然爲一代名人其淵源

蓋有自矣而得於家庭之間太夫人之所誨督而成就之者亦豈淺哉太夫人累封至一品龍章玉軸綸綍有赫凡再降焉其盛德宏福殆世所未有也文正公事太夫人備極孝養正德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公時已致政館閣諸老及其門生皆獻頌以助娛彩既而公上僊託養於諸孫八年于茲矣乃嘉靖癸未太夫人壽登九十公內閣舊寮率諸翰林復爲詩歌以獻俊于此見公之信乎朋友以悅其親者蓋既没而猶新也俊惟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而人道立天運之消長人事之得失於此乎一變矣又一世則六十也又一世則九十也觀

世變者每以百年爲言亦要諸久而後定耳太夫人之壽已歷三世望百年其得於久視之餘而俟於克定之後亦有可言者乎方文正公以道相孝宗兢業一心蚤夜圖治頻承召對詢求民瘼百姓乂安萬物職職明良相得不啻家人父子間非時珍賜太夫人獲備嘗焉此何時也大業未卒而權奸用事虐燄所及四海鼎沸公苦心矻力僅獲反正未幾公告倦而休矣事日益艱公託隱於詩翰棊酒跡自老然憂形于色歎咤不食蓋屢於其私見之此又何時也茲者聖明叡極萬類咸新天下喁然想望太平益欲躋斯世於至治之上而仰攀乎

三代之隆此公與余等三四元老之盛心而公獨不及見焉者太夫人享上壽而經世之屢變卒逮復其常而後已亦豈非公之所遺以爲養者哉太夫人儉以爲寶自入門以至極貴未嘗見其增飾勤以爲訓自少壯以至耄耋未嘗見其暇逸仁以爲德自子孫以及嬪里未嘗見其同異所謂聞於中朝以達于海內者俊聞人之壽百有二十太夫人聰明不衰步履强健更期以一世似猶未艾也八月二十八日乃設帨之辰諸孫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寺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

中劉君濟咸在而賓客之登堂者亦不減於癸酉云俊敢備述之以彰昭代之盛事以慰我文正公之孝誠焉謹序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門生弋陽汪俊書

陶山以是譜畀余梓版揚州余既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適又假得秦敦夫編修恩復所藏明弋陽汪文莊公俊河間李文康時所作李文正繼母麻太夫人九十壽言一冊其間自文康以下爲詩者十七人皆無足述惟文莊此序載麻太夫人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

兆蕃工部司務嘉敬三人焉則文正之卒初非無後時帆所引堯山堂外紀以謂兆先歿而公竟無嗣非也序文稱孫甥行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咸在賀客不減于癸酉具知文正卒雖八九年其家門鼎貴內外榮盛不惟有後且亦殊未蕭索也即謂古人諸孫之稱通及族姓非必專指嫡系而言然大理之副尚寶之卿明一代故事皆宰臣蔭職積遷前後可考其爲文正任子無疑此其人既爲文正任子即或非文正所生要當爲文正後無疑序作于嘉靖癸未癸未爲嘉靖二

年上距文正卒未及十年下至萬歷初不過四十餘年使其人中壽不皆謝世即或謝世何至內外族五六人一一皆無嗣彼其中但使一人有子又何至有瓦釜漫記以墓碑撾碎攙鹽之事凡此皆非事理所可推測無他證未敢臆斷大抵文正後人式微有之以式微故棄其祠墓萬歷中諸朝貴無緣物色因而爲之埋掩棺和則有之耳遽謂文正當時本自無後決知不然矣文字之濫至明而極壽言之作波靡到今然由今以溯麻太夫人生日二百八十有四年矣諸公筆牘所存有可以正紀載之訛失者與歐陽公集

古金石文字同功余因手摹是冊以寄詩龕并錄此序譜後闕疑焉以諗好事博聞之君子且冀文正子孫或猶有在萬一讀書知義一旦出而有所追尋考問焉爾長洲王芑孫又書

按識大錄劉振撰國雅顧起綸撰明外紀陸深撰明世說何良俊撰湧幢小品朱國楨撰梧門補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六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薌泉校閱

附錄既綴拾如右復得各體若干篇皆足以資考證畧依時代爲敘次復以類從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　石淙楊一淸諡文襄文稿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戍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曾祖妣

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品太夫人
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至一
二尺中外稱爲神童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
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召見賜賚如初送順
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受舉業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
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
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修英廟實錄
丁亥實錄成陞從六品俸壬辰予省墓湖南甲午滿九
載遷侍講乙未經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
甲辰選侍東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

例無祭實自公始孝宗嗣位宏治戊申召修憲廟實錄
以喪辭己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
子仍兼侍讀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故
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
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于治道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
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
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
閣中外相賀以爲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
兼稽古纂述之務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
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爲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

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詔科道官劾近幸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葢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爲藩府所奏訐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上怒俱下詔獄公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摧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不允壬戌賜

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議例表奏皆出
公手加太子太保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孝肅
太皇太后喪上以廟制事重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
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
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
困敝狀具疏言之因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
又辭俱不允五月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
叩御榻聖諭諄復以今上皇帝為託公等頓首奉慰出
翼日宮車晏駕公號慟幾絕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
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兩宮尊號恩賜誥命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及三代修孝廟實錄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上親耕藉田豫九推列三月幸太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兗國復聖公八月冊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時逆瑾柄用于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上素重公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敕

留之公以病不良于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命焦王
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
不起閏正月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
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
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
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于禮部瑾以修書盛
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
功瑾內啣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
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

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
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
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
得釋時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徼卒四
出眞僞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
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曰滋欲并其家
屬俱坐編戍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
豫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
是得從末減有徼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
司承風旨槩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當連

坐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瑾前論事唯諾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寘鐇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天下稍革近時苛政勅旨日數十降迅筆擬奏動中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著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察革悉遵成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上錄公功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為尚寶司丞力辭不允

是年冬復與同官上疏以儲嗣未建爲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蔓延兵事方殷不敢決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勅獎諭令兼支大學士俸仍賜宴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賚公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寖平公卧家凡七上疏辭俱荷慰留屢遣吏部諭意鴻臚官敦迫乃復出無何賊首爲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內閣臣各有賜賚及廕子姪一人爲錦衣千戶公等三疏辭特改授文階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十二月公復卧家再辭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勅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八仍廕其

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爲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碁局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六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卧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鏹一萬貫致米布爲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十行下輙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卽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慊每阻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

用遭遇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爲多更化以來値權
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
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公衣冠之
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旣顯恒以盛滿爲憂顧受知兩
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
內官齎厚賚禮意隆重無與爲比至於謝政歲時賜鮮
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
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
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
養繼母麻 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

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亦没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眞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剗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膺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孝廟遣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溟子爲後即

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
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蓋公祖塋也

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　鬱洲梁儲謚文康遺稿

正統丁卯六月九日吾西涯李公實始生於京師元武湖之西滸是時也我國家方重熙累洽之日而是湖也允京師委祉發祥之地公之先少師又積善存仁實家於此有克昌厥後之道是三者相與會合而無間故公之生也鍾和毓秀全備衆美仁義忠孝樂善不倦自少至老德無二三雖道不相謀者亦必以公爲君子至公秉鈞握軸謨猷啓沃勿口不言功以人事君常若不及弼

諧先帝身致時雍受遺詔輔訪落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不幸值權姦干政時事一變又能處之以巽而行之以漸包荒持重圖善厥後卒能感悟明主殄除元惡舊章成憲卒由囘墜反正之功於茲爲大然則天之所以慭遺元老與先帝之所以顧命舊學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乃若根本六經沉浸子史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若入告奏議之文代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其所以用之朝廷邦國以訓勑臣工敷賁四海傳之於千萬世而不泯者其爲用也大而博矣若夫碑志序記聲詩詞賦在公文章中又爲餘事然敘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

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餘味或紆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餘溢爲奇怪沛然莫禦而皆安流蓋不專一能兼具諸體傳之後學皆可爲法古人所謂一代不數人者是固宜然矣儲無似獲侍教於公今且四十年近歲又辱公推轂起從南部入居內閣與聞機政自公謝事後儲則無所依歸矣然猶知遵用公畫一守而勿失早晚欲編輯公閣中二十年小大製作以類相從請公再經目而以一語識之庶俾後來有所矜式使畢此志則儲亦且歸老於南嶺之南矣明年此際雖欲再從吾邃菴戒軒諸公作爲詩歌以祝公壽且

不可得而況至公百歲之年又安得再從杖屨侍公遊乎玆因公初度之辰述公德業文章之盛與儲區區景慕之情庶幾與諸公之作亦互有相發云

祭李西涯文

鬱洲遺稿　梁　儲　諡文康

正德十一年八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後學南海梁儲謹以少牢庶品清酌之奠致祭於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西涯李公之靈嗚呼儲晚進末學無所肖似其始也辱公知顧竟引置於內閣論思之列其中也公乃以直道勇退使儲也不得有所則傚以為依歸其終也公又忽然長逝使天下蒼生無復

有東山之望然則儲之憂慟夫豈直一已之情而已哉不盡之詞尚當嗣布於几筵之下茲但畧陳其一二公獨不能鑒我之隱憂心曲也耶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壽詩序 戒庵文集 靳貴 諡文僖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之明年六月九日實維嶽降之辰是春秋六十有七矣內閣少師石齋楊公少傅厚齋梁公太子太保鶴湖費公過公第賦詩爲壽而翰林春坊諸君又各獻詩以致祝頌之意聯爲一軸石齋公以貴受教最久命僭爲序竊聞之自古天佑人國必生賢輔保乂夾輔

以延受命之休於無疆而爲賢輔者果克靈承於茲則雖釋政以歸亦必永享壽康以陰爲天下國家重故論世者惟於其八占之而皇天眷佑之純之篤可知也我祖宗奉天圖治匹休帝王馨香發聞天心克享至於宣德正統之際盛矣公生其時甫五齡景皇帝召見中秘應對稱旨中外稱爲聖童旣而登甲科官詞林優遊養望餘三十年乃以青宮舊學入相孝廟熙洽之治於斯爲至逮皇上嗣位公以顧命元老屬時權奸竊柄欲去不可得正色讜言力扶國是擊撞震撼確不爲動卒能潛攝其心而天下陰被其澤於紓徐茹納之餘已而釐

革弊事收用才賢二三載間屢平巨盜光復太平之舊迺請老歸焉公道德之懿非淺薄所能贊述而行事之槩亦有可得而窺者葢公之孝友畏慎萬石君之篤行也不矜功不伐善丙定侯之厚德也守法奉公無偏無比宋廣平之持正也隨機應變剖決如流姚文獻之成務也孳孳汲引後進久益不厭歐陽子之好士也至於決大事而不動聲色當更化而不恤怨尤則雖韓忠獻之重厚司馬文正之忠實亦何以過之凡公所有足以兼古名臣之所長而制作之謌詩賦之妙翰墨之精又足以兼古文人藝士之所有是以立朝五十年柄用十

有八年嘗以其一身繫天下安危謂非天故生之以爲
保乂夾輔之計其孰能與於斯歟明農之請或匝月再
陳或朞歲十上而恩旨懇留志久不遂今朝廷雖重違
公意而降勅褒諭加賜輿隸官廩白金綵幣廕一姪爲
中書舍人祝以頤天和膺壽祉而仍以國有大政將就
問焉望之此其愼終始之節審出處之義罔以寵利居
成功固公所自致而亦豈無陰騭默相者玉成於其間
耶比侍杖屨見公聰明愈强步履復健觴詠笑歌之樂
終日不倦殆非人力所能所謂天壽平格者於此益有
徵焉吾知壽考百年旣昌且豫所以仰慰皇上優老謀

政之意歟夫多方多士頌禱祝望之誠者且將次第見之其慶不亦遠哉故敬爲天下道以見天之錫純嘏於公者所以眷佑皇家而非有所私也

懷麓堂文集後序

戒庵文集　靳貴諡文僖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勑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覿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盛如周自文

武成康之後至於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乃有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輩先後禦侮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咏以道其事如嵩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乎夏商微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亦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人文美盛至於成化宏治之間極矣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黼黻皇猷旣有以聳聖治於漢唐宋之上而一篇一咏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葢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疏遠亦竊

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嗚呼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愼密不事矯襮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凶險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蓋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啟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緜國脈傳謂爲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公實有焉及其費於邸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政輒喜動顏色而或議及民瘼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爲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

未嘗不以廟堂爲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旣捐館國論謚明朝䘏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志與行侔又曷能獲是名於天下後世哉集刻於嶽州郡齋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芝又繼請不已且公未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爲論著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若其文議論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人能知之言之茲不贅

諭祭致仕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
文　戒庵文集　靳貴謚文僖
曰卿純粹清和得於天賦文章德業光輔明時始遵晦
於詞林若無心於用世既專司於帝制猶自牧以如愚
廸我先皇中求良弼遂從人望簡置黃扉日告嘉猷允
受股肱之託時當倉卒親承顧命之音朕嗣位以來適
遵先志於予舊學信任尤專雖嘗稍間於匪人終益仰
成於大老至於戡亂西鄙討賊兩河廟算既於此而深
資弊政復因之而改紀眷壽俊之在服方切倚毗顧累

疏之懇辭難違高尚溫公既老猶塵走卒之思明道既亡孰副後賢之望訃音來告良用震驚永念老成特隆卹典載加穹秩肇易嘉名既敕有司為營塋事復茲諭祭用示寵懷靈爽如存尚克歆享

祭西涯先生李公文　戒庵文集　靳貴　謚文僖

惟公文章山斗如韓退之通經學古如歐陽子朝野倚重身繫安危如裴晉公天不慭遺一朝奄逝嗚呼哀哉某以多病曩既不能隨衆稱觴於壽筵今又不能朝夕供事於靈几俯仰門墻徒增媿悼惟公英靈尚其諒之

祭西涯先生文　歸田稿　謝遷　謚文正

惟公海內文宗詞林人傑嗟我晚生幸從役列荷公接引不鄙疎拙紫閣同升屢更歲月敬皇殊遇我慚淺劣同寅協恭不爲容悅榻前顧托相期盡節龍馭上賓憸邪作孽於時乞身草草言別詎謂與公遂成永訣自我告歸范范燕越公嘗念之音問不絕聖明嗣統邪黨熄滅我已衰頹困卧巖穴召命下臨勉强赴闕公不可見徒勞企渴公墓在玆敬來瞻謁宿草已荒含淚嗚咽公靈不昧鑒我虔切尚享

西涯遠意錄序

家藏稿　吳寬　諡文定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爲一卷而詩

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爲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錄者溢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內艱去服滿不起卽所居緦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卽復其後遂有杲哉之歎蓋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爲宏治改元國史旣嚴有司奉詔旨入緦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罔不足爲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

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覓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啟

瀼西草堂稿　孫承恩　謚文簡

伏審抗疏乞閒蒙恩得釋解機衡之重務遂退託之初心詔旨溫存禮義隆重顧眷注而未替超倫等以獨優出乎風塵者公致之高同乎天地者聖恩之大君臣之道兩盡出處之義兼全實仕宦之極榮斯志願之方畢里閭欣嘆縉紳聳觀伏以造物每忌夫完名君子當慎

其晚節然而寵利之地人情之所易安得失之計世俗之所難免自非道足以經世理足以勝私明乎進退卷舒之機究乎消息盈虛之數卒多迷惑終之玷汙是以古今之英豪少有盡善之出處況自常情而論則位之極者棄之愈難然由君子而觀知任之重者辭之必果老氏垂功成身退之戒詩人著明哲保身之言故以周公忠勤亦欲明農於成王攬政之日伊尹自任卽已請老於太甲允德之時非特出處之當然亦是聖賢之高致惟其時勢不能無異故其去就卒有不同或天下之責實不可以必辭故在巳之志遽不能以自遂然而其

念之所及則未嘗不以去爲賢而況功名之已成去就之甚裕維時望容有未釋而已志可以必行若猶趾止足而戀君恩諉行道以便身計則是終無可去之日甘冒固寵之嫌古今一途彼此更異孰能獨覺蓋尠其人此蒞伏遇致政榮祿少師相公閣下德業皐夔文章韓孟著忠勤於四世蹈夷險以一心功業施於天下而人不知風節表於一世而士咸服曩者内朝變故以及西寇搶攘左右維持馴致底定方當坐享太平之福庶以少酬贊襄之勞而乃決志求閑奉身言退雖眷留之甚切而此志之莫移蓋宰相致仕始於韋賢而事業則未

見功成請老見於裴度而文章則無傳其或兼是三長則又多虧晚節未有全美之善卓如我公之賢磊磊落落者無所繫累之心空空洞洞者不可窺測之量此蓋天眷碩德故特付以完名卓爲人臣之師以彰一代之盛自茲頤養坐致松喬雖世俗塵紛已不關於念慮而元老德望猶然鎮乎華夷某自昔登門雅深受敎顧此瞻依之久尤深喜慰之私頌禱不文慚惶莫旣

壽少師西涯李公序　瀼西草堂稿　孫承恩　諡文簡

昔者嘗讀書至君奭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求昔不悚然曰天欲眷一代非常之命必生一代非常之人以爲

之輔既俾其得君專政以行其志而復錫以眉壽夫豈偶然之故哉蓋賢才之生也其壽亦天也天惟爲國家佑命故篤其所倚賴者於是見天之眷顧爲何如而元老碩德之所以克至壽考者其所關繫也大矣求之於今則惟我少師西涯李公其人焉公自弱冠登高第歷仕四朝秉鈞軸者十有八載正已率物鞠躬勤勞誘導天衷匡濟時事其尤大者則受顧命定危疑功業在朝廷德澤在天下異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節五十年如一日至於宏才邃學獨持文柄精明俊朗雄蓋一代所謂平格之臣公庶幾足以當之是豈淺淺者所

能躋哉先是公以盛滿乞解機務聖天子方切倚毗章不啻數十上乃允祇今優游泉石而忠勤一念猶不異在位時茲壽六十有八矣强實完厚如少壯者朝廷大政尚有待公一言以論定之福履如此非天之所相其孰能與於斯耶古之君子若漢之韋賢唐之裴度與夫宋之耆英之會非不盛也然或徒以高致稱而事功不著或但以事功著而文章不傳固未有如公之能兼者也而其享壽祉者豈直公一身之慶而已哉六月九日爲公初度館閣諸公自石齋而下各賦詩爲壽而謬屬某爲敘某不佞獨有感於天爲國壽賢之意而推公之

壽實有關於國家之運者如此若夫尋常頌禱之詞則海內之人固有飲食必祝者矣固不俟夫區區之贅也

祭先師文正公文

容春堂集　邵寶 謚文莊

正德丙子七月己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西涯先生李公薨於京第越三十有九日八月戊寅晦門生邵寶聞訃於汪司業器之既爲位寢哭三日又十三日九月甲午謹具辦香束帛遣家人寧奔奠於几筵之下力疾陳詞跽授寧以致之嗚乎哀哉先生已矣今歲何歲惟先生壽七十寶嘗爲辭祝之願其耋且期以至無疆而不意遽至此也今日何日旦

夕企望復書且至而不意其遽至此也嗚乎哀哉昔在壬申寶初請養先生難之寶曰寶之情先生所知也古人以知已進今非知已不能退先生其謂寶何不答未幾再請得省視歸先生謂曰汝年尚强或可再至吾老矣恐不及見耳寶時雖聞此言然自度再見無期悲慘而別既歸復請得侍養之命先生致政後貽寶書曰向見孫九峰言國賢行時不欲顯言別去此情此誼亦可與知者道也寶之心先生固知之今果然矣嗚乎哀哉先生於天下有點旋宏濟之功有允孚中立之德有大雅振古之言古稱三不朽者先生兼之先生我師而能

成我所以生處我所以爲食蓋有罔極之恩焉昌黎所謂侍道授業解惑三者先生皆有意於不肖或遠或近或合或離無非教者而寶之未能承也蓋至於今慚負方切而先生已矣耶哉我躬既病而衰未耆而老及之誠有如今日者嗚乎哀哉昔蘇子瞻祭歐陽子其言曰上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寶於先生亦云雖然寶愚且遯敢慟而不敢陳重華之詞敢哭而不敢擬尼父之誄北向長號有淚如水惟先生鑒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七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薌泉校閱

附錄

李東陽列傳 王鴻緒季友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還其家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六年年十六舉順天鄉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宏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

太常少卿兼官如故東陽盛有文名不爲當軸所喜至
五年始得與講筵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
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
詔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八年以本官直
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時政闕失輒偕溥
等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
爲人傳誦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
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

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流亡載道掘胔而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言及於斯可為痛哭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者耶道路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國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

言皇親僕從每于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鬧河官吏莫不奔駭竊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于黨蔽容隱之端甚小黨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勅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再

疏自劾求退不許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失德不見省及劉瑾入司禮與健等卽日辭位而東陽獨留耻之再疏懇請不許健等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是時中外大權皆歸瑾務摧抑縉紳而焦芳既入閣助之虐老成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然遇傳免日講日晏視朝每拜疏切諫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訕侮于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為亂政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

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或得釋三年六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未報瑾廉知乃同類所爲衆獲宥東陽又疏言數事章下所司覆奏有所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東陽力爭或自陳捕盜七十八功所司乞詰鄰伍及爲之囊橐者將以新例處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由是俱得免東陽既求去不得委蛇避禍而焦芳疾東陽位已上日夕搆之瑾

瑾乃令人摘通鑑纂要小疵爲東陽等罪而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度勢不能爭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久亦安之當其威虐烜赫時東陽婉言曉譬屢見聽從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亦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未幾去繼以曹元皆瑾黨也以故東陽勢益孤東陽前

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久之摘會典中譌謬奪所加祿居數日以孝宗實錄成旋復之葢東陽亦不免狎侮矣五年春帝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已法司劉璟等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職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以平寘鐇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

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于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霸州盜劉六等亂起侍郎陸完方出師涿州賊已至固安京師震動帝乃召對東陽廷和儲于左順門欲召還完軍東陽稱善因言賊本烏合朝廷賞罰明信使諸將效力賊自不足平帝曰然遂慰勞賜羊酒而退時帝久不接大臣及是但答問數言無所獻替人益責望東陽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

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也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勅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小人愈得志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勅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

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于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卒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之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故與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視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牀上頓首謝

後竟得之

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　　李紱巨來

古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成其聖者伯夷是也古有降志辱身以成其聖者柳下惠是也而孟子並以百世之師稱之蓋其悲天閔人之志同也惟畏天命而閔人窮故柳下惠降志辱身以成其志然三黜不改其直豈公不易其介則志固未嘗降而身固未嘗辱也吾於狄文惠李文正二公之事深有感焉後人刻論前賢於史事未嘗詳考偶聞一二稗官小說見狄公有盧姨事女主之譏李公有伴食中書之咏輒妄加譏議實未能深

知二公之本末也嘗考新舊唐書及通鑑綱目諸書中宗以宏道元年癸未十二月卽位明年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因裴炎之奏廢中宗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卽睿宗也以旦幼爲辟君因御殿臨政九月改元光宅然睿宗之爲皇帝固自若也旦爲睿宗立太子全乎帝制特不得行政事耳三年后歸政于皇帝睿宗審其非誠讓不敢受乃復臨朝梁公是時未在朝列垂拱二年丙戌始以梁公爲冬官侍郎旋出爲江南安撫大使五年洛水獻瑞石通鑑稱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是時武后止稱太后睿宗仍稱皇帝永昌元年大饗

萬象神宮太后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武氏尙稱太后至天授元年庚寅九月后始稱帝改國號曰周以睿宗爲皇嗣皇太子爲皇孫改姓武氏其事始於御史傅游藝所請后初不許而宗戚百官四夷合六萬餘人請如游藝言其議始行粱公此時仍未在朝游藝雖以此躐位平章明年卽下獄死而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武后大怒命鳳閣侍郞李昭德杖殺慶之后意固在李不在武故昭德旋以姑姪之說進后深然之尋奏右相承嗣權太重卽罷承嗣以昭德爲平章是武氏猶可順而導之不必逆而攻之

且梁公未嘗不逆而攻之也是年九月始由汝南召梁公同平章事明年九月來俊臣鉏告公謀反下獄公對簿謂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公之心可以見矣當時雖有伏罪減死詐詔然判官王德壽教公引平章楊執柔可免死公抗言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因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公寧死不引執柔以求免豈因詐詔誣伏以求免哉比俊臣詐爲公謝死表乃貶彭澤令公初相時心蹟蓋如此嗣是又六年至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冬十月始改授魏州刺史明年神功元年丁酉來俊臣誅是冬閏十月再召公同平章

事時武三思方謀爲皇太子公卽力諫以姑姪母子之說進勸后召還廬陵王又以鸚鵡折翼雙陸不勝之夢動之明年戊戌三月中宗卽召還東都九月卽立爲皇太子吉頊雖嘗勸二張言之然頊爲二張謀非爲唐謀也公之再相不數月而中宗歸又數月卽立爲皇太子旣爲太子卽授河北道元帥往討突厥而以公副之突厥旣退卽以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未嘗還朝又明年聖歷二年己亥十二月始召公入爲內使明年六月遂卒紫陽綱目大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其予之也至矣凡仕武后者必書周某官婁師德卒亦書周納言

惟公卒不書周原其心也考武后臨朝稱制始以睿宗爲皇帝尋以爲皇嗣終以公言召還中宗爲皇太子唐之嗣續未嘗一日中絕臣下雖事武后而武氏實唐母后唐臣猶有可居之名況公始終外任初召爲相即以謀反下獄外貶七年再召爲相數月而復中宗又數月而副中宗往河北遂撫其地再召爲內史半歲而卒先後在朝無終歲之淹而汲汲於唐事實皆可考非如婁師德輩之久處僞朝而隱忍無所爲也使天假之年則五王反正之事必身爲之惟自知其年已老故預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任反正事而又薦姚崇等以理國

政其心苦其慮周而可以無稽之語稍訾之乎越八百餘年而明有李文正公東陽其所遇與梁公頗類而心蹟尤難明至今好刻論者訾之無異於梁公也考文公清節天下後世所共知富貴固不足以繫其心其在孝宗之世以講官直諫知名宏治四年與謝文正公遷同入閣預機務時政闕失盡言極諫天下以爲得人十七年重建闕里聖廟奉命祭告還朝疏言直隸山東旱災痛切敷陳並及江南東浙戶口耗軍伍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年之俸恐事變不測直斥冗食之衆國用無經役煩賦重勢家請乞多親王供億重皇親網羅關津

病商賈內官擾河道始于容隱成於蒙蔽又稱章疏動
爲內廷貴戚過罷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
外條奏並加採擇其所論皆當時所畏而莫敢言者此
豈有死生利害之見入其心哉明年與劉公健謝公遷
同受顧命數諫帝失德不省武宗實錄稱羣小壞政東
陽與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因自劾求退健遷
罷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蓋公名在
三朝武宗素重公而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
其去瑾不得已留之非公有所暱於瑾也實錄又稱瑾
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

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即决去非之過矣實錄所論如此此非稗官小説所可比也橫雲山人明史列傳言焦芳助虐老成忠直放逐殆盡東陽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等皆得危禍賴東陽而解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並以東陽力救得釋瑾又以匿名書詔百官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

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東陽力救獲宥瑾患盜
賊令成其家舊盜七十人欲加新令東陽力爭得免實
錄所謂解紓調劑信不虛也又稱內閣焦芳與中人爲
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乃援楊廷和共事倚以自
張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宇去繼以曹元皆瑾黨東陽
勢益孤然則文正之不附瑾也明矣其功尤偉者起用
楊文襄一淸使偕張永平寘鐇固結永遂誅瑾然後黜
焦芳曹元用劉忠梁儲朝政始淸其經營苦心無異梁
公也夫大臣受顧命之重奸惡弄權委之而去則先帝
之付託者謂何公不貪利祿不畏生死豈難於一去不

去將爲其難者耳如公去無論國家安危莫之維挽彼劉謝諸公身家不保烏能以一去鳴高苟全林下也哉瑾因術士俞日明妄言其從孫二漢太貴遂爲逆謀令兵仗局太監具兵仗兩廣鎭監造弓弩皆藏於家將以八月十五日百官送其兄喪作亂適楊文襄與張永捷疏至以是日獻俘乃得緩期永至卽密奏擒瑾逆雖未成視梁公之時若有間使其得逞弒逆之禍及於武宗吾不知劉謝二公何以見孝宗於地下也公旣孤立不與瑾爲黨瑾所不敢侮者惟公一人實國之重臣豈以一去爲高置國家之安危於不問哉後之人自度身當

梁李二公之世處二公之地能如梁公受武后宰相之命而即謀反周乎能如梁公遭難復起不改初志卒復其故主乎能如李文正公盡言極諫不畏權貴乎能如李公孤立於羣奸衆惡之中不激不隨遇事匡救委任楊公卒去大憝乎能如李公位極人臣仕宦五十餘年而家無儲粟乎二公而外未見其人然則後之人毋輕議二公也

李東陽論　沈德潛確士

明孝宗將崩命劉健謝遷李東陽輔東宮爲賢主三人頓首受命武宗立宦官劉瑾等亂政健遷東陽極諫不

聽繼健遷力諫誅瑾旨去健遷而獨留東陽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曰何泣爲當日力言與吾輩同去矣人以是咎東陽之委蛇而羅玘上書至請削門生籍後世遂罕知東陽之心者從來人臣顯行其節者易見隱行其志者難知東陽之不去一在保全善類使諸臣陰受其庇一在受顧命之重寧留其身以冀君之悛改而不忍超然去國以自潔其身時劉瑾所欲得而甘心者健也遷也焦芳諂事瑾必欲誅戮正人而遷尤爲所忌以遷爲餘姚人矯旨籍餘姚者毋選京官援時度勢諸君子幾於一網將盡而當時健遷雖奪誥命雖追還服

物終得自全其身必東陽彌縫默救於其間而瑾與芳不得肆行其毒也況健遷而外如楊一清劉大夏陳熊諸人幾得危禍均賴東陽潛移默奪以維持之而顧責其委蛇不去假使其時繼健遷而去舉朝皆焦芳張綵劉宇曹元之徒健遷同類俱爲糜爛所必然者觀於熹宗朝葉向高爲首輔東林君子不致胥戕迨向高去而楊左諸正人無噍類矣又其時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援永者楊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之在位者東陽也東陽不去大有功於國而不能諒其心者第以倖倖小丈夫律之哉且窺東陽之心事又有不止於此者

葢大臣之責任與小臣不同受顧命大臣之責任與凡大臣不同當孝宗諄諄以嗣君付託涕泣受之此身已爲嗣君之身矣古來受命之臣伊尹遇太甲其變也霍光遇昭帝其常也後遇昌邑其變也孔明遇後主在常變之間也三臣皆殫忠竭智瘁心力以事之而不敢覬其身於局外東陽所遭與三臣又異矣主則耽聲色狗馬宦寺八黨專以聲色狗馬事之而大臣自健遷諸大臣相次斥逐東陽之勢益孤計一人之力欲除君側而不得即欲行己志而不能於是隨事隱忍隨事匡維寧晦其心迹而不敢標矯矯孑孑之名竊其用心總欲補

益君德於萬一以少慰先帝付託之重者由是觀之轉覺健遷之去為其易東陽之留為其難則保全善類猶其淺焉者也而羅玘之刺譏毋乃衆人之識固未知君子之所為也耶昔狄梁公事武后人以屈身女主議之卒之婉言諷諫並薦五王復返唐祚人始服其轉移之功高於亢身去國夫知梁公之有造於唐即可諒東陽不去之心也夫

李東陽論　　法式善 時帆

處危與處安不同處大事難事與處小事易事不同大臣之所處與小臣之所處更不同生乎古人之後而論

古人弗要其所歷之始終而權其輕重緩急以究夫用心之所在則指是爲非指白爲黑適以重古人之不幸耳故明大學士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皆孝宗顧命臣武宗既立瑾始横爲大臣者度其能除則除之不能除則當不顧毀譽不計萬全而惟以保護社稷爲事乃健遷以諫不行相率去東陽獨留夫去而有益于國則去之誠是也當武宗不聽健遷之諫東陽豈不能出一語力争争之不得亦去豈不計之熟哉乃委曲隱默卒謀誅瑾是健遷任其易東陽任其難健遷所見者小東陽所見者大健遷所處者安東陽所處者危若東陽者誠大

臣之所爲也孝宗在天之靈是健遷乎是東陽乎千載而下爲顧命臣者當法健遷乎法東陽乎使東陽與健遷同曰去則楊一清必誅一清誅則瑾必更猖獗而難制瑾猖獗而難制則武宗必危武宗危則社稷且不可知然則延明祚百有餘年謂非東陽一人之力不可也當時有投詩嘲其不歸長沙者不知東陽自其曾祖以來居京師四世矣老而無子其稱茶陵者特不忘所自耳彼責東陽之不歸東陽去京師安所歸謝簪組而居輦轂之地可乎抑餬口于四方與遷人逐客等以自明高尚又非東陽之所宜爲也或譏其元眞觀碑頌瑾功

德夫危行言遜者居亂邦之苦心陽順陰違者制小人之要術使東陽貪慕爵祿何以當柄政時不能復西涯舊業及致仕以後並不能具魚飧欵客耶大都身不履其境則責人無難而崇氣節而立門戶者有明士大夫之積習彼于東陽攻之不遺餘力皆未權其輕重緩急而究夫用心之所在也雖然非處東陽之時與東陽之位則如健遷者又可少乎哉[illegible]

明史傳贊云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此論發揮更爲深切荼陵身後將及

三百年得此闡微之筆後有重刊懷麓堂集者錄此於卷末誠蕤林不可少之文字也己未七月十六日覃溪識

見聞考隨錄引雙溪雜記辨　法式善時帆

明韓邦奇見聞考隨錄引王瓊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八人下獄內則太監王岳外則大學士劉健合謀已得旨欲於翌日宣之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東陽泄其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時上御豹房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爲司禮監傳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王瓊非君子其言不足信韓公賢士而顧引其說

余惜其末之深考也按武宗實錄載劉健李東陽謝遷連章請誅內侍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洩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是洩其謀於瑾者焦芳實錄已著之矣劉健列傳稱健等謀八黨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面議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日逮捕頃之事變謝遷列傳稱遷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嘗舉王鏊自代摭遷爲內閣時舉懷才抱德士周禮等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自

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
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旣而旨下果如芳言蓋帝雖許
之實出於不得已也而焦芳之朋比爲奸於遷傳可得
其明徵矣見聞考隨錄載崆峒記云忠定韓公具疏率
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榮諭意而忠定
出明日召六卿入衆懼叵測襄毅許公進同行至掖門
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說忠定不答故挽屨而後
蓋武宗不允忠定疏奏不待瑾乞憐始决忠定已於李
榮諭意時知之矣六卿已於召入時知之矣九卿伏闕
朝市喧闐以瑾之勢安有不知豹房環泣誰實聞見王

瓊所云未可據以汙衊東陽也四庫全書存目於雙溪雜記提要中論瓊之險怏甚明明史本傳載瓊厚事錢寧江彬結交張璁桂萼而譽楊廷和彭澤斯其人可知矣夫立言必觀其人觀人必於其素瓊之素行畀鄙彰彰如此則其黜汙善類變亂黑白固無足怪惟是邦奇賢而嗜學乃信用其說以議文正後之人不信瓊而或不能不信邦奇也余不可以不辨

募修明大學士李文正公墓碣祠宇敘

謝振定薌泉

自古者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邱壠兆域之禁令度數

茫然無爲之主者是以侵盜及枯骨而獄訟日繁甚或
古墓爲田松栢爲薪啾啾然銜夜臺之泣者所在皆是
也前明相國李文正公吾楚茶陵人也而世居於京師
公有子先卒故無嗣自曾祖下逮其身若子凡五世皆
葬畏吾村懷麓堂集有告墓文可考歷歲久無過而問
者又無麗牲之石遂軼其處振定舊遊禮邸得聞公墓
在長河北何太監墓側盍其地舊隸禮邸得故老所傳
故言之爲詳後法梧門祭酒數過其地訪得之在今大
慧寺西三十步許太監墓在其傍與所聞禮邸言脗合
祭酒爲之記且質之大與翁覃溪先生固鑿然可據者

方文正公之歿也貧不能葬門人故吏醵賻之乃克葬
曾幾何時而墓前石碑盡爲土人盜售之碎以和鹽信
可悲也已嘉靖初麻城耿尚書定向爲贖其舊宅置專祠
焉萬歷中宛平方公從哲封其墓同時又有王進士文遴者
重封樹之而我[illegible]
朝廣濟金會公檢討有致新城王文簡書於文正墓宜
致意焉並屬其轉告黃岡王昊廬先生其辭尤婉而多
風是文正身後之事前之君子數數念之稍稍經理之爲
而惜乎未竟其功也夫有明孝宗武宗之世權璫竊熾
毒及縉紳矣文正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彌縫匡救委曲

而保全之其有功于主林甚鉅至其風流文采照耀人寰尤前代宰輔中所僅見而其藏身一坏之土蕩然爲耕烟牧雨之場此在行路之人猶將爲之悽愴而太息况乎冠冕人倫巍然居士大夫之列者其忍耳聞之而坐視之也耶今其墓地屬浮屠氏是宜請於典土者而歛值爲之償以次封崇之碣表之更得建祠或墓屋三數間庶幾好事者歲時蘋薦以妥鄉先賢之靈垂之永久維時法梧門蕭昆由二先生首其議同人任其事思以成耿公方公王公金公諸君子之志屬振定識其緣起以遍告夫當世士大夫之樂與人爲善者庚申六月

初九日[illegible]

雜紀補[illegible]

王士正居易錄金檢討德嘉字會公楚廣濟人康熙壬戌會元溫然長者也以書抵余皆古人之誼備載於此云敝鄉茶陵李文正公墓在畏吾村劉同人祠堂記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其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之坎掩而已第不知當日門生故吏斂金錢爲墓具何以不表其墓方公封坎故道矣何難勒片石以紀之又數十年馬鬣且平地矣懷麓集賴陽羨蔣先生重刊若墓則危甚旣而思之惟閣學昊廬先生可告以此事若先生

晒語從容及之損一宴會之費遂可令先賢之隴昭揭千古眞盛德事也按此段係節錄

王士正池北偶談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崇簡云爲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坏土僅存明萬歷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爲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陸釴鼎儀與西涯同登第西涯時年十七鼎儀瓌林醉歸詩所云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

爭說李東陽是也西涯好推挽人才求詩者至塡塞戶限乃賦詩以止作詩鼎儀聞之失笑戲作又止詩貽之西涯申雞酒之約未踐也會謝鳴治陳師召促西涯題詠西涯遂渝止詩之約偕謝陳兩公載酒鼎儀邸舍李明仲羅亨父亦至即席分韻詩成書之卷軸鼎儀又嘗與陸文量飲朱懋遲宅有教坊弟子王秀侑觴夜深風冽琵琶絃屢斷主人以洞簫繼之秀舍絃按拍清歌數曲歌詞有學士波字蓋方言也鼎儀爲賦詩紀其事有醒後空慙學士波之句當日諸公逢太平盛際翰苑風流經過輙成勝引予嘗過北平孫侍郎蟄室獲睹西涯

陵祀歸和鳴治騎字韻詩和者數十人裝成行看子足
稱玉堂嘉話也鼎儀邸在新堤今已不知其處

[illegible]

後跋

余編涯翁年譜藁初就適唐陶山州牧卓鷹來都携之去釐爲五卷札致王惕甫學博刻于揚州惕甫修郡志無暇命門下士校刊輙寄板來脫畧錯誤固所不免葉雲素見之以爲宜重刊適余續編二卷成因合前五卷開雕于京師其義例則謝薌泉覈正之剞劂楮墨之費出于李載園方春之伊墨卿張雨舟陶怡雲何蘭士周閬泉王芷塘金載園趙象庵雕工既竣因並書之以誌此書之成非易易云時嘉慶九年十月十日法式善跋

先自如府君年譜

八世孫　易謹編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戊辰

府君生於八月二十二日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丁丑

府君十歲　墓誌云少服庭訓長且授經按是時兄有齋公已入縣學有齋公墓表云高曾而上並鄉居力穡公之父桂軒先生始去農服儒至公乃益明經業未冠遝隸學官爲弟子員蓋我家詩書之澤實開於桂軒府君庭訓首及於有齋公而次及於府君有如此者是年有齋公年二十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

成化七年辛卯

府君二十四歲　八月初八日長子潛生字孔昭號西巖又號桴齋弘治丙辰進士歷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以忤劉瑾出爲四川馬湖府知府致仕

成化二十年甲辰

府君三十七歲　桴齋公入縣學按公墓誌年十四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試以經義大奇之遂以第一人選入縣庠又按梅花草堂桴齋公傳云公父某故長者獨心奇公爲營高敞第令異日可通賓客則府君之鑒精矣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府君三十九歲　三月十六日次子潔生字孔修號東巖國子生授浙江布政司都事　是爲易七世祖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

府君四十一歲　時桂軒府君春秋高乃代理家政垣屋庳陋拓大之食指千餘治内馭外整整無敢譁鬨園池治亭館日擊鮮釀醲爲具桂軒府君安焉見墓誌按桴齋公屐桂堂記府君構屋奉親觴奕之樂在桂軒府君壽逾七十時是年桂軒府君年七十一

弘治二年己酉

府君四十二歲　桴齋公應天鄉試中第六十名

弘治四年辛亥

府君四十四歲　十一月初十日丁吳夫人憂

弘治五年壬子

府君四十五歲　文康公與府君異母弟也文康公年二十稍知趨向府君即愛而器之學爲文辭少可其

意稱玩不已試藝涉高等喜動顏色見壽序按文康公成化丁未年十五歲入學是年年二十

弘治六年癸丑

府君四十六歲　十二月初六日分居據舊牘桂軒府君分書一紙知之　又按文康公自序年譜云弘治六年癸丑分居仍暫依二兄家住在東庄七年甲寅冬方移居相傳府君最友愛文康公觀此及六十壽序所稱引至云友于其弟古未之聞則府君之友愛爲何如也

弘治九年丙辰

府君四十九歲　桴齋公會試中第三十四名殿試第二甲第三名初授翰林院庶吉士

弘治十一年戊午

府君五十一歲　桴齋公改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弘治十二年己未

府君五十二歲　正月桴齋公以山西道監察御史進階文林郎封府君如其官墓誌云欲讓所封於父而不能每用歎然敕命有云躬行孝弟著楷範於家庭賑郵凶饑被恩榮於國典按吳夫人墓誌稱府君爲義官當是以賑郵故被此恩榮但未詳在何年　又按桴齋公展桂堂記云府君雖含章蘊德弗用於世而寬厚直易陰德及人雍里公述先世言行云府君不殖貨惟務賑郵歲飢人施粥病者施藥死不能殮者施棺嘗教子孫曰僮僕有過姑戒諭之三犯始笞亦勿乘怒淩虐處人無少長貴賤溫厚樂易人皆感悅觀此府君之隱德盛矣宜其及身受封子孫科第蟬聯也積善餘慶豈虛語哉

弘治十三年庚申

府君五十三歲　長房長孫夢圭生字武祥號雍里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江西布政司右布政

弘治十四年辛酉

府君五十四歲　桴齋公以疾請告家居　秋文康公

應天鄉試中式囬府君集親知移巨舟大書春魁字

揭諸長竿具酒饌迎勞百里外

弘治十六年癸亥

府君五十六歲　誕辰文康公賦詩爲壽且期歲有祝

詞　桴齋公疾愈還朝除山東道監察御史

弘治十七年甲子

府君五十七歲　秋文康公赴北都拜辭府君囑曰取

第不汝憂凡百宜保重爾恐文康公略於細節萬一

貽親憂也　桴齋公奉命提督京畿學校

弘治十八年乙丑

府君五十八歲　文康公會試中式殿試狀元及第府君得報忭而蹈者累日　東巖公已入縣學按桂軒府君是年卒墓誌中已稱公爲縣學生故知入學在此年前　五月二十六日丁桂軒府君憂　六月十四日長房次孫夢川生字禹祥號虹橋歲貢生門人私謚淳靖先生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府君五十九歲　東巖公入太學見桴齋公作弟婦沈孺人墓誌云正德初孔修入太學卒業南都　十二月初六日次房長孫夢熊生字文祥號翼齋國子生

正德二年丁卯

府君六十歲　誕辰文會縉紳援故事徵文命觴往賀親朋繼焉府君以禫制甫終餘悲特深固辭弗獲而桴齋公所請京朝名公卿若少師西涯李公而下詩文若干篇適至府君乃命文康公爲之序

正德三年戊辰

府君六十一歲　桴齋公自武宗嗣服劉瑾當道屢疏遠佞息遊非其所樂已躭躭側目矣冬瑾黨劉宇入吏部其子爲畿内令謁公公絕之不與款曲遂爲所傾承瑾風旨出爲四川馬湖府知府見桴齋公行狀及誌傳

正德四年己巳

府君六十二歲　春桴齋公未之任有罷命遂致仕歸

即舍南鑿池疊山奉府君所謂展桂堂者也延賓觴
奕娛養情性十有二年而府君卒

正德十一年丙子

府君六十九歲　五月十四日次房次孫夢羽生字舜祥號寅齋由國子生任湖廣蘄州同知後以曾孫錫壽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是爲易六世祖

正德十二年丁丑

府君七十歲　歲首府君首倡一律邀會中同庚上杭令高先生思南守張先生和之因命工肖像爲圖繫之以詩同會諸老及里中韻士從而和之得若干篇卷成借魯頌三壽作朋之意題曰朋壽圖文康公爲

之序　按所云會者斯文會也吾崑成化弘治間有斯文延齡二會先桂軒府君出入二會三十餘年俱嘗躋首席厥後有齋公及府君繼預斯文人皆以爲難見朋壽圖序　誕辰文康公效白體賦詩十章繫以壽序　有慶七十速客小啓

正德十六年辛巳

府君七十四歲　七月二十五日卒墓誌云自桂軒府君謝世久之府君遂屏家事日與邑中諸耆宿結社爲樂佳時勝日每燕遊園亭或無客則子弟侍壺觴棋槊縱橫人多其曠達正德十六年辛巳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葬邑西鹿城之先塋春秋七十有四　按桴齋公作弟婦沈孺人墓誌云事舅姑能執婦禮問安侍疾必致愿款飲膳之奉必致豐潔先侍御命余兄弟析爨旬日一過其居其奉養益虔蓋府君自屏家政之

後已受承歡之養宜得優游於友朋觴奕自適其天也人稱曠達洵非誣哉沈孺人易六世祖東巖公夫人也

先自如府君年譜終

太傅文正謝公小像

小像贊

才之經綸器非瑚璉意廣智踈量狹

中淺幸際

昌期濫叨盛選跡誤厠於廟廊榮謬膺夫

軒冕罔知小載不可以大受而綿力

不足以致遠每臨事而兢惕恒捫心

而懷赧徒追

先皇之殊遇欲圖報塞而強勉結舌之際

持論侃侃匪躬之故遭時蹇蹇觸危

機而罔恤當逆鋒而直犯豈見可而
忘難惟以縮而自反向非
聖明之護持蓋將大僇之不免既蒙
麻而𣬉全亟奉頭而鼠竄寂寞之坳寬
閒之畈農圃是親麋鹿爲伴苟藏拙
而引恬因習閒而成散謝世路之紛
華遂平生之跡懶肆川泳而林棲玩
霞舒而雲捲振素衣于高岡濯傲纓
於清澗藉嘉蔭以夷猶求素心而往

返遵王路之平平履幽貞之坦坦內深省乎百愆德敢忘乎一飯時歌咏夫太平聊優游吾衰晚

木翁自贊

謝文正公傳

謝遷字于喬成化乙未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有御史驟遷中丞者臺中請文於遷遷曰此人不為公論所與我可以諛

言誣之字不許孝宗登極還
右庶子兼侍講内侍郭鏞請
選妃嬪還言上方諒陰豈宜
有此待陵工畢徐議之未晚
也弘治八年以少詹事入相

奄人李廣死欲加恩典遷力
陳其不可兵部以軍興議加
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遷曰先
朝以官田稅重故立折銀以
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

矣其事遂寢孝肅太后崩
禮官擬與孝莊並祔太廟
遷集議別立奉慈殿以祀
之奄人齎玄奉使武當勑
中欲載便宜行事遼東守

將張天祥妄殺論死近倖欲
庇之遷皆執不可上不能奪
也是時內府庫諸司宦官多
索賄賂民不勝其害遷秉間
言於上上令撰旨禁約遷曰

虞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
司搜括弊端明白開奏而
後科條可立也從之上留治
甚切委任二三相臣劉健敢
於任事而資遷之謀劉李

東陽長於潤色而資遷之典
則故能成弘治之盛上大漸
三人同受顧命武宗立而奄
人劉瑾之禍作尚書韓文伏
闕論之時遷等主張於內收

拷群奄而焦芳洩之於瑾上
得預脩遂不可動遷與健皆
歸瑾恨不已邏卒一出莫不
危之遷曰天祐吾明必無是
事君不見劉元城之事乎

纔旨落職弟廸子丕皆除名

嘉靖六年起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至京而引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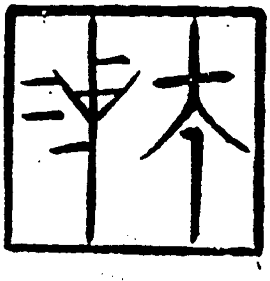
又四年卒年八十三贈太傅

謚文正

大清康熙甲子春王穀旦同

里後学黃宗羲太沖氏

拜撰



文正謝公年譜

七世裔孫鍾和重輯
門人倪宗正編

正統十四年己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公生時新構落成甫遷居而生公大父直庵公在閩中聞之喜遂以命名

景泰元年庚午

二年辛未

三年壬申

四年癸酉

五年甲戌始就外傅

六年乙亥
七年丙子從舅氏愼齋鄒先生學時已能屬對一
日直菴公與愼齋夜坐偶聞蛙聲遽曰蛙鳴水
澤爲公乎爲私乎應聲曰馬出河圖將汎也將
汎也直菴公與愼齋大奇之
天順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
三年己卯
四年庚辰時年十二父筍菴公以禮經授之初作
經義即成章不煩改削直菴公見之甚喜自是

學日益進

五年辛巳

六年壬午

七年癸未時年十五家事鞅掌簡庵寡兄弟無分

其勞者公早暮服勤而學亦不廢

八年甲申

成化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郡守京口吉公惠見之欲辟爲從事懇

辭吉公嘉其志白于提學憲副劉公遂補邑庠

弟子員

四年戊子初應浙江鄉試不偶歸益勵志進學

五年己丑

六年庚寅

七年辛卯提學僉憲松江張公悅臨邑考校擢置

案首大器之是歲鄉試復不偶

八年壬辰張公再考校仍置案首遂補廩膳生

九年癸巳

十年甲午中鄉試第一名藩臬諸公見之喜咸相

謂曰此甚似商公異日名位必繼之矣

十一年乙未會試禮部學士瓊臺丘公得卷甚稱
賞取置第三名猶以得卷晚不　其文爲恨
廷對擢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先是京中苦
霈雨
廷試之朝　制策甫降天忽晴霽縉紳皆喜以爲得
人之徵特方
詔翰林諸臣就館閣進學自是益肆力弗怠閣老
而下咸器重之
十二年丙申
十三年丁酉

十四年戊戌初考書最授
勑命進階文林郎推　封簡庵公如其官母鄒氏
　妻徐氏皆安人
十五年巳亥
十六年庚子時憲臺中有以附權倖驟陞都憲者
　諸臺官相率持厚幣請文爲賀峻拒之公在翰
　林廉慎自將不妄交際類如此
十七年辛丑同考會試鄉人有不第者肆爲醜詆
　弗與較巳而
廷試一甲第一第二名皆公所取而亦鄉人也衆始

服焉

十八年壬寅公次子丕生于京邸公亟以書報簡庵公卽命爲仲弟于五公後先是于五公蚤世簡庵公鄒安人痛惜不置公亦念未有爲其後者徐安人自生長子正後十四年而復生丕人以爲孝友所感

十九年癸卯冬滿九載銓曹例試一論冢宰歷城尹公取董子正心以正朝廷語爲題授公曰是語老夫端有望於子尹公在銓曹素名有知人之鑒自公初登第卽以台輔期待之相見必加

禮既書最陞右春坊右諭德
二十年甲辰春再與會試同考時
孝宗毓德春宮
憲廟慎簡侍從公遂選充講讀官內外咸以爲得人
二十一年乙巳充　經筵講官
二十二年丙午三載書最授
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加
封父如其官母妻俱宜人
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龍升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支從

四品俸

弘治元年戊申初開　經筵奉

勑充講官仍　日侍講讀與修

憲廟實錄時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者方寵幸遽請選妃嬪以備六

宮公上䟽諫其畧曰伏聞

陛下因內侍進言欲選妃嬪以充後宮臣愚聞之且

懼以爲

陛下聰明神聖豈宜有此舉動夫六宮之制固所當

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功未畢諒

陰之痛猶新曩
陛下以神器之重萬幾之煩勉遵
遺詔俯從吉典蓋亦出於甚不得已臣知
陛下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心未嘗頃刻
少衰柰何遽有此事必進言者巧爲諛詞以動
陛下而一時誤聽之耳
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升血氣未定如泉始達況至
孝格天深仁覆物衆所祝願天必降休維熊維
羆之祥螽斯麟趾之慶將有不期然而然者俟
山陵既畢禮制既終徐議其事亦未晚也疏入

命禮部會議於是尚書周洪謨等請如臣遷之言
行於祥禪後庶爲得禮
上從之鏞銜其說之不行亦不能有所加也
二年巳酉乞告省親時
上方勤聽講　不允公自爲講官務積誠意以開悟
聖聰每將進講必謝絕人事焚香設案置講章預爲
演習如在
上前及當講敷暢詳明無少疑滞
上每傾耳聽之後之柄用蓋
眷注有素也是歲以歸省不遂遣長子正迎養

三年庚戌春簡庵至京邸就養迄冬思歸公再疏
懇乞送父還鄉且省母
上嘉其孝誠特許之
賜白金文綺及寶鈔爲道里費且
詔馳驛往促令速來是歲冬十一月抵家
四年辛亥春三月還京夏四月滿三載書最進階
奉政大夫秋八月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支
從三品俸冬十月聞母宜人訃乞還鄉守制
上命有司爲營葬且遣官

諭祭實異數也
五年壬子冬葬母宜人于其鄉牛屯山之麓
六年癸丑繼丁簡庵公憂
七年甲寅葬簡庵公預以開壙合葬請
上遣官諭祭令有司如制終事
八年乙卯春　內閣員缺　命多官公舉五六員
公與長沙李公同被　簡擢
召命至家時服尚未闋秋八月既終制乃赴
召冬十月至京具疏辭重任乞仍供舊職不允
優旨敦勉莅事歷詹事兼職如故時

武宗在東宮將出閣特重儲端之任也公赴
召巡按移檄有司具水手銀若干公卻之即以爲
重建鄉賢祠費邑人頌焉
九年丙辰　命主考禮部會試所取多知名士衆
咸稱之時
日講視初年少間公特具疏以請
上嘉納之是歲　賜二品服
十年丁巳春
勑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官有諫禁中祀三清等疏
賜犀帶

十一年戊午春
東宮出閣奉
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冬以
詔書例授
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妻加　封夫人
贈祖考考皆如其官祖妣妣皆夫人是歲
淸寧宮災䟽請修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
上嘉納之引咎乞避位　不允
十二年己未太監李廣死欲例加
恩典公力陳其不可

上從之時內外文武群僚多有與廣交結者科道交
章論列而近倖或曲爲掩護公力勸
上從公論以清朝綱
上以干礙衆雖務爲含容而後亦漸次罷黜矣是歲
賜一品服
十三年庚申
東宮既出閣屢疏請遠佞倖親儒臣戒嬉遊勤講讀
上每嘉納之
十四年辛酉虜犯大同官軍失利
上爲之旰食遣內侍持　手札問安邊機宜公立疏

十二事以進

上即行之時國用頗乏兵部尚書鈞陽馬公文升奏

請於南方折銀米內每石加銀二錢本至閣下

公執不可曰南方多官田稅額甚重有畝至一

石以上者宣德正統間知民不堪命故立折銀

法以寬之今若加二錢則反重於本色民復重

累矣且足國惟在節用用不節雖加賦何益請

付外廷公議其可否本既出物議沸騰事遂寢

十五年壬戌屢有勤政保治節用恤民等疏時

視朝稍晏諸司章奏或平報遲亦有留中不出者又

織造營修等事頗繁故力言之皆見
采納是歲有玉帶之 賜
十六年癸亥春
賜蟒衣大明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夏授榮祿大夫冬征武岡蠻寇平
賜俘獲人口
十七年甲子以災異疊見乞避位 不允再疏懇
辭且舉禮部尚書吳寬吏部侍郎王鏊自代二
公雅有時望故特舉之
上甚嘉悅而吏部侍郎焦芳者交結近倖汲汲求進

以公所舉妨其路深憾之是歲
孝肅太后崩先是
孝莊太后崩時禮官預擬二后並祔至是
上召議陵寢事因請
命禮官集衆議以正典禮
上卒從衆議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神主太監齊玄者有事湖廣武當山
勑內欲加激濁揚淸便宜行事等語公曰此憲臣
之職也孰不可
上從之遼東將官張天祥掩殺不辜冐功賞事覺近

倖出爲掩護欲顛倒其是非公力爭之忤
旨盛怒已而復　温顔慰諭益諒其無他也是時
內府各庫及各倉場諸司署事內臣多作奸索賂
民不勝其害每因事言之而群小蒙蔽莫能
華一日太監戴義傳　旨曰
上訪知諸內臣害人謂先生素深惡之可擬
旨通行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部司搜
剔弊端明白開奏俾其奸無所容而後嚴立條
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乃手疏備陳之
上甚悅翌日召至榻前面諭令即擬

旨施行於是各倉庫馬坊弊頗爲更革御馬監軍
士多以虛名冒賞給其弊尤甚每以禁兵不許
外知有司莫或敢詰至是亦就清查糧賞十省
六七矣又言近日營衛官軍及各司工匠俱多
曠缺至於民間戶口亦漸衰耗生齒日繁而版
籍日減蓋多逃亡脫漏故也宜一體根究
上即令擬　旨付諸部務責成效
上臨御久晩益勵精庶務故屯田鹽法及邊方馬政
等事皆因公等言漸次修舉事方有緒而
宮車晏駕矣至今令人撫膺痛惜而不能已焉其間

關係尤重者則莫若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蕩無名籍自成化初區處失宜用兵驅逐幾致大變是後遂置之不問迄今生聚又倍蓰於前公深憂之旁與同列議該部莫肯協心後得尚書洪洞韓公文克承

上意議舉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之公撰

勑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順其情至皆歙然聽

命柰忌功者百計沮撓中道而止然所得編戶亦三十餘萬蓋百十之一二耳向使得究厥成則流聚之民皆有名籍而荆襄諸郡可保無虞

矣識者有遺恨焉隨事納忠時有獻替然事關
機密多不存稿人罕得而知也
十八年乙丑夏五月
上不豫與
顧命秋七月奉　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
士如故疏辭不允乃拜　命
正德元年丙寅春二月一品滿三載給
誥命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妻加　封一品夫人
追贈曾祖考祖考考皆如其官曾祖妣祖妣妣
皆一品夫人初開

經筵奉　勅同知經筵事纂修

孝廟實錄奉　勅充總裁官時政多缺失自劾不職

上疏乞辭避重任又條陳論列懇辭重任俱

温旨勉留既又抗章乞休仍　温旨勉留冬十月

再引疾懇疏乞休奉

勅給驛還鄉并　賜人夫食米　勅曰卿出逢景

運歷事

先朝首擢廷魁薦登秘閣誠心肯道博學宏才昌辭

大闡於謨猷健筆弘敷於制作清白之操百鍊

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徃荷

先皇之末命寔朕躬之是遺嗣統之初茂隆倚任乃
能開心輔德隨事納忠定國是于著龜獻箴言
于藥石時當勤恤義切臣鄰方一體之是資遽
累章而求退勉留至再祈請益堅特示允俞用
成雅尚命有司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五石歲撥
人夫八名應用仍賜白金綵幣襲衣以表眷懷
夫狀元執政自古爲難而全節完名尤不易得
兼茲衆美式見于今卿歸養德抱和順神益壽
化善良于鄉里貽宦業于子孫續安石之高風
酬王曾之素志於戲志力有餘年齡未艾卿其

保愼之哉故論

武宗之初卽位也以三臣皆受
先朝顧託曲加優禮言無不從已而焦芳者求進彌
急既以鄉里之故怨劉公薦引不力又怨公先
薦吳王二公乃肆爲傾奪之計益交結群小媒
孽百端謗加於劉公者靡所不至亦次及公讒
閒既入事多掣肘漸不可爲公見其幾遂力求
去公與劉公既去　而芳遂進逆賊劉
瑾者擅柄乃深相結納表裏扇構恣意妄作無
復顧　公歸鄉杜門僻處絕口世故惟與一二

故老徜徉山水間而芳以公衆望所屬恐其復
起深忌之造為不根之謗激怒璫賊必欲置公
於淵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處裕如也公在
內閣餘十年與劉李二公同輔政李公雅與公善
劉公亦敬信之二公或微有不合公常委曲調
和於其間俾不相矛盾故三人共事無少間隙
有所建明必出於長或有不可併力爭之如出
一口至當任怨時則未嘗以先後為退託故職
任無曠物論與之
孝廟任遇始終不衰晚年於公尤加

眷注大臣以疾在告例必數日後乃遣醫公嘗以瘡
疾一日不入朝朝始退而太醫問疾者已至前
此所未有也近習有欲竊天者或巧爲浸潤
孝廟輒曰彼輔導之職事固當然又嘗面諭曰先生
輩職在輔導先生不言當誰言耶又嘗曰先生
輩是腹心大臣凡事正宜爲朕擔當
聖明委任之隆槩如此公接物甚恭遜而自處甚嚴
非其人不苟合居要地門無雜賓貴戚近倖一
無所交惟以忠勤上結
主知善類倚以爲重其去位人尤惜之留都科道交

章奏留觸怒權奸駢首逮繫備遭慘毒有至死
者不悔也
二年丁卯逆瑾追訶事者絡繹旁午竟無所得無
何鄉人有應
詔薦舉者因波及公且蔓延劉公幾致不測頼
上保全之與劉公俱奪職瑾復移怒挫
旨公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爲民
三年戊辰公卽杏山莊舊址構小堂爲逸老之所
自是足跡不入城府日與憲副雪湖馮公倡和
共間有湖山倡和傳於時公在館閣及投老林

泉詩文甚富共若干卷藏於家皆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後當有垂之不朽者此特緒餘耳間與
客或諸群從圍棋不較勝負與闘即推枰靜坐
四年己巳歲饑大賙鄰族之貧乏者嗣後歲以爲
常雖疎戚遠鄉亦每有待粟舉炊待槥舉殮者
五年庚午逆瑾伏誅公與劉俱蒙
詔宥而廸丕亦復職先是瑾揑
旨追奪　誥勅及賞賚等物責限甚廹公即日珍
襲將納諸官是夕適誅瑾報至遂寢
六年辛未新搆祠堂每旦必衣冠率子孫焚香㕘

謁遇忌辰雖老猶茹素祭物必躬視務極豐潔
祭儀一遵文公家禮而少加損益俾世世守焉
七年壬申海溢公募人瘞溺屍數百出餘粟賙族
里之被患者海堤乃元餘姚州州判葉公恒所
築比爲潮水衝齧公遺書巡視都御史陶公琰
大加修築堤外復修備潮塘高厚倶倍昔公念
葉州判之功議建祠以專祀之有司嘗具
請祠費亦且徵于官而事竟不就公每論及輒以
爲恨公家居几有司過訪必備舉民間利弊爲
言而於水利尤惓惓鄉人德之

八年癸酉

九年甲戌修族譜謝氏之先有長二公者自臨海徙居餘姚東山鄉之四門宋末壽和皇太后嘗詔族人各逃避自為生理長二公之徙蓋其時也譜逸不存亦以此耳後臨海有以舊譜來會者寔祖晉太傅文靖公傳至宋少傅惠正公歷歷可考而徙居四門世次甚明今續譜只以長二公為始祖蓋恪尊直庵公之訓也

十年乙亥

十一年丙子

十二年丁丑公幾七十患頸疽甚危公忽憶飛龍奪命丹進一服病勢頓減調理二月而愈衆以爲神祐

十三年戊寅

十四年己卯

十五年庚辰

十六年辛巳

今上登極　詔加優典縉紳薦起公者甚衆翁廸子丕皆起用廸陞叅議丕又以纂修武廟實錄被　召是歳九月適徐夫人大故丕不果

行公毎出遊湖山必携子弟止杏莊或經旬而
歸自徐夫人卒雖遇風雨必返
嘉靖元年壬午　遣進士邵經邦齎　勑存問
上存藩邸即知公名故
恩典獨加隆焉　勑曰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
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
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爲不易卿性資端方
器識宏遠粤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
天下蜚聲翰苑譽望彌隆逮我
孝宗皇帝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

不激不隨宜達德意慎守彝章培植人才護惜
善類延訪于便殿顧問于平臺忠言讜論俾益
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寔惟卿二三大臣佐理之
功暨聞
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竭誠悃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協心匡弼毅然不
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
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
權奸横加讒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乃
今年躋七秩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

之前代亦不多見焉朕嗣承
天序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
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
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官齎勑存問仍
賜羊酒命有司月饋官廩八石歲給輿隷十名
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
用表儀於天下則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行將起卿於
家庶幾得聞猷告以輔朕之不逮惟國家有無
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故諭公其

疏遣長子正入謝 温旨褒答仍蔭正爲中書
舍人因及洛陽劉公洪洞韓公各蔭子一人正
以徐夫人殯在堂乞終制許
批查伊母應得卹典於是遣官
諭祭者再造墳安葬并造公壙齋糧二十石麻布
五十疋舊例一品夫人卒止諭祭一壇齋糧麻
布必勳戚始得今加隆如此以 內閣重臣例
耳葬地在杏山之麓即公逸老所也
二年癸未
令有司時加存問從都御史何公天衢請也

三年甲申仲子丕赴　召北上公曰我所望於汝
者盡臣職報國恩耳是後凡寓書至京
　必舉此二言為訓他事一無所及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六年丁亥時公年踰八十朝野尤望復起少師鵝
湖費公嘗薦公甚力不果用至是以遂庵楊公
　薦遣官齎
勑起公于家　勑曰朕惟自古君天下者必圖任
舊臣商書曰人惟求舊周書曰無遺壽耇以

老成之人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謀慮精
況其風聲容色足以消人邪心興人逸志欲引
至治必得若人卿蚤以文魁天下敭歷館閣望
重一時德器才業簡在
先朝既乃以忠直見忤擯斥家居者十有六年朕在
藩邸已知其名比當臨御之初復採公言遣官
存問適因內閣缺人輔臣薦卿堪爲元佐深協
朕懷特遣行人陳侃齎勑召卿于家仍令浙江
鎮守巡按等官敦趣上道馳驛而來虛席以待
惟卿風采 表儀朝著尚資納誨輔德之功

用成昌大休明之治若常行政務及文字纂述之事俱不相勞且朕既曲盡禮下之誠卿亦當勉圖體國之義勿上辭章以負朕望昔唐之郭子儀裴度宋之文彥博俱以耋年被召繫國重輕卿年雖老精力尚健是宜幡然而起毋令諸臣專美前代惟卿之休亦惟邦家之光卿其欽承之故諭公感

上恩禮過隆義不容已廼八月發程十月抵京

陛見之日

天顏甚悅舉朝士大夫門生故吏咸以復見公爲喜

下至衛庄途人衆觀如堵越數日
勑改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餘如故復
命克明倫大典總裁官公在舟中嘗具疏稿共六一
畧曰臣退休衰耄分與草木同腐荷蒙
聖明篤念舊臣將 勑召用不容辭避且待臣以納
誨輔德之任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商高宗
之所以待傅說之典顧臣庸陋何敢妄希古人
然思無以仰答
陛下之殊遇因敢竊取古人之緒餘以 獻傅說之
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秪若王之休命葢謂君德莫先於納諫君能納諫則臣下不待命令而信從矣臣又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葢謂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臣願

陛下兼聽　於諸逆心之言　曲賜優容以作忠直之氣

詳加審察以過諛佞之風則

聖德日新

聖治日隆矣此輔德第一義也其二畧曰恭惟

皇上赫然勵精鋭意更化深懲寬慢之獘痛革黨比之私此誠今日急務臣聞之君道固貴乎剛居上以寬爲本求治不可太急更張亦須有漸若驟加嚴廹恐惶駭失措者多矣且爲政惟在得人人才亦甚難得若棄短取長則人皆可用小過不宥則下無全人臣願

陛下明察之餘濟以寬簡剛斷之際加以含弘廣招延之門開自新之路至於用舍之際務合衆論之公如此則人不乏用而事功可成矣公入朝後自度衰年不能久居位遂力求生還二疏不

果上十二月
上以天寒且見公拜起頗艱
特旨凡常朝免公朝參除夕　賜詩一帙內有恭和
御製詩
七年戊子正月從
上郊祀　賜錦織大帶　賜翊學詩一帙時公偶嬰
微疾
上遣中官　賜酒米食菜等物　遣太醫院官診視
復　遣鴻臚寺卿鄭紳　諭旨令即出供職公
月公以衰疾懇辭

上亦念公老允之　賜勑遣官護送人夫食米照舊
陛辭錫宴仍　賜白金文綺寶鈔襲衣勑曰卿始
奮奇挺靈來自南服以文學魁天下既而自翰
林轉宮僚講筵供奉敷仁義之嘉言史局編摩
持是非之直筆積歷既久官序屢遷遭際
孝皇擢居綸閣謀猷隱于入告功化著于外宣承顧
命以受遺屬讜言之罔極優游林壑者二十餘
年縉紳想望其風采朕入嗣
大統以來廷臣交薦繼以輔臣之請乃遣勑使召卿
於家趨命入朝朕深嘉悅方切倚毗而以年老

乞歸上疏懇請休致朕慰留益切而卿請益堅察其志有不但已者勉從所懇給驛差官護送還鄉人夫食米照舊撥給應用仍命有司時加存問夫求舊固君仁之義而優老亦王者之仁卿之年躋於八十而其請至於四五周有不得而强留者矣古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里門教其鄉人子弟此風俗之所由厚也卿年雖老而精力猶健尙歛其所未竟者以教於其家畢施於其鄉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傳之天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不亦大有益

於我國家歟朕其保光順神益臻壽耇以慰朕
懷故諭　內閣楊公等請遣公子正護送為使
上可其丕亦欲請假待行公曰
日講在邇汝宜盡心職業勿以我為念止之我
朝父子翰林固多未有先後為　日講官者又
慶成宴班父子俱在　殿上皆殊遇也縉紳榮之
公歸適生玄孫五世相見人尤以為罕
八年巳丑九月公冐氣偶傷不食數日而愈冬十
一月疾再作公寓書正丕以不及見為言先是
正足患風濕將乞

恩養病陸太孺人思歸不已將欲給假送母還鄉及

得請即日具疏懇請俱蒙

允公聞之喜二子未抵家而公疾愈矣

九年庚寅公見二子歸侍樂甚日宴聚一堂鄉人羨之公狀貌秀偉高額豐頤美髭鬚衣冠有定制不逐時好耄年入朝少壯無異及得請歸精神倍常衆謂公之壽殊未可量也十二月忽舊疾再作力疾撰愼齋先生墓表復寄老友朱東谷詩一章詩曰天上歸來久杜門生平心事有誰論哀殘伏枕還憂

國強起令僮具表孫元

夕華燈喧里巷新春淑氣滿乾坤追思朋舊今
無幾何日相過倒一尊詩成前二日東谷已死
公實未之知誠一異事然此詩雖出病筆氣格
不减衆猶望公當勿藥而公素知命自度不能
起矣
十年辛卯元旦公力疾具冠服望
闕行禮守巡諸公過訪猶懇懇以民間利弊爲言
無異平時諸子見公飲食漸减勸進藥餌公笑
而不答　至二月十八日子孫家衆咸侍側披
衣起坐而逝遠近聞之莫不慟悼公罹疾幾三

月無一懿語語諸子惟曰吾生荷
國恩巳踰涯分莫可爲報身後愼勿乞
卹典六三月撫按官以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　遣官諭祭者九遣工部羅主事餘
慶啓壙合葬　贈太傅謚文正謚出
聖明特筆殊槪輿情　誥曰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盡忠不以進退渝其節朝廷眷舊不
以存亡異其恩矧茲黃閣之耆英雅繫蒼生之

重望懸車再遂易簀俄聞宜極優崇用昭終始

故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謝遷少負奇

才出逢昌運名魁多士詞林擅華國之譽資歷

清階經帷展格心之蘊典史局而萬世之是非

不謬司文柄而一時之俊彥兼收叅際

孝皇擢居祕省慶明良之交會效丙魏以同心

玉几受遺金縢載啓雀鼠搆釁雖見沮於匪人麟鳳

儲祥終應徵於治世逮朕嗣統首詔褒賢勁氣

清風驗海內瞻依之切高年碩德孚朝端論薦

之公爰增級以殊霈復遣官而存問荐膺召命深慰群情屢上辭章竟成雅志旻天弗弔慨大老之不遺斯文未亡恍令儀之長在茲特贈爲太傅謚文正於戲赫赫台垣命數偶符于安石明明輿論聲稱奚媿于王曾全歸河嶽之精永作衣冠之範幽靈弗昧茂渥其承

此陳公簡齋年譜一冊單刻本非附全集之後者四明估人持以來謂者殆為范氏藏書也然天一閣目中亦無之不知何也

壬辰十月雪晨題 小雁

年譜叙

先世陳氏出自上虞小穴再傳而徙居餘

姚夏少里宋宣和建炎間有

諱升者以行誼起家兩禦巨寇授武功大

夫邑人至今頌之厥後孫

諱皋復徙眉山寔百世不遷之宗也

明興來累世好脩家聲丕振暨

先大司空葢巳九世矣登進士歷事
四朝享齡百歲其間勳猷聞望輯在年譜
者最詳且核然而未易更僕數大都士
君子立身惟忠孝廉節為上當筮仕初
痛憶
祖考旅櫬蠹吾幾湮滅者六十載多方搜
訪展轉匍匐不憚數千里之勞而手昇

合空竟以慰
祖靈承
父志孝莫大矣正德間逆瑾竊政中外靡
不饋遺乃獨抗節歷藩臬卒莫為禮瑾
憾之中以他事罰米者三後瑾敗抄其
家剪除餘黨殆盡嗣是撫鄖陽督採辦
位登八座前後約四十餘載官轍所至

戮遍寰宇卒乃矢心戮力不避艱危繚
始如一日倘非盡忠王室胡為久而靡
懈哉及致政歸蕭然一室甘貧茹素如
布衣然里閭中有來謁者云採辦時羨
餘數萬何苦皎皎至此曰吾猶婁婦也
肯以皓首改節耶吾寧廉介俾子孫世
守清白足矣夫忠孝廉節自古稱難占

一善且足以享令名顯當世况完德乎
試觀吾姚若謝王孫諸公挺生一時彪
炳千古我
先大司空適際其會亶與之暉暎後先著
忠孝若廉節似不少讓而天壽平格
帝眷優隆視諸公猶或過焉
世宗實錄有曰陳　操行端慤砥在有聲

斯盖垂萬世而不朽者歟竊聞之
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三省佩服先德久矣寧不明不仁乎
哉遂乃稽首颺言叙而傳之後
萬曆歲在甲午季春之吉曾孫三省載百
拜謹叙

明南京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簡菴陳公年譜

公姓陳氏名雍字希冉別號簡菴

公少時雅志好修景慕先哲因命名與仲弓同遂以簡號作箴以自警焉箴曰於維仲弓聖門高弟德行之科簡重之器嗟予何人乃敢自企仁而不佞質或近似先正有言希之則是既名吾名復姓吾字簡以題菴而豈無謂羨墻於堯神交心會居敬行簡默契聖意服膺斯語勉勉弗替太簡則亂太簡則廢敬主於中簡乃有濟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持敬之功於斯爲至簡哉簡哉毋失之泰敬之
敬之庶幾無愧是箴見公生平之槩首録之
景泰二年辛未四月十五日亥時公生于邑東北眉
山里
公祖考好古公祖妣鄒淑人考顧菴公妣胡淑人
家世居眉山素業儒脩善自
明興卒潛德未耀顧菴公毋私祝曰願吾門産一佳
兒能以經術顯者庶亢吾宗乎是歲公生有吉兆
盖天道福善之報云

天順三年己夘九歲就塾
是歲公讀朱子小學諸書公甫童稚即勤學有大志
四年庚辰十歲課詩
是歲公讀四書并唐詩作絶句緣公先世多善詩故首習之後積詩文若干卷行于世蓋家學相承也
五年辛巳十一歲
六年壬午十二歲

是歲公讀唐音講解四書輙了了暗曉大義

七年癸未十三歲

是歲公課作律詩習趙子昂帖

八年甲申十四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五歲

二年丙戌十六歲

三年丁亥十七歲

公累歲課詩是歲和唐音朋輩無論長幼咸推讓

之聘楊氏楊出同里嶺西故族有賢行

四年戊子十八歲習禮經作文
是歲公受業於姊夫郡博徐德輝公習禮記始作文
五年己丑十九歲成嘉禮延師
是歲春公始冠娶楊氏延本邑項銓公于家講解經義
六年庚寅二十歲從師
是歲公出邑復受業于項公生徒頗衆無踰公者
七年辛卯二十一歲從師

八年壬辰二十二歲從師春長子文匡生

九年癸巳二十三歲從師

是歲本邑陳公倫以戊子舉人設館于歷山張謙家公往師之講解經書以平日所得師傳盡折中焉研究奥旨大有裨益

十年甲午二十四歲會課夏次子文斐生

是歲公與徐德輝公張撫宇民韓守清假館于建初寺會課時諸暨駱𡎚馮珏來師汪公銳亦館寺中相與討論後公駱馮韓俱登進士徐以歲薦任

南昌郡傳

十一年乙未二十五歲會課

是歲公與徐德輝公復假館于邑萬石長韓綺家會課偶黃巖術士徐文昂云公癸卯甲辰連登至顯宦果驗術亦奇矣

十二年丙申二十六歲會課

十三年丁酉二十七歲會課

十四年戊戌二十八歲館于里

是歲横河胡楊朱陸諸姓延公課子弟其弗共事

者輙毀公有詩志感云

十五年巳亥二十九歲會課

十六年庚子三十歲應試

是歲學道胡公榮來校科舉公以儒士入試

十七年辛丑三十一歲會課

是歲公肄業於家志益淬勵

十八年壬寅三十二歲會課

是歲公會文漸至馴化

十九年癸卯三十三歲以禮記中浙江鄉試十名

是歲公府試魯有先王遺風論甚佳學道優取入
試内外簾俱首録臬司吳公文元裁居次卷中鄉
試十名録經文一首
二十年甲辰三十四歲中會試二百七名
廷試李旲榜二甲九十二名工部觀政
是歲主考大學士彭公華左庶子劉公健文尚平
正典雅公中式
二十一年乙巳三十五歲觀政
二十二年丙午三十六歲歸省

是歲星變將進士量留餘給假省親夏五月公至
家留心吏事

二十三年丁未三十七歲赴京觀政

是歲夏五月公赴京復在部觀政時

孝宗嗣位賞紵絲一表裡

弘治元年戊申三十八歲夏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
事

是歲三原王公起冢宰夏四月公授工部營繕清
吏司主事管修通州倉兼管張家灣料磚廠各衛

料價逋欠頗多公查舉兩月一次倒次第完納舊
厰交磚不便改遷水次向多包攬磚料充溢祠宇
不完納公取儀真臨清磚厰追報冊與收磚簿查
對攬戶不能隱悉追賠民家私藏者准令首發補
償宿獘一清
二年己酉三十九歲
三年庚戌四十歲
四年辛亥四十一歲夏給由授
勑命改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是歲夏公三載給由部考有立心向上作事便人
語封考順菴公承德郎工部主事妣胡氏配楊氏
俱安人吏部以公善法律改授刑部時問刑條例
未曾修正須行歷年具奏雖有全文刊刻難于檢
閱公悉心比附中律例

五年壬子四十二歲署四川司篆

是歲本司正郎出差公執篆問刑平允大理無駁
各司疑獄多取決於公甚有能聲

六年癸丑四十三歲夏陞本司署員外郎

是歲公斷馬回子等大獄明決大司寇白公昂少
司寇戴公珊謝公綬咸器之名重一時
七年甲寅四十四歲夏六載給由實授員外郎秋奏
乞歸省
公祖考好古公雅古慱洽尤長于詩與上休徐祖
律後清楊希瞻時目爲三絶嘗從事保定府蠡縣
役滿赴京病故妾吳氏義男陳敬携骸骨歸蠡殯
古廟邊後敬復故敬子孫移楚留新庄向無音耗
公方幼時祖妣鄭淑人與考頤菴公嘗誨之曰爾

祖旅塟三千里外吾力未能迎櫬歸徒引睇北號
爾童成人可無念爾祖耶公謹識之至是同年何
公琛任灄懇屬焉適敬甥李檀充縣隸知其槩引
吳氏女壽姐所生甥王強指示墓所又出敬所藏
本邑原給引文及徐祖律寄敬二書送何驗的乃
令檀同強至京報公公見之悲喜交集是歲秋奏
乞省親至灄省墓哭盡哀遂歸復于顧菴公圖遷
葬有謁墓文及詩　詩曰
帝命南來謁祖塋西風落木　恨難平三千里外留新

土六十年前好古名地下有知應瞑目世間傳語
共傷情蠡吾父老爭迎訝須鑒區區一念誠
八年乙卯四十五歲冬赴京復任
九年丙辰四十六歲春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遷祖骸
歸塟
是歲春公陞湖廣僉事復至蠡啟祖墓舁骸骨歸
與祖妣鄒淑人合窆于桐木湖蓮花峯好古公旅
塟已六十餘年改遷者再妾義男俱物故人罕識
者幾至湮滅幸公多方訪求克歸祔先塋于以安

祖靈成父志可謂孝矣薦紳先生咸作詩詠其事

有雙玉合藏集

十年丁巳四十七歲春赴湖廣任分巡湖北道

是歲春公至湖廣巡常德府新舊詞訟煩劇五日剖決皆盡父老驚嘆以爲昔所未見時多龍舟競渡至殺人公嚴爲禁諭變其俗至辰州訪積年土豪悉問遣地方賴以寧自桃源巡辰州有感馬上作長歌一首　歌曰桃源西來古仙鄉江流渺渺山蒼蒼神仙有無竟莫辨至今人世傳漁郎渡江

直入桃川路不見桃花見芳樹欲扣青山問前事
寂寂荒烟日将暮公家事急行恐遲心轅意馬恒
自馳一程始至鄭家驛沅靖遠在天之涯明晨促
發向新店渡水登山百餘遍莫嫌徒卒苦饑疲穩
坐肩輿亦稱倦驛亭小吏前致辭白日猛虎當路
岐兩月食人至八九行者退縮居人悲我聞斯言
驚且駭急欲祛除去民害虎北渡河頌賢守守兹
土者寧不愧界亭已屬辰州境總是崇山與峻嶺
民舍軍屯兩不雜火種刀耕自相養馬底前頭山

更高步步走入烟雲遥冷水坡前日輪小馬鞍岡
上風聲號薄暮辰城遥在目此身今在行臺宿須
史候吏來遠迎路傍車馬多如簇居民安堵寂不
驚清風一道來
王庭借問豺狼今在否埋輪豈獨洛陽亭丈夫得志
道可行要使海内皆澄清萬里修途未相半服中
聊作觀風行
十一年戊午四十八歲巡湖北道
是歲春公巡平溪道中櫻桃盛開追和李太白二

月見梅花二韻　詩曰櫻桃幾株紅間白似向新
春試顏色斯地斯花何太早路畔娉婷詫行客上
有松栢當隆冬青青不妬白與紅飽含霜雪祗自
若畧無纖態迎春風至靖州按察將胡瀚貪狀究
革所歷郡邑悼公廉明供職惟謹回抵亮寨夷酋
土官迎候有詩侈其盛　詩曰百有年來治化成
華夷一統昭文明冠裳美麗誇蠻俗言語侏㒧作
漢聲士女載途瞻漢節尊罍舉案獻真誠眼前都
入覲風筆留與斯人頌太平

十二年己未四十九歲改巡荊南道

是歲公巡荊南道遇大赦將久禁罪犯盡釋之有大盜黎姓者兄弟四人在監利蘆坡中出沒漸至流劫公擒捕殆盡賊首逃長沙購能捕獲者賞賊遂自縛來謁云我畏陳爺不敢匿究問如律盜賊始戢時壽王之國公獻以詩皆保國之言王賢之宜都王知縣假餽王名私斂千金公訪究追銀給散王前站有驅勒者亦治以法内臣等欲住夾陵倣齋意圖需索畏公即起程官民省事多矣

十三年庚申五十歲春歸省冬十月丁外艱
是歲春頤菴公病于家公聞告撫按假常山收買
年例供應紙劄差圖便道歸省往年紙戶先饋千
金方派造爲常例公痛革之闔公廉名弗敢犯事
竣遂按方置藥酒一罈名神仙酒亟回省親酒飲
盡病果愈時頤菴公八旬六同公誕辰有詩　詩
曰年華虛度巳知命具慶椿萱感昊穹眉壽年過
人世少夏初望日誕辰同班斕戲舞且爲樂天地
恩深寧有窮更喜荊花多伉儷滿庭和氣藹春風

撫按促赴任公遂往留詩訓子姓以清白且以孝
養頤菴公屬之　詩曰自離爾等來心中甚不樂
忿忿不平氣鬱鬱難消却平生氷玉操自謂清且
白而何群小輩欲使遭齷齪原憲甘自貧環堵何
愧作盜跖總致富清議豈容默爾等尚改圖勤儉
勿落魄蚤暮專誦讀方春事耕作自奮或自成有
祿亦有獲我本升斗俸不能供大爵養廉只賴此
爾勿思歸臺堂上有老親步履非矍鑠爲我善承
奉有疾進湯藥勿使甘旨缺定省慰朝夕有善必

獲報天道自昭晰爾等聽我言此心庶可釋冬顧
菴公病復作十月二十一日不起公聞訃奔喪抵
家
十四年辛酉五十一歲葬顧菴公
是歲公造石椁于好古公墓東窆顧菴公于右盖
以父可近祖且地道尚右也
十五年壬戌五十二歲讀喪禮於家
十六年癸亥五十三歲服闋赴京冬復除江西按察
司僉事

十七年甲子五十四歲春赴江西任分巡九江道

是歲公赴涇江監兌軍糧湖廣軍職以公舊上司頗嚴憚禁戢軍士糧多羨餘上下稱美值歲旱隨處行香雨即至時有浮梁生員六人赴省試宿于景德鎮盜殺之莫知為誰又淮王府奉祠許奏承奉舒芳等宮闈事釀成大獄俱久不結撫按委公勘治公提犯數十人分為四處隔別研審遂得殺生員狀招成申呈覆驗果的承奉舒芳等俱擬重罪聞于

朝二獄始結秋八月江西鄉試公監試甄別是榜稱
得士云事竣登滕王閣有詩　詩曰滕王高閣欲
撐天此日登臨思渺然畫棟朱簾無復舊浦雲山
兩却如前堪嗟萍水同爲客不信蓬萊別有仙翹
首
帝鄉千里外寸心長向日邊懸公閱江西省誌有譚
節婦八磚亭事頗奇作詩褒之　詩曰萬里胡塵
白日寒幾多佳麗逐征鞍芳蘭恥落腥膻手烈火
難回鐵石肝正氣直同天壤久遺容不共野花殘

聖朝褒重闢名教廟貌峥嶸登後觀後曾孫三省令
永新謁譚烈婦祠檢前詩勒石于亭
十八年乙丑五十五歲巡九江道秋八月丁内艱
是歲秋八月十九日胡淑人病故公聞訃奔喪抵
家
正德元年丙寅五十六歲葬胡淑人
是歲冬公舉胡淑人殯與顧菴公合葬窆于左盖
原虚左以俟也
二年丁卯五十七歲讀喪禮于家長子文臣以禮記

中浙江鄉試

是歲文匡年三十六中鄉試五十九名

三年戊辰五十八歲服闋赴京復除山西按察司僉事

是歲公至雲中道謁狄梁公祠有詩　詩曰讀罷雲碑淚灑紅孤忠直節豈如公一身獨任綱常重數語全歸社稷功日翳群陰終自白水遭百折竟派東英風凛凛荒祠下千載令人感慨同

四年巳巳五十九歲夏陞山西布政司右參議

五年庚午六十歲春陞山西按察司副使

時逆瑾專政峻法繩下遠年未完勘合并刑獄俱刻期完報公雖漸次完結而絕不與通是歲乃中以他事罰米者三朊楊淑人簪珥抵納幾不免提解聚謫之慘蓋公素性節槩不肯阿附至此

六年辛未六十一歲除逆瑾餘黨

時渾源州有布政孫逢吉娶逆瑾妹談氏逢吉子聰任兵部司務結歡瑾特厚諸凡朝事及捏造旨意出自瑾者咸託之聰大臣奔走其門各省靡不

饋獻氣焰逼人炙手可熱公獨弗之禮不饋遺亦
不赴招飲聰憾之甚是歲瑝敗聰典刑抄其家多
欺匿公多方搜索将各庄房屋及牛馬等類共變
銀七千兩并談氏解京餘黨悉伏辜
七年壬申六十二歲夏陞廣東按察使
八年癸酉六十三歲春赴廣東任冬入覲陞河南右
布政
是歲公赴任廣東道經胥江有詩　詩曰心旌遥
指廣川城猶有孤舟兩日程水過胥江看漸濶山

從横石勢方平觀風豈直窮民隱問俗多應尚甲
兵自笑非才成老拙一官深恐負平生往梧州謁
揔督林公舜舉林素知公政聲甚雅重之先是碩
民以爭田殺人三百詞連元宰梁厚齋公子次攄
兩京言官交章發其事并及厚齋公當道稍護之
輙被劾法司奏差給事中刑部郎各一人往勘顧
望弗敢決公檢卷曾擬次攄謀殺人知而不行減
行者一等發配公謂律意甚當且查次攄當殺人
時已往京取結在卷吾詎可畏人言而當以重罪

乎遂止擬前罪回繳公不阿權又不廢法如此廣
東沿海有鴨埠輸稅軍門民家蓄鴨以萬計放所
過田禾無不殘毀且大肆擄掠爲害所司莫能禁
公初至曰有是事必有是弊有所利必有所害茲
存鴨埠利其稅而欲禁其害殊非拔本塞原之論
遂議革頒禁榜追廣州府鴨埠志焚之永杜其患
冬入覲別藩臬諸公有詩　詩曰驂駐羊城忽半
年又持清節去朝
天諸公有清節朝天卷

君親念重慚無補嶺海情投信有緣別纔欲牽仍把
袂芳尊兢出再張筵萍踪聚散渾難定次第還期
到日邊冬十二月陞河南右布政時廣東布政被
劾公供事大計銓部考核庶官咸就取决焉
九年甲戌六十四歲春赴河南任
是歲春出京舟次天津追和祖考清明詩韻　詩
白屋遊幾載別鄉園先壠荒蕪欲掃難花戀故枝
春已老雨鳴孤枕夢初殘風塵擾擾來還往世味
厭厭苦共酸留得遺詩時展誦墨花猶　似未曾乾

及赴任事皆推讓左轄公性理戎務簡重得大體

夏四月初度有詩　詩曰秋霜漸覺鬢邊多初度都從客裡過壽越六旬當未艾官居右轄復如何劬勞莫報徒嗟慨俯仰無慙強笑歌月照紫薇嘉客散夜深孤燭伴徽酡時長子隨任冬南還書示次子　詩曰阿符南去歲将闌萬事縈心一動顏四十年來夫與婦三千里外水和山心丹猶似當年壯行藁体論半世慳可慰二郎勤苦意憂家憂國本多艱

十年乙亥六十五歲夏陞貴州左布政冬赴任

十一年丙子六十六歲勦清平苗秋陞鄖陽巡撫

是歲貴州清平苗據香爐山叛公措置糧餉調官兵指授方畧勦平之秋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鄖陽等處地方遂從播州便道抵鄖陽公家素雍睦頗以宦遊念早幼失教或不修弟子職乃作戒幼箴以警之　箴曰人之立身孝悌為先不孝不悌惡莫大焉人之處世本乎禮義無禮無義禽獸何異尊祖敬宗徐行後長是曰順德匪由

勉強少者凌長卑者瀆尊是曰亂常憲典具存飽
煖逸居教不可無教之維何古有司徒曰庠曰序
以居子弟誦詩讀書所學何事山澤高卑名分截
然冠履倒置於理豈安前者作偭後者效法天道
好還不容毫髮所爭至小所損極大較之利害昭
然可戒良知良能若亦有之自暴自棄乃至於斯
改過勿憚從善必速若早易轍務歸正域而今而
後毋蹈亂階一或蹈之衆怒群排繫送于官明正
其罪終身擯斥不與宴會家法之嚴理宜然爾決

不容貸若等毋悔爲之上者亦宜愼重本端末治形直影正掩戸自撾乃克正家閉閤思過乃克免禍我位不尊斯言有徵於戲小子可不敬聽

十二年丁丑六十七歲撫治鄖陽冬奏乞休奉

旨留用

是歲春公履任具疏謝

恩值荆襄等府水災奏乞賑濟准支均州香錢二千

兩給散公奉

勑内所列察奸貪撫人民飭兵備蓄糧儲修城池防

盜賊興學校清獄訟八事分條布置按行所屬咸
爲得體時有舉劾既甚當尤疾墨吏不少貸廉知
漢中守賈銓奸貪特疏參奏初陝西撫按論劾賈
若不聞至是懼始逃武當豪軍聚衆拒毆官兵悉
嚴究決首惡數人訪地方椎埋巨奸徑置之法官
吏軍民莫不悚慄境内肅然冬自陳衰病乞休奉
旨陳雍歷官清謹着安心供職不准辭欽此科道因
公自陳
請代者部覆奏奉

旨陳雍着照前旨用心供職以副委任欽此諭先任

貴州剿苗賊功賞銀五兩紵絲一表裡具疏謝

恩查鄖有龎統故宅爲雲封寺尼僧占據逐之改題

鳳棲書院有詩　詩曰炎燼重嘘景運開一時豪

傑起蒿萊鳳雛自是王家瑞驥足元非百里才清

論莫逃氷鑑下佳名惟許伏龍陪千年故宅予今

整淨掃雲封去俗埃詩載湖廣志公撫鄖籍籍有

聲後入名宦

十三年戊寅六十八歲夏陞工部右侍郎奉

勑採木復奏乞休奉
旨留用
是歲夏五月公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總督湖廣四川貴州時建乾清坤寧二宮
勑公採辦大木遷湖廣駐劄公復乞休奉
旨陳雍着用心供事不准辭所言採取大木事情該
部看了來說欽此公奉命勞瘁弗恤已而大木萬
数集于京
欽賞大紅織金彩裝麒麟紵絲羅絹各一襲

十四年己卯六十九歲給由請
誥命
是歲公歷俸三載給由乞
恩祖考好古公考顧菴公俱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祖妣鄒氏妣閔氏配楊氏俱淑人准
廕一子公以嫡孫孟熙咨部送監讀書會乾清坤
寧宮并宮門等立木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公
謁隆中諸葛武侯祠有詩　詩曰千載人豪仰卧
龍于今祠下振英風才堪王佐扶炎祚學有淵源

主靜功漢鼎𣃘三分啣積恨蜀師二表見孤忠將星
不向營中隕大業安知不有終又謁峴山羊侯祠
有詩　詩曰兩回經過峴山祠瞻謁羊公認舊碑
不是生前多惠政安能沒後起哀思青山萬古名
同久華表千年鶴返遲斯地斯民孰無淚不闗更
墮爲伊誰
十五年庚辰七十歲巡岳州採木冬十一月楊淑人
病故
是歲公巡岳州採木初公承

命採辦遍歷三省山川險阻甚有舟車難通者乃曰
一是役也兩宮昕建關係匪細敢少怠耶遂悉心經
畫深山窮谷靡不親歷其忠勤
王事如此夏四月誕辰成詩一首　詩曰予年七十
誠虛度自笑人生能幾何短髮無多愁裏變誕辰
一半客中過平生事業針磨杵
君父恩情海湛波新結茅蘆猶未了歸來只合補烟
蘿又以考願菴公生但未年誕亦同日椿萱永感
用前韻成詩一首　詩曰人逢初度多酬樂我獨

思親可柰何父子偶同斯日誕椿萱永感廿年過愁來風木無停韻恨逐滄溟不盡波湖上有坟荒已久便須歸去剪松蘿巡撫大中丞鳳山秦公賑濟大中丞東湖吳公巡按東塘毛公郎中清磯伍公諸藩臬俱有和章成帙還寶日月餘楊淑人患滿療之弗愈十一月十三日不起年七十六公有詩悼之　詩曰雲掩孀星歲在辰蒼天奪我扊扅人魂歸旅櫬三千里情斷鴛幃五十春孤寂誰憐光景暮褒封重見

寵恩新百年後事惟吾托不負生平語意眞公招姪
文簡至任越明年令扶淑人柩還葬蓮花峯之右
十六年辛巳七十一歲
召還添註工部
是歲
勑停止採辦取公馳驛還京公督辦數年各省解集
錢糧以數十萬計公盡付所司唯會其出入且憫
小民奔走供役加意撫循公私幸不至困乏至是
採辦罷所司以羨餘數萬金請公曰

國家與不得已之役騷然繁費臣子愧不能諫止可
因而染指乎遂聚數貯庫其廉介如此冬十月至
京備冊奏繳賞羊酒添註本部管事及後論功公
又具奏議于前任侍郎劉公丙請録廕該部會議
覆題奉
旨爾等既會議分別明白劉丙陳雍各廕子入監讀
書欽此公以文斐三子孟愷咨部送監讀書
嘉靖元年壬午七十二歲奉
命祭告太和山

是歲

世宗卽位差官各省祭告公領祭文香帛祭告大岳

太和山卽武當將祭文勒碑有詩　詩曰嘉靖

龍飛第一春侍臣分祀徧群神

玉音下降傳丹陛香帛中頒出紫宸一代

皇明開景運萬方鼓舞沐深仁濫竽使職慚無補竊

效華封致祝頻公因便道暫歸

二年癸未七十三歲赴京復任六載給由夏次子文

斐卒

是歲夏公赴京二子送至蘇回至杭次子文斐病故歸葬桐木湖覆舟山公次子幼患瘖疾遂廢學而善于承家好吟咏有詩集四卷公序其端稱其詩中多孝思之意至是卒公聞甚悼之有詩 詩曰西風吹淚不勝愁生子何如孫仲謀半百豈期登鬼錄六兒誰可繼前修力堪幹蠱公評在性僻吟詩卷帙收老我七旬今又幾便須爲我卜菟裘

至京在部管事六載給由復職時兩官尚未落成常進督工作不次賞白金彩幣特厚

三年甲申七十四歲奏乞休奉
旨留用
是歲公復乞休奉
旨慰留初公巡撫督辦前後凡四年俱在楚
世宗當藩邸時知公廉能最深故特加
眷注焉冬十二月攝易州廠提督有感作詩數首
詩曰山堂兀坐廠門開點檢身心日幾回雜念不
興同止水纖塵那得點靈臺事雖紛錯中無擾體
本虛明理自該如此工夫無間斷聖賢事業豈難

哉右清心堂　又曰小齋虛白僅如龕燕坐凝思
此最堪世故只因忙裏錯物情須向靜中探一塵
不到心方寂萬境俱空理自涵點檢平生成底事
乾坤俯仰亦何慚右退思處　又曰山廠下車忽
經旬山空歲宴無故人小園日涉聊自適孤舘獨
眠誰可親馬援悔教誇矍鑠馮唐轉覺事邅迍五
更寤寐思長策惟有封章可乞身右寫懷

四年乙酉七十五歲夏陞南京工部尚書奏准致仕
公撫鄖時即乞休嗣後屢辭未允是歲夏四月陞

南京工部尚書公不欲往人多勸公曰
簡命方新未艾也公乃喟然曰予筮仕以來歷事
四朝垂四十餘年復叨今
命布衣極矣家
國厚恩愧未能報稱萬一所恃勤敏敬慎可自許無
玷官箴今力憊矣不能急流勇退砥礪晚節儻罹
殆辱謂生平何遂銳意乞休疏奏奉
旨卿推陞未久宜上緊前去到任所辭不允欽此隨
又乞休奏

旨卿昨乞休已有旨留用今復具疏陳乞情詞懇切
准致仕着給驛去有司還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
二名應用欽此
陛辭賞鈔一百貫留別在朝諸公有詩　詩曰心旌
已過石頭城歸騎番爲越郡行謀
國匪云謀已切到官何似到家榮同朝誼重承諸作
優老恩深感
聖情四十二年塵網脫願將餘齒樂昇平秋抵家
五年丙戌七十六歲秋長子文匡卒冬三子文忠生

是歲秋公長子文匡病故塋黃山湖富家墩公有
詩　詩曰仲子歸泉忽四年不堪伯子又歸泉喪
明誰數商爲罪善養休論參也賢有數莫逃羊脚
險無官空占鹿鳴先白頭最是傷心處淚灑西風
夜雨前公二子俱早世幸二媳吳氏毛氏賢且孝
每日甘旨必躬親之無違無怠公得以遐享天年
者賢孝力也冬舉第三子文忠公勝所出

六年丁亥七十七歲

七年戊子七十八歲

八年巳丑七十九歲奉
詔進階榮禄大夫夏四子文恩生
九年庚寅八十歲
是歲誕辰公有詩　詩曰虛度光陰八十年半生
跋踄始歸田功名自謂只如此膂力誰云不及前
優老有
恩資廪禄繪圖無望到凌烟壽筵開處春光好更續
詩篇永世傳公年雖邁志慮不衰居常靜坐一室
檢閱吟咏乆而忘倦有索詩文者悉舉筆書之或

從賓朋笑傲林泉並不以毫髮事干有司

十年辛卯八十一歲

公居官四十餘載僅置磽田二三頃已經鬮分是歲將贍老田數十畝量撥與二幼子爲口食計公云人類多愛少子因而廢教文忠文恩乎少子也可無教乎作戒子詩一首付之俾遵守焉　詩曰

生來克肖我形容須對青燈夜半紅一理貫通方自得群兒嬉戲莫相同名標汗簡男兒事步入青雲頃刻中老我百年何所望書香不乏是英雄

十一年壬辰八十二歲

十二年癸巳八十三歲

十三年甲午八十四歲

是歲亢旱公設壇禱雨時有迎龍社會公率茹素
徒步不避溽暑雨果至境外竟無雨似非偶云

十四年乙未八十五歲

十五年丙申八十六歲

公二子伯仲同居是歲續拓第數楹以居二幼子
蓋出自優老廩祿之賜也

十六年丁酉八十七歲

十七年戊戌八十八歲

是歲公長孫孟莊判高郵頗有能聲將族譜編次輯而梓之公曰予素有是志若吾孫可謂善繼矣

十八年已亥八十九歲

是歲里長馬浩等以公明年九旬照淳安胡公拱辰存問例呈縣申府轉申按院批行嚴州府查天言錄內是實本府湯公紹恩徑具疏奏

請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抄送禮部查例覆題奉
旨陳雍累朝舊臣年登九秩德壽可嘉賜以羊酒就
着浙江巡按御史及門存問仍月加食米二石歲
加人夫二名欽此
十九年庚子九十歲冬十二月巡按御史奉
旨存問
是歲巡按王公紳遵前
旨至家存問禮甚隆公誌以詩　詩曰歷度光陰忽
九旬年來猶覺長精神憎茲多口渾閒事狗俗無

能却任真

聖主恩深難報荅蒼生望切已沉淪百齡成筭應無

幾且醉床頭麯米春時尚強健步不用杖見薦紳

先生猶諄諄告以舊政雖歸田十餘年乃心罔不

在

王室可爲大臣式矣

二十年辛丑九十一歲盖百歲坊

是歲巡按王公復優禮公行縣盖百歲坊在家北

嶺上扁曰德壽遵

天語也時孟愷長子三省始屬文公見之輒加筆削
語愷曰汝子可教愼無忘
二十一年壬寅九十二歲秋寢疾冬十二月初二日
未時公終于正寢春
旨給祭葬
是歲秋八月公忽染痾不以爲疾冬漸革孫曽環
侍公命之曰世人享祿位若予者豈少哉此奚足
多竊幸生平兢兢不愧清白名爲可慰耳今免矣
壽且九十有二又何憾第恐世祿之俲鮮克由禮

吾無以遺汝願汝輩孝弟力田砥行立名克紹家
聲吾目瞑矣吾告汝止此矣冬十二月初二日竟
以疾終孟莊輩哭泣殮殯悉如禮踰月懇本邑大
叅張公懷作狀時按院舒公汀具疏以
聞孫孟愷赴京乞䘏典禮部查議覆奏奉
旨准照例給祭葬差浙江叅議鄭世威代行
諭祭二壇有文二軸又差主事謝公體升督造墳墓
與楊淑人合葬蓮花峯之右長孫孟莊云吾祖父
不惟功在社稷抑使莊輩稱爲清白吏子孫是陳

氏世世不遷之宗也特建祠以春秋時祭于家邑
庠生徐克純等呈舉鄉賢學道阮公鶚覆行勘輿
論交口賢公如初阮公曰公真
四朝元老也忠孝廉節終始完名與本邑謝文正王
文成孫忠烈諸公匹休委宜崇祀遂世祀鄉賢祠
以垂不朽

誥勑

工部營繕清吏司 主事陳雍父母 勑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推恩臣下而必及其親者所以崇孝理而示激勸也爾陳順乃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雍之父義方訓子效用于朝質厥所由宜降恩命茲特封爾為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爾其欽承毋忝嘉命

勑曰朝廷施恩典于任職之臣必褒榮及其所生者
所以重源本也爾胡氏乃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
陳雍之毋毋儀婦道著于閨門有子效用慈訓足
徵特封爲安人祗服榮恩益綿壽祉

勑命

弘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之寶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陳雍并妻　勑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工部古冬官之任掌繕修興造之務自工山澤之政其屬有四必皆得人乃克有濟爾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陳琟發軔賢科擢任今職歷年滋久式克慎勤是用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盡乃心毋怠厥職以稱任用欽哉

勑曰夫婦人之大倫朝廷推恩群臣必及之所以厚恩意而重風化也爾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陳琟妻楊氏克修婦道以相其夫夫既顯榮爾宜偕

貴特封爲安人服此隆恩毋忘敬戒

勑命

弘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之寶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雍祖父母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祖之積善慶必鍾於後人臣之效忠榮必及

其先世蓋天道可信而報施之無差肆禮制通行
而幽明之罔間爾陳好古乃工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雍之祖父心懷用世學擅通經積
厚德于一身時稱嘉士遡慶源于再世卓有賢孫
顧其仕歷
三朝官聯八座眷勳庸之茂著舉渥典以初頒百代
其昌九原益耀茲特贈爲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嗚呼揚于王庭丕著貽謀
之美告于家廟永垂祝號之光

制曰錫類推恩朝廷舉勸功之典尊祖及妣子孫懷
追遠之情盖遡流者必求其源而觀德者必論其
世事關激勸禮備情文爾鄒氏乃工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雍之祖母生有懿行歸于
德門晩福怡愉實近九旬之壽義方勤切已見二
子之成乃眷賢孫爲時碩彥都臺晉陟方寵任之
彌隆禮典追崇實國恩之伊始益昌來裔厥有明
徵是特贈爲淑人嗚呼綸音渙布益增丘隴之輝
德澤未忘允示家庭之式

制誥

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之寶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雍父母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父以教忠爲賢式隆佑啟子以養志爲孝務在顯揚顧茲卿佐之良茂著忠勤之績推恩有自

昭示無窮爾封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陳
顒乃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雍之父
性惟坦直心本純誠周急解紛播義風于里閈事
親敬長篤倫理于家庭乃玆用世之才寔爾亢宗
之子曩緣最績已荷褒崇玆陟穹階載申追䘏眷
國恩之愈厚見世德之有徵是特贈爲通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嗚呼遺範具
存庶流傳于有永幽靈不昧尚歆享於無窮
制曰教育兼隆母德不殊於父寵榮均被君心寔體

乎臣故隆其禮而厚其恩必生有封而沒有贈茲
惟成孝亦以勸忠爾封安人胡氏乃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雍之母世族遺風善人
良配儉勤兼至孝敬夙成秉正道以相夫式循內
則極仁慈而撫下茂著賢聲肆令子之宏才實慈
闈之懿訓官班既峻勳績有成早膺一命之褒晚
棄三牲之養爰推遺澤用示卹恩茲特贈爲淑人
嗚呼門閥增輝豈但九原之慰庭闈興慕永貽百
世之休

制誥

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之寶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雍并妻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少司空卿佐之班式掌邦土都御史風憲之

任實繫臺綱兼茲兩職之隆託以大工之務既成

偉績宜畀殊恩爾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陳雍經術承家賢科登第工刑列屬播聲望
于二曹藩臬遷官擢勳猷于六省進居總憲撫治
尤勞屬當宮室肇建之時仍有臺省兼官之命往
臨各境節制所司乃能正已率人殫心體國精勤
罔懈區畫多方法令行而弊無不除材物辦而用
無不足矧其操存廉介才識宏深乃最考之來聞
實朕心之簡在可無眷渥以示褒嘉茲特進爾階
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君臣一體正資股肱之

良出入均勞方切道途之念尚其自勵光我命詞

欽哉

初任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

二任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三任本司署員外郎主事

四任本司實授員外郎

五任湖廣按察司僉事

六任江西按察司僉事

七任山西按察司僉事

八任山西布政司參議
九任山西按察司副使
十任廣東按察使
十一任河南右布政使
十二任貴州左布政使
十三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十四任今職
制曰君錄臣功錫命實隆於禮數婦從夫貴推恩無
間於存亡況懿德之有聞在寵褒爲尤重式闡風

化備載典章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陳雍妻封安人楊氏莊重自持祗勤靡忒動有宜
家之式居無出閫之言敬以成于相夫勳猷茂著
慈不弛于教子舉業尤彰顧夫秋之超遷方國恩
之載被命胡不淑名則恒存式頒綸綍之新章用
慰泉臺於永世茲特贈為淑人庶淑靈之有知服
休光於無斁

制誥

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之寶

諭祭文

維

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　月　日

皇帝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參議鄭世威

諭祭于南京工部尚書陳雍曰惟卿蜚英甲第列職郎曹尋轉臬司歷陟方伯簡趨都憲績著撫綏晉佐司空功多督辦守官廉慎操行端方迨正冬卿委司留務懇求休退給驛以歸月廩歲夫特加異寵徜徉故里詔進榮階年踰九旬遣官存問茂膺福

祉壽考令終訃音來聞特賜諭祭式營塋域用昭
卹恩靈爽有知尚其歆服

維

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午　月　日

皇帝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叅議鄭世威

諭祭于南京工部尚書陳雍曰卿供事

累朝敭歷中外賢勞茂績譽望並隆投老林泉榮躋

遐壽進退以禮終始完名茲以令終倏臨窀窆載

申諭祭用念往勞九泉如存歆茲寵渥

世宗皇帝實錄

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丙子朔二日丁丑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陳雍卒雍浙江餘姚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歷任南京工部尚書操行端慤所在有聲後以言官論再疏乞休

上憐其耄

詔給驛還仍賜歲夫月米年九十遣巡按御史即其家致禮存問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ZW 21101000770348
S
K82-64
17(41)

同宗廣東右叅政陳塏編輯

男 文匡

文斐

孫 孟莊

孟愷

孟熙同輯

曾孫三省校正

玄孫治本

治則同校

辛卯殘臘收此 芝蓀記